

水滸續集



# 水滸續集兩種序

胡適

## (一)

這部水滸續集是合兩種書做成的。一部是摘取百十五回本水滸傳的第六十六回以後，是爲征四寇。一部是清初陳忱做的水滸後傳。我們的本意是要翻印水滸後傳；但後傳是接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做的，不能直接現行的七十回本。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先印行石碣發見以後的半部故事。這是征四寇翻印的第一個原因。征四寇一書，外間止有石印的劣本。這部書確是百十五回本的後半部；我們現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裏不但保存了百回本裏征遼和征方臘的兩大部分，並且還保存了最古本裏征田虎和征王慶的兩

大部分，那麼，這部征四寇確也有保存流通的價值了。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二個原因。百十五回（英雄譜）本的水滸傳有許多地方用詩詞或駢文來描寫風景和軍容，例如此本第三十五回內寫江上風景的一夢紅（頁四）和三十六回寫淮西水軍一段（頁四）——都是今本征四寇所沒有的。這種平語的套頭還可以考見百十五回本之古，所以我們用百十五回本來校補征四寇，弄出這個比較完善的征四寇來。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三個原因。

但征四寇的部分，除了他的史料價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學價值。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會引了燕青辭主一段（文存三，頁一七八）和宋江之死一段（文存三，頁一六七）。現在我且引魯智深圓寂一段：

却說魯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聽江湖聲響，起來持了禪杖搶出來。衆僧驚問其故，智深曰：「酒家聽得戰鼓響，俺要出去廝殺。」衆僧笑曰：「師父錯聽了。此是錢塘江上潮信響。」智深便問：「怎的叫做潮」

信？」衆僧推窗，指着潮頭，對智深說曰：「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前日捉了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應了此言。」便問衆，如何是圓寂。衆僧曰：「佛門中圓寂便是死。」智深笑道：「既是圓寂，洒家今當圓寂。與我燒桶湯來，洒家沐浴。」衆僧卽去燒桶湯來。智深洗沐，換一身淨衣，令軍校去報宋江：「來看洒家。」又寫了數句偈語，去法堂焚起真香，在禪椅上，左脚踏右脚，自然而化。

及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  
忽地頓開金枷，這裏扯斷玉鎖。  
錢塘江信潮來，今日方知是我。

這種寫法，自不是俗手之筆。又如末回寫宋徽宗在李師師家中飲酒，醉後入夢，夢遊梁山。

第一段：

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者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淚啓奏曰：「臣等不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來，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無怨，但恐李逵知而懷恨，輒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死。」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死……申告陛下，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鑒。」

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御筆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告寡人？」

宋江正待啓奏，忽見李逵手把雙斧，厲聲叫曰：「無道昏君，聽信四個賊臣，屈壞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吃這一驚，忽然覺來，乃是一夢。睜開雙眼，見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

這種地方都帶有文學意味。

征四寇的內容可分六大段：

- (1) 梁山泊受招安的經過——第一回至第十一回。
- (2) 征遼——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
- (3) 征田虎——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
- (4) 征王慶——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
- (5) 征方臘——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
- (6) 結束——末二回。

關於這幾部分的考證與批評，我在前兩篇水滸傳考證裏已約略說過了。（看文存三，頁一二四—一二六；又三，一五七—一七一。）我希望讀者特別注意此書中寫王慶和柳世雄和高傑的關係一大段，用這一段來比較今本水滸第一回寫高傑王進柳世權的關係的一段。（看文存三，一五九—一六一。）這種比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滸

的技術上的優點，還可以明瞭征四寇在『水滸演進史』上的位置。

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會略述百廿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並且指出百廿回本寫田虎王慶的部分，和百十五回本有大不相同的地方。（文存三，頁一六四—一六六）現在百十五回本已在這裏保存了。今年上海涵芬樓收買到百廿回本的水滸傳，前有『發凡』十一條，有楊定見序，與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所藏本相同。聽說此書不久也要排印出版。從此百十五回本與百廿回本都重在人間流通了，研究水滸傳的人又可添許多比較參證的材料了。

## (一)

水滸後傳四十卷，原稱『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俞樾據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此書是雁宕山樵陳忱做的。今年承顧頌剛先生代我在汪曰楨南潯鎮志裏尋出許多關於陳忱的材料，竟使我可以做陳忱的略傳了。

南河鎮志卷十二，頁廿二上云：

陳忱，字遐心，號雁蕩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溇，閱數傳至忱。（研志居瑣錄）

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范志）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董志）

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瑣錄）

這部志的體裁最好，傳記材料俱注明出處。研志居瑣錄是范穎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

董肇鏗的南河鎮志，范志是道光廿年范來庚續修的。

在著述一門裏，有

陳忱 雁宕雜著（佚）

雁宕詩集二卷（未見）

汪氏注云：

按范志，忱又有讀史隨筆。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字用寬，甲午副

貢，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范志因以致誤……



中國人名大辭典一〇七二頁上說：

陳忱清秀水人，字遐心，有讀史隨筆。

這也是把南潯的陳忱和秀水的陳忱混作一個人了。

汪志卷三十，頁十七，又云：

潯人所撰……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曲本則有陳忱擬世界……演。

義則有……陳忱後水滸。此類舊志不免闕入今悉不載。

據此看來，陳忱做的通俗文學頗不少，可惜現在只剩這部後水滸了。後水滸開篇有趙宋

一代史事的長歌一首，還可以考見他的廿一史彈詞的一部分。

汪志卷三十五，爲志餘，也有幾段關於他的話：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

之。生平著述亞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托宋遺民列行。

這就是俞樾所根據的話。後水滸絕不是「遊戲之作」，乃是很沈痛地寄託他亡國之思，

種族之感的書。當時禁網很密，此種書不能不借「古宋遺民」的名字。今本水滸後傳裏還有幾處可以看見著者有意託古的痕跡。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寫「萬曆戊申秋抄」。萬曆戊申（一六〇八）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國之痛的。第二，是原書有「論略」六十多條，末云：「遺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之世，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填詞小說爲事，當時風氣如此。這竟是把此書的著作人硬裝在元朝去了。第三，「論略」末又云：「此蓋近三百年無一知者。聞向藏括蒼民家，又遭僧父改竄，幾不可句讀。余懸重價，久而得之……」著者本是湖州南潯人，既自稱雁宕山樵，又把此書的來源推到「括蒼民間」去，使人不可捉摸。我們看他這樣有心避諱，更可以明白他著書的本旨了。

汪志卷三十六引沈彤震澤縣志云：

國初吾邑（震澤）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爲鷺隱詩社，四方同志成集。今見於葉桓奏詩稿與其他可攷者，哲上……陳忱雁宕……玉峯歸莊玄恭，顧炎

武寧人……同邑吳炎赤溟……王錫闡兆敏，潘樞章力田……（原文列舉四十餘人，今僅舉其稍知名者六人爲例。）於時定亂已四五年，跡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七年，西一六五〇，明亡後七年）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遜跡林泉，優遊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散。（此指潘吳史案。）

這一段可見陳忱是明末遺民，絕意不仕清朝的。他的朋友多是這一類的亡國遺民。這一層很可以解釋他托名「古宋遺民」的意思了。

顏剛從汪志裏輯得陳忱的遺詩三首：

明陳忱敬夫（顏剛案，据此，可知其字爲敬夫。）

移居西村 二首

流離憐杜老，遠僻讓西居。水作孤村抱，門開烟柳疏。藹沙移藥草，帶雨負殘書。世故雖多舛，南薰且晏如。

溪上雲林合，茅茨落照邊。奇情負山水，雜興託園田。老去詩真誤，貧

來家屢遷。苔西清絕處，棲逸在何年？

過長生塔院，訪沈雲樵、徐松之兼呈此山師

寺門松動影離離，縱目西郊欲雪時。故國樓臺遺老在，新亭慷慨幾人

知？愁深失計三年別，亂極猶談一日詩。雖是支公超物外，歲寒堂裏亦

低眉。

這詩裏的此山和尚也是一個遺老，原姓周，名應，字澹城；他本是一個秀才，明亡後便做了和

尚。長生塔院是他爲他的師父明開募建的，遺民黃周星題歲寒堂匾額。（汪志卷十五）

黃周星字九煙，明朝遺臣，流寓在南河，康熙間投水死。黃周星和呂留良（晚村）往來最

密，晚村的東莊詩存裏有許多贈他的詩。內有寄黃九煙一詩首句云：「聞道新修諧俗書，

文章賣買價何如？」自注云：「時在杭，爲坊人著稗官書。」可見當時那一班遺民常常

替書坊編小說書爲糊口計。這部水滸後傳也許是陳忱當時替書坊編的。

陳忱的生卒年月，現已不可考了。他的自序假託於一六〇八，而他們的詩社起於一六五〇；我們也許可以假定他生於萬曆中葉，約當一五九〇；死於康熙初年，約當一六七〇，年約八十歲。鄭成功據臺灣在一六六〇年。水滸後傳寫的暹羅，似暗指鄭氏的臺灣，故我們假定陳忱死在康熙時。

## (三)

水滸後傳裏的人物，除了幾個後一輩的少年英雄之外，都是前傳裏剩餘的人物。後的領袖是混江龍李俊。忠義水滸傳第九十九回曾說宋江征方臘回來，到了蘇州，李俊詐稱風疾不起；宋江行後，李俊和童威童猛三人自來尋費保等；他們到榆柳庄上，把家財賣了，造了大船，多貯鹽米，開出太倉港，入海，到外國去。後來李俊做了暹羅國王，童威等俱做官人（此據日本譯本）。這就是後傳裏李俊做暹羅王的故事的根據。後傳因為前傳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故不能不認李俊為主要人物，既認了一個潯陽江上的漁戶作主要人

物，自不能不極力描寫他一番。後傳第九回裏寫李俊「不通文墨，識見却是暗合。」這便是古人描寫劉邦石勒的方法了。

但後傳的主要人物究竟還要算浪子燕青。凡是後傳裏最重要的事業，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謀，所以後來在暹羅國裏李俊做了國王，柴進做了丞相，燕青便做了副丞相。燕青是奴僕出身，故首相不能不讓給門閥光榮的柴進，然而燕青却特別加封文成侯，特賜「忠貞濟美」的金印，這又可見著者對燕青的偏愛了。本來在前傳裏，燕青已立了大功，運動李師師，運動徽宗，以成招安之局，都是他的成績。末段征方臘回來，燕青獨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飄然遠逝，留詩別宋江道：

情願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齏過此生。

這種地方，都可見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極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後傳裏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

水滸後傳是一部泄憤之書，這是著者自己在論略裏說過的。他說：

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鳩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獨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

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囑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

這是著者自己對於此書的意見。我們看他舉出的四件事，第四事散見各回，不便詳舉；第一事在第三七八回，第二事在第二十七回，第三事在第二十四回。這都是著者寄託最深，精神最貫注的地方，我們可以特別提出來，以表示這書的真價值。

(一)救國勤王的運動。

後傳描寫北宋滅亡時的情形，處處都是借題發泄著者的亡國隱痛。第七回先寫趙良嗣獻計，聯合金國，夾攻遼國；第十五回寫此策之實行，寫燕雲的收復；第十九回寫宋朝納張穀之降，與金國開釁，金兵大舉征宋。在第十九回裏，徽宗傳位於太子，改元靖康；呼延灼父子隨梁方平出兵防黃河；次回寫汪豹內應，獻了隘口，呼延灼父子被困，金人長驅渡河。第二十二回裏，金兵進圍汴京。第二十三回寫姚平仲之敗，郭京法術不靈，汴京破了，二帝被擄，康王即位於南京。

以上寫北宋的滅亡，雖然略加穿插，大體都不違背歷史的事實。第二十五回寫金人立劉豫爲齊帝，大刀關勝不肯降金，劉豫要將他斬首，幸得燕青用計救了他。此事也有歷史的根據。金史劉豫傳說：

關勝者，濟南驍將，屢出城拒敵。豫殺勝出降。

又宋史劉豫傳說：

劉豫懲前忿，遂蓄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緹城納款。

又王象春齊音云：

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善用大刀，屢戰兀術。金人賄劉豫，誘勝殺之。（此據

梁學昌庭立記聞上，頁廿五引。原書未見。但沈氏說「是勝未嘗降金也，宋

史誤。」今按宋史並未言關勝降金，不誤。）

第二十六回寫飲馬川的好漢李應燕青等大破劉稅的金兵。大勝之後，他們決議

「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他們南行時，在黃河渡口，遇着叛臣汪



豹和金國大將烏祿的大兵，打了一仗，殺敗金兵，生擒汪豹，用亂箭把他射死。但宗澤已嘔血死了，兀術南下，汴京再陷，飲馬川的豪傑無處可投奔，只好上登雲山去落草，暫作安頓。

後傳寫這班梁山泊舊人屢次想出來勤王救國，雖多是懸空造出的事實，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關勝之死於國事，是正史上有記載的。當時人心思宋，大河南北，豪傑並起，收拾敗殘之局，以待國家大兵——這是宗澤岳飛諸人所常提及的事。直到二三十年後，山東尚有耿京辛棄疾南歸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說水滸後傳所說勤王的豪傑，雖出於虛造，却也可代表當時的人心。

衆豪傑後來都到暹羅去了，但他們終不忘故國，故第三十七回特寫宋高宗在杜蠟灘上被金兵困住，李俊燕青等領水師，攻破阿黑麻的兵，救了高宗。這一段故事全是虛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來表現他心裏的希望。那時明永曆帝離南中鄭成功出沒海上，難怪當日的遺民有杜蠟灘救駕，暹羅國酬勳的希望了。

(二) 誅殺奸臣的快事。金兵圍汴京時，欽宗用當時的公論，貶逐一班奸臣。

水滸後

傳爲省事起見，把這班貶逐的姦臣分作兩組。王黼楊戩梁師成爲一組，押赴播州。李綱與開封府尹聶昌商議，派勇士王鐵杖跟他們去，到雍丘驛，晚上把他們都刺死了。（第二十二回）這事也有根據。宋史王黼傳云：

金兵入汴，黼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楊戩死於宣和三年，死時還贈太師吳國公。梁師成貶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府吏護至貶所，在路上把他縊死了，以暴死奏聞，詔籍其家。這件事似乎也是聶山幹的。陳忱把這三人湊在一起，把那善終的楊戩也夾在裏面，好叫讀者快意。

還有那蔡京蔡攸童貫高俅的一組的結局，却全是陳忱想像出來的了。按宋史蔡京貶儋州，行至潭州病死，年八十。蔡攸貶逐後，詔遣使者隨所至誅之。高俅得善終，事見宋人筆記。童貫竄英州，未至，詔數他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徽追至南雄，誅之，函首赴闕，梟于

都市。陳忱却把這四個人合在一組，叫蔡京主張改裝從小路往貶所去。不料行到了中牟縣，被燕青遇見了。燕青走來對李應衆人說道：『偶然遇着四位大貴人，須擺個盛筵席待他。』

這個盛筵席果然擺好了。

酒過三巡，蔡京高俅舉目觀看，却不認得……又飲夠多時，李應道：『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四百軍州，掙得萬里江山，傳之列聖。道君皇帝初登寶位，即拜太師爲首相……怎麼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塵，兩河盡皆陷沒，萬姓俱受災殃？是誰之過？』

蔡京等聽了，踉蹌不安，想道：『請我們吃酒，怎說出這大帽子的話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起身告別。

李應道：『雖然簡褻，賤名還未通得，怎好就去？』喚取大杯斟上酒，親捧至

蔡京面前，說道：『太師休得驚慌。某非別人，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

李應便是。承太師見愛，收捕濟州獄中，幸得救出，在飲馬川屯聚，殺敗金兵。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不意今日相逢，請奉一盃……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推辭不飲，只要起身。李應笑道：「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請寬坐。」

接着便是王進和柴進起來數高俅的罪狀，裴宣起來舞劍作歌，歌曰：

皇天降禍兮，地裂天崩。二帝遠狩兮，凜凜雪水。奸臣播弄兮，四海離心。今夕殄滅兮，浩氣一伸！

押差官起來告辭，樊瑞圓睜怪眼，倒豎虎鬚道：

你這甚麼乾鳥，也來講話！我老爺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單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錦繡般江山都被他弄壞，遍天豺虎，滿地屍骸，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敗水消，成甚麼世界！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你這乾鳥，若再開口，先砍你這顆狗頭！

底下便是一段狠莊嚴沈痛的文字：

李應叫把筵席搬開，打掃乾淨，擺設香案，焚起一爐香，率領衆人望南拜了太祖皇帝在天之靈，望北拜了二帝，就像啓奏一般，齊聲道：「臣李應等爲國除奸，上報聖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積憤。」都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抬過一張桌子，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盧俊義、李逵、林冲、楊志的五行名號。點了香燭，衆好漢一同拜了四拜，說道：「宋公明哥哥與衆位英雄，在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貫、蔡攸四個奸賊在此。生前受他謀害，今日特爲伸冤，望乞照鑒！」

蔡京等四人盡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聖旨，去到儋州，甘受國法。望衆好漢饒恕！」

應道：「……你今日討饒，當初你饒得我們過嗎？……只是石勒說得好：『王衍，諸人耍不可加以鋒刃。』前日東京破了，有人在太廟裏看見太祖誓碑，『大

臣有罪，勿加刑戮。」載在第三條。我今凜遵祖訓，也不加兵刃，只叫你們嘗嘗鴆酒滋味罷！」

喚手下斟上四大碗。蔡京高像童貫蔡攸滿眼流淚，顛篤速的，再不肯接。李應把手一揮，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砲，四五千人齊聲吶喊，如震山搖嶽。兩個伏事一個，扯着耳朵，把鴆酒灌下。

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死於地下……李應叫把屍骸拖出城外，任從烏啄狼餐。

這一大段「中牟縣除奸」的文章，在第二流小說裏是絕無而僅有的。這都因為著者抱亡國的隱痛，深恨明末的貪官污吏，故作這種借題泄憤的文章。他的感情的真摯遂不自由地提高了這部書的文學價值了。

(三) 黃柑青子之獻。這一段是水滸後傳裏最感動人的文章。徽欽二帝被擄之後，楊林戴宗要回到飲馬川去了，燕青不肯走，說：「還有一段心事要完。」次早燕青扮做通

事模樣，拿出一個藤絲織就紫漆小盒兒，口上封固了，不知甚麼東西在裏面，要楊林捧着，從北而去。他走進金兵大營裏去，楊林見了那大營的軍容，不覺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居然驅得守兵的允許，進去朝見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問：「卿現居何職？」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當年元宵佳節，萬歲幸李師師家，臣得供奉，昧死陳情，蒙賜御筆，赦本身之罪，龍劄猶存。」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墨跡猶香，雙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元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義之士，多建大功；朕一時不明，爲奸臣蒙蔽，致令沈鬱而亡。朕甚悼惜。若得還宮，說與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廟，子孫世襲，固爵。」

燕青謝恩，喚楊林捧過盒盤，又道：「微臣仰觀聖顏，已爲萬幸。獻上青子百枚，柑十顆，取苦菲甘來的佳釀，少展一點芹蘊之意。」

齊眉獻上，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接來啓了封蓋。道君皇帝便取一枚。

青子納在口中，說道：「連日朕心緒不寧，口內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煩。」嘆口氣道：「朝內文武官僚，世受國恩，拖金曳紫，一朝變起，盡皆保惜性命，眷戀妻子，誰肯來這裏省視！不料卿這般忠義，可見天下賢才傑士，原不在近臣動戚中！朕失於簡用，以致於此。遠來安慰，實感朕心。」命內監取過筆硯，將手中一柄金鑲玉靶白絨扇兒，吊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龍小墜，放在紅氈之上，寫一首詩道：

笳鼓聲中藉寇酋，普天僅見一忠臣。  
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賚黃柑慶萬春！

寫罷，落個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書。」就賜與燕青道：「與卿便面。」燕

青伏地謝恩。

上皇又喚內監分一半青子黃柑：「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



兩個取路回來。離金營已遠，楊林伸着舌頭道：「嚇死人！早知這個所在，也不同你來。虧你有這胆量……我們平日在山寨長罵他（皇帝）無道，今日見這般景象，連我也要落下眼淚來！」

這一大段文章，真嘗得「哀豔」二字的評語！古來多少歷史小說，無此好文章；古來寫亡國之痛的，無此好文章；古來寫皇帝末路的，無此好文章！

水滸後傳在坊間傳本甚少，精刻本更不易得；但這部書裏確有幾段很精采的文字，要算是十七世紀的一部好小說。這就是我們現今重新印行這部書的微意了。

## 宣和遺事中的水滸故事

——節錄金陵王氏校刊本宣和遺事——

先是朱勛連『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  
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  
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在穎州等候孫立不  
來，在彼處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亂飄僧舍茶烟溼，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

價無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厮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頸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割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抬頭一觀，却認

得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

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在厄難相

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師，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

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帥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物差縣尉馬

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起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

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

片時，撞着八個大漢，擔着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

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口內飢渴，因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吃些箇。未吃酒時萬事俱休，纔吃酒時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段疋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

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家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下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常有緝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與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個大漢來我家裏吃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個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鄂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文

字，下鄆城縣根捉。

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個，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遠捉得晁蓋一行人麼？真個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機阱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個大漢，身材迭料，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

且說那晁蓋八個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彀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金銀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銀，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

忽一日，宋江父親作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兩個，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鬼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事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梁上尋着晁蓋去也。

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採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假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後有詩爲證：

殺了閻婆惜，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梁山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跟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簡天書，又寫着三十六箇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觀，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盧（黃本作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百跳（黃本作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手徐寧

撲天鵬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攬直靈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鬪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關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縋命二郎（黃本作三郎）石秀

火疋工張岑

撲着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聖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

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他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



朱仝雷橫並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案內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我，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案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吳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

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岳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程。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去後十八雙；若還少一個，定是不還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岳，賽取金爐心願。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 校讀後記

我們現在將征四寇水滸後傳兩種水滸續書合併翻印，名為水滸續集。征四寇是用百十五回本水滸傳——即英雄譜本——裏第六十七回以後的四十九回作底本，而用坊間石印本征四寇參校。這四十九回原是水滸傳裏石碣發見後的半部故事，我們因無相當名稱，只好沿用征四寇之名。百十五回原本卷首有「東原羅貫中編輯」，「金陵興賢堂梓行」等字。水滸後傳用的是兩種木刻本子。一種第一頁有「秣陵蔡元放批評」，「大道堂梓」等字和「姑蘇原板」的圖章；裏面有蔡氏的敘和讀法，有眉批，有夾註；敘後題着「大清乾隆三十五年……金陵慈客蔡景元故事題于野雲堂之支辭居中」或者這書即

是乾隆年所刻。一種第一頁也刻着「秣陵蔡元放批評」但他的跋，讀法和批註書裏都沒有，也沒有刻印的年月和地方，却有雁宕山樵的原序，論略和各回末的評語，內容和前一種間有不同。我們用後一種作底本，而用前一種參校。論略原有六十六節，今僅保存了前後四節；各回的評，全行刪去。

水滸後傳和征四寇銜接，但有幾點和征四寇不符，因著者續作時所依據并非征四寇，乃是一種刪去征四寇裏的田虎王慶兩寇的本子，即適之先生所謂新百回本水滸傳（參看胡適文存卷三頁一一八又一二二至一二五）。所以後傳凡提到梁山泊好漢的功績，只說征遼、征方臘，而不提田虎王慶；關勝呼延灼戴宗等之死，征四寇裏已有交代，後傳又說他們到暹羅做官。我們因為牠大部分和征四寇不背，不妨并為一集。況且依我們現在這種辦法，合之固成一書，分之仍是兩部，其中略有衝突，覺得也不甚要緊。

書裏有我們校讀時參酌增刪之處，現在略舉數條：

(1) 征四寇第一回回首「却說山下有人來報，拿得萊州解燈上東京一行

人……何足慮哉」一段，市上的征四寇本裏都沒有，開頭即說「宋江與柴進一路……」於看燈來由，并無着落，我們查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滸傳第六十七回——相當征四寇第一回——之前一回末有上述一段，所以照錄加入。

(2) 征四寇第十九回頁五行七「李逵砍死王石」句下，原本尚有史定一名，而史定在十八回已被捉；又第廿二回頁五行三凌振下尚有方順，而方順在十九回已死，顯是重複。凡遇這種地方，皆為刪去。

(3) 征四寇第廿回頁二行三原本無穆弘，而後文被捉四人，穆弘亦在內，顯是脫漏；又同頁行六之楊志原作楊林，而同頁行三已有楊林，頭領中之楊志恰不在數內，林字當是志字之誤。凡遇這種地方，皆為增改。

(4) 水滸後傳第四回頁十五行二以下原有駢文一段，因其粗鄙無味，故為刪去。

(5) 水滸後傳第廿三回頁八陸放翁的詩，原本脫落，是照宣和遺事加入的。

征四寇裏還有些各本同樣脫漏之處，如第十一回寫宋江等朝覲那一段駢文，一百零八人或點姓名，或用綽號，單少李俊一人；又如第三十三回頁九行九之朱達得，三十八回頁三行一之宗得真，從何而來，皆無着落。這種地方不便增刪，皆仍其舊。

征四寇坊間所有的盡是石印小本，裏面脫漏訛誤之處，不可勝數；百十五回本的水滸傳又不多見。水滸後傳傳本更少。我們不敢說這部合刊本出後有多少價值，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易得而較好的本子。

這次所用的百十五回水滸傳和第一種水滸後傳是承適之先生借給我們的；第二種水滸後傳是因同鄉程績咸君的幫助而買得的；我們在這裏謝謝適之績咸兩先生。

宣和遺事裏有自十二統制蓮花石綱至宋江等受招安征方臘封節度使一段故事，是水滸故事的老祖宗，所以將牠錄下，附在本書卷首。

## 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

例：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兄長思之。

二，表一頓或一讀。

例：那些兵士只圖嘴肥，管甚利害，儘意的吃，都醉了。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

例：一個葉從龍，號都通神；一個張應高，號雄通神；一個蘇捉虎，號雌通神；一個景

臣豹，號文通神；一個呂成龍，號武通神；這五人不知那裏人氏。

四：（甲）表冒下文。

例：乞請我主新降將士，還是卸甲見帝，還是戎裝上殿？

(乙) 表總結上文。

例：除了王進聞煥章屈成樂廷玉四個新入夥的，其餘關勝呼延灼……二十八個原是梁山泊天罡地煞；宋安平呼延鈺徐晟爲子姪之輩——共三十五籌豪傑。

五 ? 表疑問。

例：寡人已令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却緣何在此？

六 ! (甲) 表驚嘆。

例：好個大漢子！

(乙) 表命令。

例：好好的即刻送出來，饒你性命！

(丙) 表感情的招呼。

例：賢弟！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



(丁) 表希望。

例：好漢，三位已到了，放了下官罷！

七……

(甲) 表刪節。

例：其餘押陣將佐三十二員，却是蕭讓金大堅樂和朱富朱貴蔡福蔡慶李立李

雲焦挺石勇王定六……引領軍馬五萬，隨後保護張招討為後軍接應。

(乙) 表不完的意思。

例：李杰曰：「吾有父親吳太公……」

八——

(甲) 表忽轉一個意思。

例：却不是作怪！——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乙) 表總結上文幾小段。【同四條(乙)例】

(丙) 表夾註的字句。

例：魯智深力敵北軍逃走，轉身不見一個人影，半夜到懸繩井邊，——此井三四丈

闊，八十丈深，無水枯乾，乃是北方一個大井——魯智深因慌忙跌下井去，又無一人得知。

(丁) 在字的左邊，表一切私名。

例：山東宋江 | 獨火鬼王 | 擎天柱 | 金鰲島

(戊) 表斷續的語氣。

例：官人饒命！銀子在——在床底下酒罈裏！

九「」(甲) 表直接會話。

例：吳用曰：「不可，倘有疎失，怎了？」

(乙) 表引用詞句的起訖。

例：正是「雪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丙)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句子。

例：「大乙三才陣」 「一枝花」 「鴉鴿子旺邊飛」 「十面埋伏」

十 ㄣ 在字的左邊，表書名，篇名，詞調名等。

例： ㄣ 孔明新書 ㄣ 國風 ㄣ 減字木蘭花



寇四征

# 征四寇目錄

- 第一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
- 第二回……………四柳村除奸斬淫婦……………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 第三回……………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
- 第四回……………小七倒船偷御酒……………李逵扯詔誘朝廷
- 第五回……………吳加亮布五方旗……………宋公明排八卦陣
- 第六回……………梁山泊十面埋伏……………宋公明兩贏童貫
- 第七回……………十節度議收梁山泊……………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 第八回……………秦明雙奪韓存保……………宋江兩敗高太尉
- 第九回……………張順鏖漏海嶽船……………宋江三敗高太尉
- 第十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計賺蕭讓
- 第十一回……………梁山泊分金大買市……………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 第十二回……………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 第十三回……………宋江兵打蒲州城……………俊義大戰玉田縣
- 第十四回……………宋公明大戰獨鹿山……………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 第十五回……………兀顏光陣列混天象……………宋公明夢受玄女法
- 第十六回……………宋公明破陣成功……………宿太尉願恩降詔
- 第十七回……………五台山宋江參禪……………雙林渡燕青射雁
- 第十八回……………宿太尉保舉宋江……………盧俊義分兵征討
- 第十九回……………盛提轄舉義投降……………元仲良憤激出家

- 第二十回……乘英雄大會唐斌……瓊郡主配合張清
- 第二十一回……公孫勝再訪羅真人……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 第二十二回……宋江兵會蘇林嶺……孫安大戰白虎關
- 第二十三回……魏州城宋江祭諸將……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 第二十四回……盧俊義計攻獅子關……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 第二十五回……宋江夢中朝大聖……李逵異境遇仙翁
- 第二十六回……喬道清法迷五千兵……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 第二十七回……卜祥賣陣平河北……宋江得勝轉東京
- 第二十八回……徽宗降敕安河北……宋江承命討淮南
- 第二十九回……高俅恩報柳世雄……王慶被陷配淮南
- 第三十回……王慶遇龔十五郎……潘村樓黃達鬪場
- 第三十一回……王慶打死張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

- 第三十二回……快活林王慶使棒……段三娘招贅王慶
- 第三十三回……宋公明兵渡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 第三十四回……李逵受困駱谷口……宋江智取洮陽城
- 第三十五回……宋公明夜遊玩景……吳學究帷幄談兵
- 第三十六回……燕青潛入越江城……李雄敗死白牛鎮
- 第三十七回……孫安病死九灣河……李俊乘雪渡越江
- 第三十八回……公孫勝馬耳山請神……宋公明東鷺嶺滅怪
- 第三十九回……宋江攻打秦州城……王慶戰敗走胡朔
- 第四十回……公孫勝歸養親闈……宋公明敕征方臘
- 第四十一回……張順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潤州城
- 第四十二回……盧俊義分兵宜州道……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 第四十三回……寧海郡宋江弔孝……湧金門張順歸神



- 第四十四回……宋江智取寧海軍……張順魂捉方天定
- 第四十五回……盧俊義分兵歙州道……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 第四十六回……睦州城箭射鄧元覺……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 第四十七回……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 第四十八回……魯智深杭州坐化……宋公明鑄衣還鄉
- 第四十九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徽宗帝夢游梁山泊

# 征四寇

## 第一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

聖主憂民記四兇，冒簪簪花入禁中。縱橫到處無人敵，李逵元夜鬧皇宮。

却說山下有人來報，柴進得萊州解燈上東京一行人，在關外聽候。宋江曰：「只留下這蓋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仍解去罷。」這燈點在昊天王孝堂內。次日對衆頭領曰：「聞知聖上大張燈火，與民同樂，我今要與幾個兄弟同去看燈。」吳用曰：「不可，倘有疎失，怎了？」宋江曰：「日間店裏藏身，夜裏入城看燈，何足慮哉？」

宋江與柴進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路，其餘守寨。李逵曰：『我也同去。』宋江曰：『你去不許惹事。教燕青和你作伴。』

宋江是個紋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呵？却得安道全上山，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良金美玉鞭來每日調搽，自然消了。當日教朱仝劉唐史進穆弘扮作客人，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依次下山去了。宋江柴進扮作閑事官。戴宗扮作承局，倘有緩急，好來飛報。

衆頭領起行，來到東京城外，尋店安歇。時正月十一日。宋江謂柴進曰：『我等十四日夜，人物喧譁，方可入城。』柴進曰：『小弟明日和燕青去探路一遭。』宋江曰：『最好。』次日，柴進與燕青入城打探，只見家家熱鬧，戶戶喧譁，慶賀元宵。但見：

州名汴梁，府號開封。透迤接吳楚之邦，延亘連齊魯之域。王堯九讓華夷，

大舜一統葦業。元宵景致，繁山排萬盞瑤燈；夜月樓臺，鳳聲降三山瓊島。十

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坐香車，佳人士女；擲金鞭，公子王

孫。天街上，畫列珠璣；小巷內，遍盈羅綺。露鶴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罩樓台。

柴進燕青行到天街，轉過東華門外，見個紫衣花帽之人在酒肆裏坐。柴進燕青上酒樓憑欄看時，望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幞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喚燕青，附耳低言如此。燕青下樓出店，迎着個老成的班直官。燕青曰：「東人叫小人請客。公莫非張觀察嗎？」那人曰：「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曰：「正是——王觀察。」

那人跟着燕青來到樓上。柴進邀到閣裏，各施禮畢。王班直曰：「在下眼慢，失忘足下。」柴進便曰：「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兄長思之。」便叫酒保安排酒筵。燕青斟酌相勸。

酒至半酣，柴進問曰：「觀察頭上帶這朵翠花何意？」王班直曰：「今上慶賀元宵，我們內外共有二十四人，每人各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朵，小金牌一個，上刻「與民同樂」四字，每日在此聽使。如有金花錦袍，便能夠入內裏去。」

柴進聽罷，便叫燕青去鑊熱酒來。柴進遞過杯酒。王班直接過酒來一飲而盡，忽然口角流涎，倒在榼上。柴進剝下王班直身上錦袍皂靴，穿上錦袍，帶了花帽，手拿執事，分付

燕青曰：「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

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內，那內庭並不阻擋；直到紫宸殿，轉過文德殿，各有金鎖；又轉過凝暉殿，到一個偏殿，牌書「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入內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旁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正面屏風畫着山河社稷之圖。轉過屏風後，見御書四大寇姓名：

山東宋江。 滄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付曰：「國家被我們擾害，寫記在此。」便把「山東宋江」四字割將下來，出了內苑，回到酒樓，——那王班直尙未醒。——依舊換了衣服，叫燕青計算酒錢，吩咐酒保曰：「我和王觀察是兄弟；他酒醉了，我替他去內裏點名回來。他的錦袍花帽都在這裏，你今教下。」

酒保領諾。柴進燕青離店去了。王班直醒來，不見了服色花帽，大驚。酒保把柴進的話說與王班直，又把服色花帽也交與王班直，只見王班直驚着似醉如癡回去。

次日，人說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字，吩咐緊把各門。王班直情知是了，那裏敢說。柴進回到店中，對宋江取出御書「大寇宋江」四字。宋江看罷，嘆息不已。十四日晚，宋江引衆入城看燈。單道東京勝概：

一自梁王初分首地，雙魚正照義門。臥牛城關，相接四邊村。多少金明陳

迹，上林苑花發三春。綠楊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龍津。潘樊樓上酒，九重宮殿，

鳳闕天關。東華門外，笙歌嘖嘖堪聞。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孫。

堪圖畫，山河社稷，千古汴京尊。

當日黃昏，宋江柴進扮作閑事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作小閹，只留李逵守店。四個入城，去玩六街三市。轉過小御街，見一家門外懸青布幔，裏掛斑竹簾，兩邊都是碧紗窗；外掛兩面牌，牌上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

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喫茶，問茶博士曰：「前面那妓是誰家？」茶博士曰：「這是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問壁便是趙元奴家。」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曰：「我要見李師

師，暗裏取事，你先去通知他。」

燕青領諾，到李師師門首，掀起斑竹簾，轉入中門。燕青咳嗽一聲，只見丫鬟出來。燕

青曰：「相煩請出媽媽來，有話說。」梅香報知，轉出李媽媽來。燕青納頭便拜。李媽媽

曰：「小哥高姓？」燕青曰：「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開，從小在外，今日方歸。」

度婆曰：「你莫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開麼？」燕青曰：「正是。」度婆曰：「你去那裏許多

時？」燕青曰：「小人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江南河北第一個財主，來此做買賣。今夜玩

賞元宵，要與娘子同席一飲，百兩金銀相送。」度婆乃好利之人，聽得燕青這話，忙教李師

師出來與燕青相見，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燕青納頭便拜。有詩爲證：

少年聲價冠青樓，玉貌花顏世罕儔。萬乘當時垂眷眷，何憂壯士不低頭。

度婆說與李師師知。李師師曰：「那員外在那裏？」請過寒舍拜茶。」燕青到茶坊

裏，向宋江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宋江，運到李師師家坐定。

李師師向前動問曰：「適間張開多談盛德，今蒙寵臨，蓬蓽生輝。」宋江曰：「山僻村野，得

觀花容，平生幸甚。」李師師又問：「這位官人是誰？」宋江曰：「此是同伴葉過檢。」

李師師曰：「眼疎少會。」

奉茶已罷，忽奶子來報：「聖駕已到後面。」李師師曰：「今日不敢相留，來日駕去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列位到舍少敘。」宋江四人相辭出來。柴進曰：「今日兩個俊子，雖然見了李師師，還去趙元奴家走一遭。」四個人來到趙元奴家。趙婆出來應曰：「女兒患病，起來不得。」宋江曰：「如此却再求見。」趙婆相送出門。

四人逕往天漢橋來看鰲山，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盈耳，燈火凝眸。宋江柴進竟上樓來，尋個關子坐下，教取酒餚賞燈。只聽得隔壁關子內有人歌曰：

浩氣冲天貫斗牛，英雄事業未曾酬。手提三尺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過來看時，却是史進穆弘在關子內吃酒，口出狂言。宋江近前喝曰：「你這兩個賊殺我也！若是做公的聽見，這禍不小！快算還了酒錢出城去！」

四人拂袖下樓，回店敲門。李逵圓睜睜開，對宋江曰：「教我看房，悶殺我也！」宋江



曰：「爲你貌醜，不好帶你入城。」李逵叫曰：「不帶我去，何須推故！」宋江曰：「明日十五，同你入城去看，連夜便回。」李逵欣喜。

次日正是上元佳節，天色晴朗。古人有絳都春詞，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年瑞謫謫，霽色皇都春早。翠幃競飛，玉勒爭馳，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仰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展玉殿共賞，羣仙同到。迤邐天香，飄滿人間開

嬉笑，一點星毬小。漸隱隱鳴梢聲杳，游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當夜宋江與柴進戴宗燕青李逵徑入萬壽門來。是夕雖元夜，各守軍都是戎裝，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五十鐵騎軍，在城上巡警。宋江等五個在人叢裏挨到城中，先喚燕青附耳低言。燕青逕往李師師家扣門，李媽媽出來接見。燕青曰：「主人教小人先送與金百兩與娘子，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奉上。」

虔婆見了百兩金子，便曰：「今日上元佳節，我母子將辦佳筵，若是員外不棄，在寒家小破片時。」燕青曰：「小人去請來。」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

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三個人入到裏面，李師師接見，拜謝曰：「員外謫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宋江曰：「微物小意，不勞致謝。」

李師師請入閣兒裏，分賓主坐定。奶子捧出珍異餽饌，擺一春台。李師師執盃向前拜曰：「妾身夙世有緣，今日幸遇二公，草草杯饌，以奉長者。」宋江曰：「在下鄉村雖有幾貫浮財，罕遇花魁，今見一面，如登天府，何勞親賜酒食？」心不自安。李師師曰：「員外獎譽太過，賤妾何敢當此？」

都勸罷酒，教奶子將小金杯巡篩。李師師說些街市俏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在旁和闌取笑。宋江乘着酒興，揎拳捲袖，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曰：「我表兄從來飲酒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曰：「各人稟性，何傷於禮？」丫鬢說曰：「門前兩個伴當，一個生得怕人，喃喃哪地罵。」宋江曰：「與我喚他入來。」

戴宗引李逵到闌子前。李逵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睜圓怪眼，看他三個。李師師問曰：「這漢是誰？」恰似廟裏把門的小鬼。」衆人大笑。宋江曰：「這是親眷。」

李師師教取賞鍾，各與三鍾。燕青怕他出言語，忙打發他出來。宋江曰：「大丈夫飲酒，何

飲小杯？」便取賞鍾，連飲數鍾。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水調詞。宋江乘興索紙筆

來，對李師師曰：「不才亂道一詞，聊訴懷中鬱結，只是有污花魁尊聽。」宋江落筆，寫成古

樂府詞一首：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

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

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鷄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

無人識。離愁萬種，思鄉一夜頭白！

寫畢，遞與李師師看了，不曉其意。只見奶子來報：「聖駕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

師師忙曰：「不能陪侍，伏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宋江等却在暗處偷望，見李師師拜

在駕前。天子頭戴軟紗唐巾，身穿滾龍袍，說曰：「寡人今日幸上滑宮方回，教太子在宣德

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賣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來。愛卿近前與朕敘

話。」有詩爲證。

鐵鎖星橋爛不收，翠華深夜幸青樓。六宮多少如花女，却與淫媼賤輩遊。

宋江曰：「今回錯過，次後難逢，何不趁此求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可？」柴進曰：「不可；便是應允，後來也有翻變。」

三個正商議間，李逵見了宋江柴進和婦人吃酒，卻教他看門，一肚怒氣。適見楊太尉入，見李逵喝曰：「你這厮是誰？敢在這裏！」李逵也不回答，提起交椅，望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措手不及，打倒在地。戴宗便來救時，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便扯下壁上畫來，就在燈上點着，放起火來，一面將桌椅打得粉碎。

宋江等聽得，趕出看時，李逵正在那裏行凶。四個扯出門外去時，李逵街上奪條棍子，打出小御街。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與戴宗出城，恐關禁門，教燕青看守他。鄰舍人等見李師師家火起，一面救火，一面扶起楊太尉。城中大喊，高太尉聽得，帶領軍馬便來追趕。

李逵正打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各執鎗棒幫助，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關門，外面魯

智深武松朱仝劉唐殺入城來，救出四個。高太尉軍馬趕出城外。八個頭領不見宋江柴

進戴宗，正在心慌。原來吳用尅定時日，差下五虎將，領馬軍一千騎，是夜到東京城外來接，

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就上馬。隨後八人也到，只見李逵。高太尉軍馬沖將出來。五

虎將一鬪勝秦明林冲呼延灼董平——突在城邊喝曰：「梁山泊好漢在此！」

高太尉聽得，忙教放下吊橋。衆軍上城隄防。宋江喚燕青吩咐曰：「你和李逵最好，

可略等他，隨後回來。我和衆將先回去。」燕青在人家屋簷下立着看時，只見李逵從店

裏取了行李，拿着雙斧，獨自一個，要去打東京城池。正是：

聲吼巨雷離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門。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狐藉虎威事不誣，奸欺暗室古誰無？  
只知行劫爲良策，翻笑夷倫是畏途。

狄女懷中誅僞鬼，牛頭山裏殺兇徒。  
李逵救得良人女，真是梁山大丈夫！

李逵要去劈門，被燕青抱住，和李逵從陳留縣走到天明。燕青到店中買酒，吃了又復

趲行。次日，東京城裏好場熱鬧，高太尉會同樞密院商議，啓奏調兵勦捕。李逵燕青行到

四柳村，天色已晚，到大莊院去借歇。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見李逵束着丫髻，面貌又醜，問

燕青曰：「這位那裏師父？」燕青大笑曰：「這師父是個蹊蹺人。」

太公聽罷，便拜曰：「師父可救小弟？」李逵曰：「你要我救你甚事？」太公曰：「我有一個女兒，年二十歲，着邪迷了，只在房中吃飯，人去叫他，就將磚石亂打出來，屢請法官治他不得。」李逵曰：「我是薊州羅真人的徒弟，專能捉鬼。但要豬羊好酒祭祀將帥。」太公曰：「豬羊儘有，便可安排。」師父如要紙筆書符，家中也有。」李逵曰：「我不要甚麼符，只到家中，便揪出鬼來。」

燕青忍不住。老兒教殺豬羊，熟煮了，點燭燒香。李逵坐在中間，取出大斧，將豬羊大塊扯將來吃；又叫燕青：「小乙哥，你也來吃。」燕青冷笑，只教取飯來吃。李逵吃得飽了，飲過七八十碗酒。太公驚得呆了。李逵對太公曰：「酒又醉，肉又飽，明日好走路，老爺們去睡了。」太公曰：「這鬼幾時捉得？」李逵曰：「你真個要我捉鬼，叫人引我入房裏去。」太公曰：「有神道在房中拿磚石亂打出來，誰人敢去？」李逵拔雙斧在手，曰：「叫人點着火把，遠遠照着。」

李逵到房門外張時，只見房內隱隱有燈，見個後生攬着個婦人在那裏說話；一脚踢開

房門，那後生被李逵一斧砍死，那婦人鑽入床下躲了。李逵曰：「婆娘快走出來！」婆娘叫曰：「你饒我命！」恰纔鑽出個頭來，被李逵揪住問曰：「我殺的這厮是誰？」婆娘曰：「我的奸夫王小二。」李逵又問曰：「磚瓦飯食那裏得來？」婆娘曰：「我把金銀與他，半夜從牆上運來。」

李逵曰：「你這個腌臢婆娘要你何用！」一斧砍下頭來，把兩個尸亂剝一回，却提人頭叫出廳前來，撇下人頭。滿庄人都來看時，認得男子人頭是東村王小二。太公曰：「師父，我的女兒何在？」李逵曰：「你女兒的頭在這裏不是？」太公哭曰：「師父，你留我女兒也好！」李逵怒曰：「你女兒自偷漢子，還要留他，賴我不成！你明日不謝我，和你說話！」便同燕青自去歇息。太公提燈入房，看見兩尸剝做十段。太公啼哭，教人抬去燒化。

李逵睡到天明，起來對太公曰：「昨夜替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我？」太公只得安排酒席相待。李逵燕青吃罷，二人離了四柳村，到寨尚有八十里，離荆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個投所莊院，敲門借宿。不多時候，庄客出來曰：「我太公煩惱，請二位別處去歇。」李



逵只顧入去叫曰：「客人借宿！」太公裏面看見李逵凶惡，暗地使人出來接待，安頓榜房安歇。

李逵當晚聽得太公太婆裏面啼哭，李逵心焦起來，問曰：「你家爲何啼哭？」攪得老爺

睡不着。」太公出來答曰：「我家有個女兒，年方一十八歲，被強人奪去，以此煩惱。」李

逵曰：「誰家奪去你女兒？」太公曰：「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李逵曰：「他同幾個來？」

太公曰：「和一個小後生，各騎馬來。」李逵便叫：「燕青哥，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不是好

人。」燕青曰：「定沒這事。」李逵對太公曰：「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這個便是浪子燕

青。既是宋江奪你女兒，我去取來還你。」

太公拜謝，即待酒飯。李逵燕青吃罷，連夜望梁山泊來，直到忠義堂上。宋江問曰：

「兄弟兩個那裏去來？」李逵不答，圓睜怪眼，拔出大斧，砍倒杏黃旗，把「替天行道」

四字扯得粉碎。衆人大驚。宋江曰：「黑廝又醉了！」李逵拿斧搶上堂來，直取宋江。

當有秦明關勝呼延灼林冲等慌忙拖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怒曰：「有何事，你且說

來！李逵氣作一團，那裏說得出。燕青向前把上項事說了一遍。

宋江聽罷，便曰：「這般屈事，我怎地得知？」便對李逵曰：「我二三千軍馬回來，兩匹馬落路時，怎瞞得衆人？若還搶得一個婦人，你入房裏搜着。」李逵曰：「山寨裏都是你手下人，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好漢，你原來是個酒色之徒！殺閻婆媳是小樣，去東京纏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便罷！若不還他，與你定無干休！」宋江曰：「你不要鬧，讓我同你去劉太公庄上問證。若是我，就那裏受你綁縛；如若不真，你這厨當得何罪？」李逵曰：「我若是假，輸這顆頭。」宋江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軍令狀，各執一張。李逵曰：「道後生想必是柴進。」柴進曰：「我便同去。」李逵曰：「若到那裏對真之時，便吃我幾斧！」柴進曰：「你先去。」

李逵和燕青依前再到劉太公庄上。太公接見，問曰：「此事如何？」李逵曰：「如今宋江自來，你和大婆莊客都認他，若還是時，只管實說，我自替你做主。」只見庄客報曰：「有十騎馬來到庄上。」李逵曰：「只叫宋江柴進。」二人來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拿

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老兒叫聲，便要下手。那劉太公近前拜了宋江。李逵問老兒曰：

「這個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眼，看了曰：「不是。」宋江對李逵曰：「你

却如何？」李逵曰：「你兩個先着眼，聽他這老兒不敢說是。」宋江曰：「你叫衆庄客都

來認我。」李逵隨即叫衆庄客認時，齊聲叫道：「不是。」宋江曰：「劉太公，我便是梁山

泊宋江。你的女兒多被假名託姓騙將去了；你若打聽得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取還女兒。」

宋江指着李逵曰：「黑厮！這裏不和你說話，回到寨裏自有辦理！」

宋江與柴進等人馬去了。燕青曰：「李大哥，怎的好？」李逵曰：「是我忒性急，錯行

此事。既輸這顆頭，我自割下來，你把去獻與哥哥便了。」燕青曰：「你沒來由尋死做甚

麼？我教你自把麻繩綁了，背負一把荆條，拜伏在忠義堂前，哭曰：「由哥哥打多少。」這

個喚做「負荆請罪。」李逵曰：「如此惶恐，不如割了頭，落得乾淨。」燕青曰：「寨裏

都是弟兄，誰來笑你？」

李逵只得同燕青回寨，負荆請罪。宋江正和衆兄弟在堂上說李逵一事，只見李逵脫

得赤條條，負着荆杖，跪在堂下，低頭無語。宋江笑曰：「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今却來負荆請罪！」李逵曰：「哥哥既是不肯饒我，把刀割下頭來。」衆人都替李逵陪話。宋江曰：「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提出假宋江，取得劉太公女兒贖他，方才饒他。」

李逵跳將起來曰：「我去拿來！」宋江曰：「他是兩個好漢，你獨自一個如何捉得來？再叫燕青同你去。」燕青曰：「小弟便去。」到房中取了短弩，掉條桿棒，隨李逵再到劉太公庄上。燕青細問來情。太公曰：「日平西時來，二更去了，不知所在。」二人叫：「太公放心。我奉哥哥將令，務要我兩個尋將來，不敢違誤。」

次日離了庄上，到處尋覓，並無動靜。當晚兩個在山上古廟中歇息，忽聽得廟外有人走步響，李逵開門看時，只見一個漢子提把朴刀，轉過山岡上去。燕青叫曰：「李大哥，不要趕去，我自的道理。」燕青扯起弩，搭上箭射去，正中那漢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趕上，揪到廟中間曰：「你把劉太公女兒騙在那裏去了？」那漢告曰：「小人不知此事，我只在這裏剪徑，做些小買賣。」李逵提起斧來喝曰：「你不實說，砍你做兩段！」那漢叫曰：「放小

人起來商量。』燕青曰：『我與你拔了這箭，放將起來。』那漢曰：『小人胡猜，離此間西北十五里有座牛頭山，山上有個道院，兩個強人，一個姓王，名江；一個姓董，名悔，都是綠林中人，把道士殺了，佔住道院，下山打劫，常假稱宋江。——想是這兩個搶去劉太公女兒了。』燕青曰：『漢子，你休懼怕。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你便引我兩個到那裏去。』那人曰：『小人願往。』

燕青李逵隨着他，走到那山看時，果似牛頭之形狀。至山時，天尙未明，看那道院，周圍土牆。李逵跳將過去，聽得裏面有人笑聲。李逵喝聲：『開門！原來你這強盜在這裏！』只見門開處，一個大漢提了扑刀來鬥。李逵燕青見了，提着桿棒，跳過牆來。那引路的漢子走了。燕青見道賊正鬥李逵，暗打一棍，正中那賊臉額上，那賊便倒。李逵再加一斧，砍翻在地。裏面不見一個人出來。燕青曰：『這廝必有後路走了，我去截住後門，不可胡亂入去。』燕青來到後門，只見一個漢子開後門要走。燕青趕將過去，那漢便走前門。李逵當頭迎着一斧，砍倒在地。李逵入去，那會當四散躲避，被李逵都殺了；來到房中，見個女

兒在床上啼哭。看那女子雲鬢花顏，其實貌美。

宮鞋李小剪春羅，香體酥胸碧玉窩。麗質難禁風雨驟，不勝幽恨感秋波。

燕青問曰：「你是劉太公女兒麼？」那女答曰：「奴家正是。十數日前，被這兩個賊擄在這裏來，每夜輪替姦宿。奴家要尋死路，不能得夠。今日得將軍救拔，便是重生父母！」燕青去尋兩匹馬來，收拾財物，教那女子上馬。將財帛和那兩顆人頭拴在馬上，放火燒了道院。兩人送女子下山，直到劉太公庄上。爹娘見了女兒，拜謝二人。燕青曰：「你不要謝我，你去寨裏謝我哥哥宋公明。」

兩個各騎馬匹，飛奔忠義堂上拜見宋江。燕青將前事說了。宋江教設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收拾金銀，來到堂上拜見。宋江不肯受，與他酒飯，教送下山去了。

時當三月韶華。宋江正坐，只見闌下解一夥人到，有七八個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見這夥人都是虎形大漢，跪在堂下告曰：「小人等鳳翔府人氏，今上泰安州燒香。目今

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誕降之辰，我們都去台上使棍。今年有個撲手好漢，乃太原府人，姓任，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曰：「世間無對。」這兩年曾在廟上爭交，白白被他拿去若干財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搦天下入相撲。小人等一者燒香，二者爲看任原本事，三者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棍。伏望大王慈悲，放赦下山。」宋江聽了，便教送下山去，傳下令曰：「今後遇有燒香的人，休要驚唬，任從過往。」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星星飛出東南角，四散奔流遶寥廓。徽宗朝內長英雄，兄弟聚會梁山泊。

中有一人名燕青，花綉徧身光閃爍。風風踏碎玉玲瓏，孔雀斜穿花錯落。一

國俊俏真堪羨，萬種風流誰可學？錦綉社內賽英雄，東嶽廟中相賽博。功成

身退避嫌疑，心明機巧無差錯。世間無物堪比倫，金風未動蟬先覺。

當日燕青稟曰：「小乙自幼學得武藝，不曾逢着對手，今日遇此機會，小乙願去台上與

他比試。倘或贏他，與哥哥增光。」宋江曰：「那人身長一丈，你這般瘦小身材，怎的近得



他？」  
盧俊義曰：「小乙手段不弱，任從他去，吾自去接應他回。」  
宋江問曰：「幾時可行？」  
燕青曰：「今日三月二十四，來日拜辭下山，二十六日趕到廟上，二十七日店裏將息，二十八日與那厮放對。」

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燕青扮作山東貨兒，挑了貨担，辭了衆頭領下山，取路望泰安州來。天晚尋店安歇，聽得有人叫曰：「小乙哥。」燕青看時，却是李逵。燕青曰：「你趕來怎的？」李逵曰：「我見你獨自來，不曾對哥哥說知，走下山，特來幫你。」燕青對李逵曰：「和你去無妨。到客店時，你便不要出來，只推有病。等那日去廟上看交爭時，在剎人中，不要大驚小怪。」

當晚兩個投客店安歇。次日起來，燕青李逵行到申牌，將近廟上，見旁邊衆人都立定脚在那裏看。燕青歇下担兒，也挨向前看時，見兩個紅標柱上立面粉牌，寫道：「太原一揆，擎天柱任原。」旁邊兩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燕青便扯扁担將牌打破，便挑着担兒望廟上去了。看的人飛報任原說：「今日有劈牌坊放對的。」

且說燕青同李逵來尋客店安下，睡到三更，聽得鼓樂響，是與皇帝上壽。四更，李逵燕青起來吃了早飯。李逵曰：『我帶兩把板斧去。』燕青曰：『被人看破，誤了大事。』

當日兩個雜在人隊裏，先到廟下伏了。那日燒香的人，挨肩疊背，充滿廟堂。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山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綉緞疋，門外拴定駿馬。知府吩咐燒香人等不許亂擠。只見十數對哨棍過來，列着四把綉旗，任原坐在轎上，前後二三十對好漢，來到獻台上。

任原曰：『我兩年在廟上，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脫膊。』說罷，解了搭膊，參了神，脫下錦襖。百千萬人齊聲喝彩。那部署曰：『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曾有對手，今年第三番了，教師有甚言語，按覆天下衆香官。』任原曰：『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香官，恭敬聖帝的，有一大半助我利物。我任原已在此兩年，並無對手。今年辭了聖帝還鄉，再也不來了。』又大叫曰：『東至日出，西至日落，誰敢出來和我爭利物麼？』

說猶未了，燕青搭着兩旁人肩臂，口中叫曰：「有，有！」從人背上直飛上獻台來。衆人齊聲喝采。那部署問曰：「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燕青曰：「我是山東張貨郎，特來和他爭利物。」那部署曰：「性命只在眼前！你有保人麼？」燕青曰：「死了要誰償命！」部署曰：「你且脫膊下來看。」

燕青除下頭巾，脫下草鞋，赤了脚。廟裏看官，如翻江攪海。任原看了他這身花綉，勁健身材，心裏也有五分自怯。月台上太守，使人來叫燕青。燕青下台來見太守。太守見他這身花綉，心中大喜，問燕青來歷。燕青答曰：「聽得任原搗天下人相撲，特來和他爭交。」太守曰：「前面鞍馬，是我出的利物。若有手段，山棚上應有物件，我主張分一半與你，權舉你在我身邊，何如？」燕青曰：「相公利物不打緊，只要打翻他，教衆人一笑，圖聲喝采。」

燕青說罷，再上獻台，要與任原相對。部署問他先要文書爲憑，不許暗算。燕青笑曰：「我又沒根棒，算他甚麼？若打死便罷了，要甚麼文書？」燕青做一塊兒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燕青不動懼。任原看燕青不動懼，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只認

他下三面，任原暗忖曰：「這人必來等我下三面。我只一脚踢這殿下獻台去！」有詩爲證：

百萬人中較藝強，輕生拚命等尋常。試看兩虎相吞噬，必定中間有一傷。

任原逼將來，虛將左脚賣個破綻。燕青叫聲「去！」從任原左脅下穿過去。任原急轉身，又來拿燕青，被燕青虛躍一躍，又在右脅下攢過去。大漢轉身不便，脚步亂了。燕青搶將入去，用右手扯住任原右手，把左手揪住頭髮，將頭頂他背心，把任原直舉將起來，頭重腳輕，借力便旋了五旋，叫聲「下去！」把任原直擲下獻台。這勢喚做「鴛鴦旋」。數萬香官，齊聲喝彩。

任原徒弟見打翻師父，先把戲台拽倒，亂搶利物。李逵看見，持兩條杉木亂打人。有人認得李逵，外面做公的大叫曰：「休要放走了李逵！」太守聽得，便從後殿逃去。廟裏衆人各自奔散。李逵看任原跌得昏迷，揭塊石板，把任原亂打得粉碎。門外弓箭亂射入來。燕青李逵爬上屋去，揭瓦亂打。廟前喊聲大舉，殺將入來，當先盧俊義史進穆弘魯智。

深武松解珍解寶七個好漢引一千餘人策應。燕青李逵見了，從殿脊上跳下來，跟着人馬便走。李逵又去店裏拿了雙斧，復去殺入。府裏得知，點齊衆軍追時，那夥好漢去得遠了。盧俊義只不見李逵，叫穆弘等他們寨。

却說李逵提着雙斧，直到壽張縣衙中，大叫「黑旋風李逵爺爺在此！」壽張縣聽得黑旋風李逵五個字，那個不怕。李逵逕去知縣堂上坐了，叫曰：「公人出來說話！不來時便放火！」房內衆人商量，只得着幾個出來，跪曰：「頭領有何指使？」李逵曰：「我不來打擾縣裏，只在這裏經過，請出知縣相見。」兩個去了，出來回話曰：「知縣見頭領來，開後門走了。」李逵走入後堂來尋，却見幞頭袍靴。李逵取幞頭帶了，把綠袍朝靴穿上，拿着塊簡，走出廳前，大叫「都來相見！」衆人只得上去答應。李逵曰：「該吏聽候我排衙便去。」衆人只得聚集公衆人等，擊牙杖骨朵，打了三通鼓，向前聲喏。李逵大笑曰：「你衆人也叫兩個來告狀。」衆人曰：「頭領在此，誰敢告狀？」李逵曰：「你着兩個裝做告狀。」

的來，我也不傷他，只是取笑。」公吏人曰：「商量教兩個牢子粧厮打的來告狀。」兩個跪在廳前。這個告曰：「他打了小人。」那個告曰：「他罵了小人。」李逵曰：「那個是吃打的？」原告曰：「小人是吃打的。」被告曰：「他罵了小人，纔打他。」李逵曰：「這個打人的是好漢，先放他去；這個不長進的吃人打，與我枷在衙前示衆！」便起身看枷裏。穆弘撞見叫曰：「衆人尋你不見，却在這裏！」拖着便走。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到得寨裏。

宋江設宴與燕青慶賀。只見李逵放下綠欄袍并雙斧，搖搖擺擺，至堂前，執塊簡來拜。宋江兩拜，然後把這綠欄袍踏裂，傾倒在地。衆人都笑。宋江罵曰：「私自下山，且到處便惹禍端！」今日對衆兄弟說過，再若如此，定不饒你！」李逵諾諾而退。

却說泰安州并各處州縣，奏宋江等擾擾一事，奏知道君皇帝。天子云：「去年元宵，此寇鬧了京師，今年又往各處擾擾，朕遣樞密院進兵，不見回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奏

曰：「臣聞梁山泊上立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民心既服，不可加兵。目下遼兵犯境，若要起兵征伐，深爲未便。以臣愚意，若降一封丹詔，續賜御酒，命一大臣直到梁山泊招安，去敵遼兵，公私兩便。」伏乞准奏。」天子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爲使，敬齋丹詔御酒前去招安。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小七倒船偷御酒

李逵扯詔謗朝廷

却說太師府來請陳宗善到府。坐下，蔡太師曰：「今上差你去梁山泊招安，我叫張幹辦同去；你若見不到處，就與你提撥。」陳太尉曰：「深感恩相厚意。」辭了太師，回到本衙門。吏報高殿帥相訪，接到廳上坐定。高俅曰：「招安一事，若是我在朝之時，必然阻住。況此賊輩屢辱朝廷，罪惡滔天，今更赦宥，必成後患。太尉此去，我手下有個虞候，姓李，能言快語，好與太尉提撥事情。」陳太尉稱謝領受，相別去了。

次日，蔡太師府內張幹辦，高太尉府內李虞候，同陳太尉收拾御酒丹詔，出新樂門，來到



濟州。太守張叔夜接到府中，設宴相待，動問招安一節。陳太尉說了備細。張叔夜曰：

「太尉到那裏撫慰他衆人成事，顯得太尉清名；只是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倘或衝撞不便。」張幹辦李虞候曰：「不妨。」張叔夜曰：「這兩個是誰？」陳太尉曰：「一個是蔡

太師幹辦，一個是高太尉虞候。」張叔夜曰：「這兩個莫去罷。」陳太尉曰：「他是蔡

二府心腹，不帶他去，必然心疑。」張叔夜曰：「只怕太尉此行，勞而無功。」張幹辦曰：

「我自有道理。」張叔夜再不敢言，筵罷送別。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下青雲，特地招安水滸濱。可羨明機張叔夜，預知難以策華勛。

次日，濟州使人去梁山泊報知曰：「朝廷差太尉招安，齋丹詔到，准備迎接。」宋江大

喜，叫取銀十兩，打發報信先回。宋江與衆曰：「屢望招安，不想今日方成。」吳用笑曰：

「這番招安，看俺等如草芥矣。這厮引官軍來，可以殺之。」宋江曰：「你們如此，壞了

「忠義」二字。」林冲曰：「朝廷詔書，必寓哄嚇言語。」宋江曰：「你們休要疑心。安

排接詔。」先令宋清曹正准備筵席，結彩懸花，使裴宣蕭讓呂方郭盛下山，准備大船迎接。

吳用密地吩咐如此而行。

陳太尉在途擺列導引人馬上梁山泊，指望一場富貴。蕭讓等在半路接着，俯伏在地。

張幹辦問曰：「你那宋江已知皇帝詔到，怎不親接？恁的欺君！請太尉回去。」蕭讓曰：

「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未知真實。宋江與大小人等都在金沙灘迎接。萬望太尉息

雷霆之怒，與國家成全好事。」李虞候曰：「不成好事，也不愁你們！」

蕭讓等只得懇請酒菜，又不肯吃。隨即到水邊，請太尉並隨行從人等下船。先把詔

書御酒放在船頭，是阮小七監守。分撥二十名軍健，各帶腰刀。陳太尉坐在船上，昂然無

忌。阮小七把船棹動，兩邊水手各唱起歌來。李虞候罵曰：「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

憚！」那水手曰：「我們唱歌，于你甚事？」李虞候罵曰：「殺不盡的反賊！」便把籐條

去打。那水手都跳下水裏去了。

阮小七曰：「你打水手下水，這船如何去得？」只見上流有兩隻快船下來，阮小七便

去拔了寨，叫聲「船漏」，水滾上艙來。那兩隻船到，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了。阮小七

叫水手來舀了甕裏水，去取一瓶御酒來解封口。阮小七聞得酒香，連吃四瓶，將六瓶御酒分與水手吃了；裝上十瓶白酒，把原封頭縛了，把船飛到。

宋江等都迎至忠義堂，放着御酒詔書。陳太尉張幹辦李虞候立在右邊，蕭讓、裴宜立

在左邊。宋江點頭，不見李逵。宋江等跪在堂上，拱聽開讀。陳太尉取出詔書與蕭

讓宣讀。蕭讓展開詔書讀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五帝憑禮樂而有封疆，三王以征誅而定天下。

事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之大業，開日月之光輝，普天率土，罔不臣伏。

近爲宋江等輩，嘯聚山林，掠劫郡邑，本欲大彰天討，誠恐勞我生民。今差太尉

陳宗善前來招安。詔書到日，即將應有錢糧軍器馬匹船隻，盡行納官，拆毀巢

穴，率衆赴京，捐免本罪。倘若仍昧良心，違戾詔制，天兵一至，螻蟻不留！故茲

詔來，各宜知悉。宣和三年四月……日詔。

蕭讓讀罷，宋江以下各有怒色。只見李逵從梁上跳下來，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扯破，

便來揪住陳太尉，拽拳便打。

宋江盧俊義抱住解開。

李虞候喝曰：「這厮怎敢大胆！」

李逵揪住李虞候便打，喝曰：「這詔書是誰寫來的！」

張幹辦曰：「是朝廷聖旨。」李逵

曰：「你皇帝姓宋，做皇帝；我哥哥也姓宋，難道做不得皇帝？你莫來攬犯黑爺爺，直把那寫

詔官員盡都殺了！」

衆人都來解勸，把李逵推下堂去。

宋江曰：「太尉休怪。」

且將御酒與衆人沾恩。」

令裴宣取御酒，傾在銀盞內，都是村醪白酒。衆人都走下堂去。

魯智深提鐵禪杖罵曰：

「忒欺負人！把水酒作御酒哄俺們！」

劉唐提朴刀殺上來。武松穆弘史進一半頭領

發作。宋江見不是話，急將驕馬護送太尉下山；過了三關渡口，再拜伏罪曰：「非宋江等無

心歸降，實是草詔官員不知梁山泊裏款曲。若得數句好言撫恤，我等盡忠報國，萬死不辭。

乞太尉回京復奏。」各辭而別。陳太尉飛奔去了。

宋江回到忠義堂上曰：「雖然朝廷詔旨不明，你們衆人也忒性躁。」

吳用曰：「哥哥

如何怪得衆弟兄發怒？朝廷忒不將人爲念。兄長且傳將令准備廝殺，不日必有大軍到

來，殺得他人亡馬倒，方顯英雄！」衆人曰：「軍師之言極是。」各歸本帳。

陳太尉星夜回京見蔡太師，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蔡京怒曰：「這夥草寇，安敢無理！」隨即請董樞密、高楊二太尉都到相府商議。董樞密曰：「鼠竊狗偷之徒，何足慮哉！區區不才，親引軍馬，每日掃清水泊。」衆官曰：「來日早朝奏聞。」當下各散。

次日，蔡京將此事奏知天子。天子怒曰：「前日誰議招安？」侍臣奏曰：「乃是御史崔靖所言。」天子叫拿崔靖下大理寺問罪。又問蔡京道：「此賊爲害多時，差何人去可以剿除？」蔡太師奏曰：「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見，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前去剿捕，可以取勝。」即宣樞密使童貫問道：「卿可領兵收捕草寇？」童貫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臣願效犬馬之勞，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楊戩亦皆保舉。天子隨即降下聖旨，賜黃金印兵符，拜童貫爲大元帥，任從各處選調軍馬，前去剿捕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不是童貫引大軍來，有分教：

數千鐵騎，布滿山川；萬隻戰船，平鋪綠水。  
畢竟董貫領了大軍，怎地出師，且聽下回分解。

只憑熊虎三千將，點起貔貅百萬兵。

水滸樓集 征四寇 第四回

## 第五回

吳加亮佈五方旗

宋公明排八卦陣

紅日無光氣障，紛紛戈戟兩邊排。征驍倒海翻江振，鐵騎追風捲地來。

四斗五方旗影動，九宮八卦陣門開。奸雄童貫摧肝胆，却似當年大會垓。

却說童貫爲統軍大元帥之職，調取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兵馬都監，各起軍一萬聽用；又調御林軍二萬守護中軍；又調御前大將二員：飛龍將軍鄧美，飛虎將軍畢勝。號令已定，起行。一應軍糧接續，皆是高太尉差人運送。那八路軍馬：

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鄭州兵馬都監陳燾，唐州兵馬都監韓天麟，許州兵馬



都監李明，陳州兵馬都監吳秉彝，鄆州兵馬都監王義，汝州兵馬都監馬萬里，嵩

州兵馬都監周信。

大小官員送童貫出城，各辭相別。

童貫統大小三軍，各隨隊伍，甚是齊整。行到濟州界，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大兵屯駐城外。童貫引輕騎入城，至州衙內下馬。張叔夜迎至堂上。拜罷，童貫曰：「水洼草寇，往往勦捕不得。吾率大軍十萬，戰將百員，剋日要掃清山寨，以安天下。」張叔夜曰：「此賊潛伏水泊中間，多有智謀之士。樞相引軍，必用良謀，方可成功。」童貫大怒曰：「都是汝等懦弱之輩，貪生怕死，以致養成！吾今到此有何懼耶！」

張叔夜無語，但送酒食。已罷，童貫出城，近泊下寨。宋江使人探知，與吳用定計迎敵。童貫密差段鵬舉爲先鋒，陳燾爲副先鋒，吳秉彝爲正合後，李明爲副合後，韓天驕、王義爲左哨，馬萬里、周信爲右哨。

分撥軍馬已定。只見有三十個哨馬軍，都戴青包巾，各穿綠戰襖，手執細桿鎗，腰間插

弓箭，一面旗上寫道：「巡哨虎將沒羽箭張清。」左有腿旺，右有丁得孫。哨到童貫寨前，只隔百餘步，勒馬便回。探卒報知，童貫親自到陣前。張清又哨將來，勒馬又回。童貫欲待追戰。左右曰：「此人錦袋中都是石子，百發百中，不可追趕。」

張清連哨三次，只見山後鼓響，轉出五百步軍。李逵樊瑞項充李袞直奔前來。童貫

見了，將鞭梢一指，大隊軍馬，冲突前去。李逵步軍分開兩條路，提着蠻牌，徑奔山脚便走。

童貫大軍趕出山嘴，却是曠野之地，就把軍馬按住，令中軍立起將台，擺作「四鬥斗底陣。」

陣勢方完，忽聽得山後砲響，飛出一彪軍將來。童貫急上將台看時，只見山東一路軍

馬湧來：第一隊軍馬都打紅旗，第二隊雜綵旗，第三隊青旗，第四隊又是雜綵旗。只見山西

一路人馬也湧來：第一隊是雜綵旗，第二隊白旗，第三隊又是雜綵旗，第四隊皂旗。旗後盡

是黃旗，佔住中央戊己上列成陣勢。

正南上的人馬都是紅旗紅甲，朱纓赤馬。旗上金銷南斗六星，下綉朱雀之狀。紅旗

中間一員大將。但見：

盔頂朱纓飄一顆，猩猩袍上花千朵。獅蠻帶束紫玉圍，狻猊甲露黃金鎖。

狼牙棍上鐵釘排，龍駒遍體胭脂抹。紅旗招展半天霞，正按南方丙丁火。

紅旗上寫着『先鋒霹靂火秦明』。左邊是勝水將軍單廷珪，右邊是神火將軍魏定國，勒

馬立于陣前。

東方上的人馬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馬。旗上金鎗東斗四星，下綉青龍之狀。旗下

一員大將。但見：

藍靛包巾光滿目，翡翠征袍花一簇。鎧甲穿鐵扣連環，寶刀閃鑠龍吐玉。

青聰遍體粉團花，戰袍護身鸚鵡綠。碧雲旗動遠山明，正按東方甲乙木。

青旗上寫着『左軍大刀關勝』。左是醜郡馬宣贊，右是井木犴郝思文，勒馬立于陣前。

西方上的人馬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馬。旗上金鎗西斗五星，下綉白虎之狀。旗下

一員大將。但見：

漠漠寒雲護太陰，梨花千朵疊層深。素色羅袍光閃閃，爛銀鐵甲冷森森。

寒霜駿馬如獅子，丈八長鎗若綠沉。一簇旗旛飄雪練，正按西方庚辛金。

白旗上寫着「右軍豹子頭林冲」。左是鎮三山黃信，右是病尉遲孫立，勒馬立于陣前。

北方上人馬都是皂旗黑馬黑甲黑纓。旗上金鎗北斗七星，下綉玄武之狀。旗下一員大將。但見：

層層捲地烏雲起，鐵騎強弓勢莫比。皂羅袍穿龍虎軀，烏油甲披猊猊體。

鞭似烏龍舞兩條，馬如潑墨行千里。七星旗動玄武搖，正按北方壬癸水。

黑旗上寫着「合後雙鞭呼延灼」。左是百勝將韓滔，右是天目將彭玘，勒馬立于陣前。

正中鎗金紅羅傘蓋下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全身結束金鞍白馬。左是正軍師吳學

究，右是副軍師公孫勝，勒馬立于陣前監戰。五十員牙將都列兩旁。

那童貫在將台上，看了梁山泊兵馬，排成九宮八卦陣，軍將豪傑，壯士英雄，嘆曰：「怪道收捕官軍屢敗！原來如此利害！」

看了半晌，聽得宋江陣中擂鼓催戰，童貫即令副先鋒陳濶出陣。陳濶飛馬出陣大罵：

「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尙不投降！」有秦明飛馬出陣。兩馬相交，鬥了二十餘合，秦明手起棍落，把陳彝打死于馬下。東南門旗影裏，虎將董平見秦明得了頭功，拍馬撞過陣來。董平見了，望中軍便走。秦明招動軍馬，一齊搶入陣中來捉董平。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

宋江陣中三隊軍馬，殺得童貫人馬敗走三十里。吳用傳令收兵勿追。衆將回寨，定下「十面埋伏」之計。

童貫敗了一陣，心中憂悶，會集衆將商議。鄆美舉勝曰：「樞相休憂。此寇預先佈下陣勢，我軍初到，不知虛實，因中賊計。且將軍馬停住幾日，將全部軍馬分作長蛇之陣而進，必成大功。」童貫曰：「此計大妙。」傳令整齊三軍。

至第三日，殺奔梁山泊來。八路軍馬分作左右。哨馬回報曰：「前面戰場上並無一

個人。」童貫心疑，來到水泊邊，但見隔水茫茫，都是蘆草。只見對岸一隻小船，船上一人，披蓑戴笠，執竿釣魚。官軍問那漁人曰：「賊在那裏？」漁人不答。童貫令放箭射去，正中漁人笠上，一聲響，箭落下水去了。再放一箭，射到蓑衣上，一聲響，箭也落下水去了。衆人大驚，回馬稟曰：「兩箭皆射不透，不知他穿的甚麼。」童貫令三百能射的來，對着漁人亂射去，箭都落下水裏去了。童貫見射他不死，便差會水戰軍人赴水過去。那漁人便取棹篙在手，近船來的，都打下水去。那漁人回轉船頭，指童貫罵曰：「亂國賊臣，來這裏送命！」童貫大怒，叫馬軍放箭。那漁人大笑，棄了蓑笠，攢入水去了。那漁人是張順。蓑笠都是熟銅打的，故此箭射不透。張順在水底把那水軍盡殺，血水滾起，童貫看得呆了。

小校報曰：「山頂黃旗正在應動。」童貫看了，令三百鐵甲哨馬分作兩隊去哨看。聽得山頂砲響，兩處哨兵報說：「伏兵在此！」鄧美畢勝叫軍士休要亂動。忽山後又砲響震地，飛出一彪軍馬，兩員驍將。怎生打扮？

但見：

黃旗擁出萬山中，燦燦金光射碧空。  
馬似怒濤冲石壁，人如烈火撼天風。

鼓聲震入森羅殿，寶刀劈破太華宮。劍洞暗藏插翅虎，鎗林飛出美髯公。

朱全雷橫帶領五千人馬殺來。鄧美畢勝當先。四將各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朱全雷橫撥馬便走，鄧美畢勝拍馬趕來。

聽得山上砲響，山頂上杏黃旗綉着「替天行道」四字，旗下立着宋江等。童貫見了大怒，令人馬殺上山來拿宋江。大軍人馬分爲兩路，却待上山，山頂上金鼓喧天。童貫怒曰：「吾當自擒這厮！」鄧美諫曰：「彼必有計，不可親往。」童貫曰：「事已到此，豈可退兵？」

聽得後軍吶喊，探子報說：「正西冲出一彪軍來，把後軍截作兩段。」童貫急救時，東邊有一隊人馬殺來，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兩員大將，各引五千軍馬。但見：

對對紅旗開翠抱，爭飛軍馬轉山腰。日烘旗幟青龍見，風擺旌旗朱雀搖。

兩隊精兵皆勇猛，一雙虎將是英豪。秦明手舞狼牙棍，關勝斜橫偃月刀。

那紅旗是秦明，青旗是關勝。二將喝曰：「童貫早納下首級！」童貫大怒，令鄧美來戰關



勝，畢勝去戰秦明。正戰之間，朱仝雷橫殺來，兩下夾攻。童貫軍兵大亂，鄧美畢勝保着童貫便走。

刺斜裏又冲出一彪人馬來，一半白旗，一半黑旗，兩員虎將引五千兵截住去路。但見：

砲似轟雷山石裂，綠林深處顯戈矛。素袍兵出銀河湧，玄甲軍來黑氣浮。

兩股鞭飛風雨驟，一條鎗到鬼神愁。左邊大將呼延灼，右首英雄豹子頭。

那黑旗呼延灼，白旗林冲。二將馬上喝曰：「奸臣童貫，走往那裏去！」殺入軍中來。段鵬舉接住呼延灼交戰，馬萬里接着林冲廝殺。鬥不數合，馬萬里被林冲一矛刺于馬下。段鵬舉撥馬便走，呼延灼趕來，兩軍混戰。

童貫只救春路走回，前面又冲出一彪步軍來，却是魯智深武松殺入陣來，殺得童貫人馬四分五落。

鄧美畢勝保着童貫殺條血路出來，又冲出解珍解寶引步軍五千殺來，却得韓天麟王義併力救出坡心。忽一彪軍又擋住去路，却是董平索超，拍馬直取童貫。王義挺鎗去迎，

被索超手起斧落，砍於馬下。韓天麟被薰平一鎗刺死。

鄧美舉勝保着童貫奔走。四下裏金鼓亂鳴，不知何處人馬。童貫驛馬上山坡看時，

四方馬步軍兵一齊殺來。童貫正慌間，山坡下一簇人馬，乃是吳乘彝李明引後軍救應。

正欲上坡，喊聲又起，飛過楊志史進截住。李明挺鎗來鬥楊志，吳乘彝來戰史進。四將戰

至三十餘合，吳乘彝被史進斬于馬下，楊志斬了李明。童貫與鄧美舉勝在山坡上看了大

驚，不敢下坡。鄧美曰：「望見正南大隊官軍，旗幟不倒，必有救兵到。」看時，却是周信殺

奔山坡邊來，見了童貫商議曰：「乘晚殺出重圍。」鄧美當先，童貫在中，一齊殺下山坡。

聽得四下叫曰：「不要走了童貫！」

乘官兵拚死殺到四更，方殺出城心。忽前面一帶火把，乃是盧俊義楊雄石秀攔住去

路，喝曰：「童貫下馬受縛！」鄧美拍馬舞刀，直取俊義。兩馬鬥了數合，被俊義活捉過馬

來。

舉勝周信段鵬舉保童貫向濟州奔走。山坡後又冲出一隊步軍來，乃是李逵鮑旭項

充李袞，殺得官軍四分五落而走。李逵一斧砍死段鵬舉。

童貫大敗，奔到溪邊，聽得對溪砲響，箭如飛蝗射來。官軍急上岸，胆碎心裂。樹林邊

又轉出一彪軍馬，却是張清鬚旺丁得孫直冲將來。周信便來迎敵，被張清飛石打中鼻梁，

死於馬下。童貫舉勝不敢入濟州，引敗軍連夜奔回東京去了。

宋江素懷歸順之心，不肯盡數追殺，鳴金收軍，都回山寨請功。盧俊義活捉鄒美，解到

寨來，宋江親釋其縛。衆將都到堂上。是日宰牛殺馬，重賞三軍。留鄒美住了三日，送下

山去，鄒美大喜。宋江曰：「冒犯威顏，伏乞恕罪。」宋江等本無異心，要與國家出力，望將軍

回京申奏。」鄒美拜謝不殺之恩，下山回京。

原來用此十面埋伏之計，都是吳用佈置，殺得童貫心胆皆裂，大軍三停折了二停。吳

用曰：「童貫回京，未知聖上如何。」復遣戴宗往京打聽虛實。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十節度議收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當日戴宗往京，劉唐稟曰：『小弟回去。』宋江大喜。當時兩個收拾下山去了。

却說童貫舉勝引殘兵回東京，入城通報，與高太尉相見，請入後堂坐定。童貫把敗軍根由，結果八路都監說一遍。高太尉曰：『樞相休要煩惱。我和你去稟太師，再作道理。』

童貫高俅逕投蔡太師府參見，淚下如雨。蔡京曰：『且休煩惱。我已知你折兵之

事。』高俅曰：『賊居水泊，非船不能征伐，樞相只以馬軍征剿，因此失利。』蔡京曰：『你

折了許多軍馬，怎敢教聖上得知？」

童貫再拜曰：「望乞太師遮蓋。」蔡京曰：「明日只奏暑熱，軍士不服水土，權且罷職。」

回兵。」高俅曰：「若得太師肯保奏，我親去征勦，一鼓可擒。」蔡京曰：「若太尉前去，明日便保你爲帥。」高俅曰：「若得聖旨，便造船隻，水陸並進，指日成功。」蔡京曰：「這事容易。」

正說間，門吏報鄼美回來了。太師喚進，問其緣故。鄼美拜罷，敘說：「宋江但是捉上山，的盡數放回，不肯殺害，因此小將得見鈞顏。」高俅曰：「這是賊人詭計。今後不點近處兵馬，直往山東河北揀選精兵。」

蔡京衆人計議已定，各自回府。次日早朝，蔡京奏曰：「昨命童貫統率大軍進征梁山泊草寇，近因天時炎熱，軍士不服水土，權且罷兵而回。」天子曰：「似此炎熱，不復進矣。」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蔡京曰：「童貫密令於太乙宮待罪，別令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

高俅奏曰：「微臣願効犬馬去勦此賊。」天子曰：「既太尉肯去，任卿選調軍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非用舟船不能得進，乞專旨於梁山泊近處採伐樹木，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錢收買民船，以爲征伐之用。」天子曰：「從卿佈置。」高俅又奏：「只容寬限，以圖成功。」天子命取錦袍金甲賜與高俅，擇吉日出師。

當日朝散。高俅與蔡京曰：「前者有十節度使，多曾與國家建功，且武藝精熟。請發十道劄付文書，仰各部所屬兵一萬，前赴濟州調用。」那十個節度使是誰：

河南河北節度使王煥，上黨太原節度使徐京，淮北弘農節度使王文德，潁州汝南節度使梅展，中山安平節度使張開，江夏零陵節度使楊溫，雲中雁門節度使韓存保，隴西漢陽節度使李從吉，瑯琊彭城節度使項元鎮，清河天水節度使

荆忠

這十節度使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後受招安，得就此職。當下中書省發十道劄付公文，調這十路軍馬去了。

金陵建康府水軍統制官，喚作劉夢龍。那人初生之時，其母夢見一條黑龍入腹，感而

遂生；及至長大，善知水性，因在四川峽江破賊有功，陞授都統制，部領一萬五千水軍，守鎮江

南。高傑取這枝水軍前來聽調，又差步軍牛邦喜拘集河道船隻，來濟州調用。高傑帳下

有兩員名將：黨世英、黨世雄兄弟二人，見做統制官。又去御營內選精兵一萬五千。通共

各處軍馬，一十三萬。諸路差官，供送糧草。高太尉連日整點軍馬。

戴宗、劉唐打聽消息，回寨報知。宋江聞報大驚。吳用曰：「仁兄勿憂。昔日諸葛武

侯用三千兵破曹操八十萬軍。小生久聞十節度的名，多與朝廷建功，只是當初無他對手；

如今一班好弟兄，兄長何足懼哉！他十路軍來，教他先吃我一驚！」宋江曰：「軍師如何

驚他？」吳用曰：「他十路軍馬都到濟州取齊，先令兩個兄弟去濟州界上先殺他一陣，這

是報信與高傑知道。」遂令張清、董平各帶一千軍馬前去；又撥水軍頭領，準備泊子裏奪

船，調撥已定。

却說高傑先撥御林軍馬出城，又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隨征消遣，吉日祭旗登程。大小官員都在長亭餞別。高傑戎裝披掛，騎一匹金鞍戰馬，擁在中軍。後面多是殿帥統制官軍，提轄兵馬，防禦團練等官。軍馬十分齊整，望濟州進發。于路上縱容軍兵擄掠黎民，來到濟州。

有節度使王文德領一路軍馬奔濟州來。到地名鳳尾坡，聽得鑼響，一彪軍馬殺出，當先一將，乃是董平，喝曰：「來的是那裏兵？」梁山好漢在此，早早下馬受縛！」王文德大怒曰：「反國草寇！」拍馬提鎗，直取董平；董平提雙鎗來迎。鬥到三十合，不分勝敗。王文德見贏不得董平，吩咐衆將直冲殺過來。董平亦揮軍奮力冲殺。文德敗走，董平在後追趕。

王文德正走之間，前面又撞出一彪軍來，當先却是張清，大喝：「休走！」手起一石子，打在王文德頭盔上。文德伏在馬鞍上奔走，兩將追上。側首走出一軍來，王文德看時，却是江夏節度使楊溫軍馬救應，董平張清兩路軍方才去了。王文德與楊溫同入濟州。太



守張叔夜接待各路軍馬。

數日之間，報來高太尉大軍到了，十節度迎接入城安歇。高太尉傳令，教十路軍馬城

外屯扎，近山下寨，砍伐木植，搬擄人家門扇，搭蓋高鋪，十分騷擾。高太尉在帥府定論：無銀

使用者，都充頭陣；有銀使用者，留在中軍。虛功濫報，似此奸弊，非止一端。有詩爲證：

無銀疲卒當頭陣，有賄精強殿後兵。正法廢來真可嘆，貪官贖吏競紛紛。

不數日，劉夢龍戰船到，參見高俅。俅喚十節度使商議。王煥等稟曰：「太尉先令馬

步軍去探路，引賊出戰，然後却調水路戰船去勦賊巢，令其兩下不能相顧，賊可破矣。」

高太尉從之，卽撥王煥、徐京爲前部，王文德、梅展爲合後，張開、楊溫爲右軍，韓存保、李從

吉爲左軍，項元鎮、荆忠爲前後救應；使黨世雄引三千精兵協助劉夢龍水軍船隻。得令各

整交鋒。次日，高俅親自出城，水陸並進，望梁山泊來。

且說董平、張清回寨說知，宋江與龐領統率大軍下山，見官兵到來，前軍扎住陣脚。只

見先鋒王煥出馬，使一條長鎗，馬上大叫：「無知草寇！認得大將王煥麼！」宋江出馬曰：「王節度，你年紀高大，恐有差誤，枉了一生清名。」王煥便罵：「你這紋面下吏，安敢抗拒天兵！」挺鎗殺來。宋江馬後林冲出陣，兩馬相交，戰到二十合，不分勝敗。兩下鳴金，各歸本陣。

只見節度使荆忠馬上欠身稟太尉曰：「小將願決一戰。」高太尉便使荆忠出戰。宋江馬後呼延灼來迎。荆忠使一口大桿刀。二將交鋒，鬥到二十合，呼延灼隔過大刀，一鞭打死荆忠於馬下。高俅見折一個節度使，急差項元鎮拍馬出陣。宋江背後董平出戰。兩人鬥不到十合，項元鎮勒馬望陣而走。董平拍馬起來，項元鎮拈弓搭箭，翻身射來，正中董平右臂，棄鎗而走。項元鎮趕來，呼延灼林冲兩騎殺出，救董平回寨。高太尉揮軍混殺。宋江人馬敵不住，四散逃走。高太尉直趕到水泊邊，却調人去接應水路船隻。

且說劉夢龍和黨世雄駕舟望梁山泊來，正行之間，只聽得山坡上礮響，蘆葦裏埋伏小

船齊出，冲斷官船，前後不相接應。劉夢龍和黨世雄急回船時，淺港內都用小船裝載草木填塞斷了，那槳櫓竟搖不動。衆軍棄船下水。劉夢龍赴過水島。黨世雄催救水軍尋港汊深處搖去。只見三隻小船上立着三個人，是阮氏三雄，各執麈尾鎗，殺近前來。黨世雄立在船頭，與阮小二交鋒。阮小五阮小七逼近身來。黨世雄見勢頭不好，跳下水去，只見水底下鑽起張橫來，一把揪住，提上岸來。高太尉見船都被梁山泊收去，船上縛的却是黨世雄水軍，傳令收軍。比及要退，聽得四下裏火炮齊響，不知幾路軍馬殺來。

畢竟高傑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秦明雙奪韓存保

宋江兩敗高太尉

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鈍斧敲

磚易碎，快刀劈水難開。但看髮白齒牙衰，惟有舌根不壞。

却說高太尉急收衆將奪路而走。原來梁山泊只把號炮四下施放，却無伏兵，唬得高

太尉心驚胆落，連夜奔回濟州。計點步軍，折陷不多；水軍折其大半，戰船無一隻回來。劉

夢龍逃命得回。高太尉屯駐軍馬，候牛邦喜拘集戰船到，再議進兵。

宋江先送董平上山，命安道全調治。衆頭領都上山。水軍頭領張橫解董世雄到忠

義堂上請功。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輕監，將奪到船隻收入水寨。

再說高太尉會集諸將商議。上黨節度使徐京稟曰：「小將少年游歷江湖，與一人交游，深通韜略，善曉兵機，姓聞，名煥章，現在東京城外安仁村教學。若得此人來爲參謀，可敵吳用詭計。」

高太尉便着牙將齋毅正鞍馬，星夜回京敦請聞煥章前來參贊軍機。發遣去了，城外報來：「宋江軍馬直到城下搦戰。」高太尉大怒，出城迎敵。呼延灼立馬陣前。高俅看見，罵曰：「你這統連環馬背反的賊！誰去當先？」

雲中節度使韓存保出馬，善使一枝方天畫戟。兩人交馬戰到五十餘合，呼延灼賣陣便走。韓存保趕上，呼延灼勒回馬，兩個又鬥數合，呼延灼分開方天戟又走。存保大叫：「快下馬投降！」呼延灼回馬。兩個在溪邊又鬥了三十餘合，韓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脇下搦來，呼延灼一鞭望韓存保前心打去。兩人各把身子一闪，兩般軍器，都從脇下搦來。呼延灼挾住韓存保，韓存保亦攔住呼延灼。二人在馬上你扯我拽，連人和馬都拽下水去。

了。那兩匹馬跑上岸來。

兩個在溪裏滾，都沒有軍器，只把空拳在水裏廝打。岸上一彪軍馬趕到，爲頭的是張清。衆人下水活捉了韓存保，去尋那馬匹并軍器，與呼延灼上馬，把韓存保背綁在馬上，一齊都奔谷口。前面一彪軍來尋存保，兩軍恰好當住，爲頭兩個節度使是梅展張開。見馬上縛着韓存保，梅展大怒，舞三尖刀直取張清。交馬不到三合，張清便走。梅展趕來，張清回身，一石子正中梅展額角，鮮血迸流。張清急回馬，却被張開一箭射中馬眼，那馬便倒，張清跳在一邊，挺着鎗便來步戰。張清只有飛石子的手段，鎗法却慢。張開救了梅展，再挺鎗來。張開這條鎗神出鬼沒，張清遮攔不住，拖鎗便走，張開奪了韓存保回來。忽喊聲大舉，谷口兩彪軍到，是秦明關勝，張開只得保梅展走了。兩路軍殺入，又奪了韓存保，掩擊官軍退回濟州，只將韓存保解上山寨來。

宋江見縛到韓存保，喝退軍士，親解其縛，就請出黨世雄相見。宋江曰：「二位將軍切勿相疑。宋江等并無異心，若得赦罪招安，情願與國家出力。」韓存保曰：「前者陳太尉

齋詔敕招安，如何不乘機會？」宋江曰：「朝廷詔書寫得不明，因此衆兄弟心皆不服。」

韓存保曰：「朝中無好人維持，致誤國家大事。」

宋江設宴款待，次日具備鞍馬，送下山來，回見高太尉，說宋江放回之事。高俅曰：「有

何面目見吾！」命推出斬之。王煥等官跪下稟曰：「非干二人之罪，乃是宋江與用之謀。

若斬此二人，反被賊人恥笑。」衆人苦告，方饒性命，削去官職，發回東京太乙宮聽罪。

韓存保是韓忠彥姪兒。忠彥乃是國老太師，朝廷官員多有出他門下。今有個門館

教授，姓鄭，名居忠，見任御史大夫。韓存保把被擒事告訴他。居忠帶存保來見尚書余深，

同議此事。余深曰：「要稟知蔡太師方可回奏。」二人來見。蔡京曰：「前番如此無禮，

難以招安。」余尚書曰：「前番招安，皆爲使者不佈朝廷德意，專說利害，以此不能成事。」

蔡京方允。來日早朝，天子升殿，蔡京奏再降詔敕，令人招安。天子曰：「現今高太尉

使人來請聞煥章爲參謀，就命此人爲使前去。如肯來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敕高太尉進

兵勦捕。」蔡太師寫成草詔，一面取聞煥章赴京收拾起行。有詩爲證：

教學先生最有才，天書特地召將來。展開說地談天口，便使恩光被草萊。

却說高傑正在濟州煩惱。門吏報曰：「牛邦喜到。」喚入拜罷，問曰：「船隻何如？」邦喜稟曰：「各路拘集得大小船共計二千五百餘隻，都到河下。」太尉傳令把船都放入關港，每二隻一排，上用板鋪，船尾用鐵練鎖定。軍士上了船，訓練半月之久。

却說吳用與劉唐授計衆水軍頭領，準備小船，船艙裏裝載蘆草乾柴，藏着硫磺礮藥，放凌振於高山上放炮爲號；又於水邊樹木叢雜處，都縛旌旗，鳴金擊鼓，多設火炮，虛屯人馬；請公孫勝作法借風，旱路分三隊軍馬救應。分撥已定。

却說高太尉催水路統軍牛邦喜與劉夢龍、黨世英水陸並進，殺奔梁山泊來。水路船隻直入水泊深處，只見兩隻漁船，有兩個人拍手大笑。劉夢龍叫放箭亂射，漁人都跳下水。



底。劉夢龍催勦戰船，漸近金沙灘，柳陰中一聲炮響，鼓角齊鳴，左邊閃出秦明，右邊沖出呼延灼，各帶五百軍馬截出水邊。牛邦喜便教後船且退。山頂上連珠炮響，蘆葦中颯颯有聲，却是公孫勝披髮仗劍，在山上祭風。

須臾，白浪掀天，黑雲罩地，紅日無光，狂風大作。劉唐點着火把，烈焰飛天，前後戰船一齊燒着。劉夢龍見滿港戰船都着，只得跳下水裏逃生。童威童猛李俊看見，便鑽入水捉上船來。牛邦喜却被張橫劈頭揪住捉了。殺得水面屍浮逐浪，血浪波心。黨世英逃回。李俊捉劉夢龍，張橫捉牛邦喜，欲解上山，又恐放了他，乃斬首山下。

高俅引軍來策應，見軍士從水裏逃命，回說被火烧了船。高俅心慌，急引軍回時，山前沖出一彪軍來，當先索超拍馬搶來。王煥挺鎗來迎，鬥上五合，索超便走。高俅引軍追趕，背後林冲殺來，高俅便走。楊志趕來又殺一陣，朱仝又趕殺一陣。此是吳用使追趕之計。見前面又攔截，後面又趕殺，因此太尉被趕着慌，飛奔濟州，入城已三更。楊雄石秀埋伏下五百步軍放火，驚得太尉魂不附體，點軍折其大半。

次日，高俅悶坐，報天使到。高俅出迎。聞煥章說招安一事，同進帥府商議。太尉思付：「若不招安，連折兩番，待要招安，又無面目回京。」主意不定。

這濟州有個老吏，叫王瑾，平生心毒，人都呼爲「剜心王」，却是太守張叔夜攬在此地聽用；見高俅不樂，跪下稟曰：「貴人不必沉吟。詔書上道是「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明日開詔時，却分作兩句讀：將「除宋江」做一句，「盧俊義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另作一句。賺他入城，殺了宋江，則蛇無頭而不行矣。不知貴意如何？」

高俅大喜，卽陸王瑾爲帥府長史，便與聞參謀計議。聞煥章諫曰：「只可依正理而行，不可行詭計。倘宋江手下有人識破時，翻變起來，深爲未便。」高俅不聽聞煥章之言，使人往梁山泊令宋江等前來濟州城聽詔。有詩爲證：

遠奉丹書出大邦，諄諄天詔欲招降。高俅輕信奸人語，要構陰謀害宋江。

宋江正與吳用等商議。忽小校報曰：「朝廷遣天使招安。」宋江令衆頭領都去聽

詔。吳用曰：「恐有詭計，亦須防備。」即令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領步軍一千埋伏在濟州西路，再令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矮虎孫新張青領馬軍一千埋伏在濟州東路，只聽連珠炮響，一齊接應。分調已定，衆頭領都下山，留水軍頭領守寨。只因高俅不聽聞煥章之言：

致令一紙君王詔，惹起全班壯士心。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張順擊漏海獸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乾坤日月如梭急，萬死千生如瞬息。只因政化多乖違，奮劍揮戈動凶吉。

梁山義士真英豪，矢志忠義冲雲霄。朝廷遣將非仁義，教令壯士費功勞。高

俵不奉朝廷意，殺猶縈心竟如魅。詔書遠戾害萌生，濟州黎庶肝塗地。仁存

方寸不在多，機關萬種待如何。九重天遠豈知得，紛紛寰宇興干戈。

却說高太尉傳令，將各路軍馬收入城中，北門上立黃旗一面，上書「天詔」二字。宋

江當日先差張清引五百哨馬到濟州城邊轉了一遭，望北去了。高俵自臨城上，大張廳蓋，

前設香案。宋江軍馬已到，在馬上欠身與太尉聲喏。太尉使人叫曰：「朝廷招安汝等，如何披甲前來？」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曰：「不知詔意何如，因此未去介冑。望太尉周全，乞喚在城百姓一同聽詔，那時承恩卸甲。」

太尉出令，喚着老百姓都上城聽詔。宋江看見城上百姓，方纔向前，鳴鼓一通，衆將下馬；鳴鼓二通，方卸甲冑；鳴鼓三通，衆將步行到城下，拱手共聽城上開讀詔書。天使讀曰：

制曰：人之本心，初無二端；國之恆道，俱是一理。作善則爲良民，造惡則爲逆黨。此非正命，深可憫焉！朕聞梁山泊聚衆日久，幸蒙善化，丕復良心。今差

天使頒降詔書，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其爲首者詣

京謝恩，協從等衆各歸鄉里，毋違朕意，以負汝懷。嗚呼！速沾雨露，以遂去邪

歸正之心，毋犯雷霆，當效革故鼎新之意。故茲詔示，各宜知悉。

當時吳用正聽讀到「除宋江」三字，以目視花榮。花榮大叫：「既不赦俺哥哥，我等投降則其！」搭上箭，望着開詔使者，一箭射去，正中面門。衆好漢依舊戎裝，亂箭望城內

射去。四門冲出軍馬來，宋江等一齊上馬走。官軍趕來，只見後軍炮響，東有李逵，西有扈三娘殺來。官軍急退，宋江等回身殺到，三面夾攻，官軍大亂，殺死不計其數。宋江收軍，自回梁山泊去。太尉表奏朝廷，說宋江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寫密書與蔡太師童樞密楊太尉，教奏天子星夜發軍前來助敵。

却說蔡太師逕奏天子，天子聞奏，降敕教諸路各助軍馬，並聽高太尉調遣；又於御營前撥二將：一個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管帶左儀衛親軍指揮使護駕將軍丘岳，一個是八十萬禁軍副教頭管帶右儀衛親軍指揮使護駕將軍周昂。二將領旨，選壯軍次日出城，望濟州進發。

且說高太尉使人砍伐大樹，就濟州城外，監造戰船，出榜招募水軍。當下有一匠人，姓葉，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會造船；因過梁山泊被劫，流落濟州；知高太尉造船，遂畫成船樣來

稟曰：「前者恩相以船進征，皆不得法，難以用武。若收此寇，必造大船數百。最大者名爲『海嶽船』，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船上可容數百人，每邊用二十人踏動，外用蓬護，以蔽箭矢；船上造弩樓，聽鼓柝一響，水軍一齊踏動，其船如飛；若遇敵軍，船上伏弩齊發，他將何物抵當？其第二等船名爲『小海嶽船』，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車，船中可容百人，前後都釘長釘，前面亦立弩樓；這船却行小港，當住伏兵。若依此計，指日成功。」

高太尉看了圖樣大喜，便教葉春監造戰船，都限日要造成交納；示各府州縣，依樣製造。如若違誤，以軍令處置。各處百姓受累，苦不可當，死者極多。有詩爲證：

井娃小兒豈知天？可恨高俅聽詭言。  
畢竟嶽船難取勝，傷財勞衆枉徒然！

却說各處添撥水軍陸續都到濟州聽調；又丘岳周昂軍到。太尉慰勞已畢。

却說宋江與吳用曰：「兩次招安都傷了大使，朝廷必又添兵來征伐。」忽據卒報曰：

「高俅招募水軍，教葉春造大小海鳧船數百隻，東京又遣二將前來助戰。」宋江曰：「似此大船，游飛水面，如何破得？」吳用笑曰：「只消幾個水軍頭領便了事也。料造這大船，必數旬方成，可教一兩個兄弟去那造船廠裏先鬧他一遭。」宋江依計，喚張清孫新扮作民夫，雜在廠裏去，却教時遷段景住接應。衆人得令，下山行事。

却說張清孫新到城下，雜在人叢裏，也去拽木頭投廠裏去。入到裏面，投做飯桶下去躲道。孫二娘顧大嫂各提着飯桶，隨着一般送飯的婦人入去。約二更時分，孫新張清在左邊放火，顧大嫂孫二娘在右邊放火。兩下火起，匠人民夫，各自逃生。

高太尉正睡間，忽聽報曰：「船廠裏火起。」卽差丘岳周昂各引本部軍兵出城救火。不多時，城樓上又火起。高太尉自引軍上城救火時，又報西草場內火起，照耀如同白日。丘周二將引軍去西草場中救火時，只聽喊聲連天，却是張清引五百驍騎先去埋伏，看見軍來救應，便殺將來，正迎着丘岳周昂。



張清大喝曰：「梁山泊好漢在此！」丘岳舞刀來迎。張清一石子打去，丘岳翻身落馬。周昂死戰，救丘岳去了。却見王煥、徐京、楊溫、李從吉四路軍到，張清方引軍回營。官軍恐有伏兵，不敢來追。天色已明，高太尉教看丘岳，中傷打落四齒，令醫療治，一面教節度使四邊下寨，早晚防備。

却說張清孫新時邊段景住回寨說知，宋江大喜。不日葉春造船已完，高太尉催趕水軍上船演習。葉春請太尉并節度使看船，把海鯨船二百餘隻分佈水面操演。鼓響處，兩邊一齊踏動水車，端的似星飛雲走。高太尉看了大喜，教取金銀賞賜葉春，餘匠歸家。丘岳瘡口已痊。衆節度使請高俅致祭水神，禮畢，教原帶來歌兒舞女，令上船作樂侍宴；一面教軍健車船演習，飛走水面，終夕不散。一連三日，筵宴不開船。忽報梁山泊有人貼詩一首於濟州城下，揭得在此呈上。詩曰：

生擒楊鐵與高俅，掃蕩中原四百州。便有海鯨船萬艘，俱來泊內一齊休。

高太尉看詩大怒，遂撥軍遣將陸路周昂、王煥領兵策應，項元鎮、楊溫領兵一萬直至梁山泊大路廝殺。原來梁山泊四面八方都是野水，只有山前大路是宋公明新開的。高俅令前軍截住路口，其餘都跟上船征進。聞參謀諫曰：「主帥只可監陸路進發，不可親臨險地。」高太尉曰：「前番不至其地，以至失陷，今造大船，若不親督，如何擒賊？」不聽聞參謀之言，遂撥三十號大海鯨船與先鋒丘岳并徐京、梅展，撥五十隻小海鯨船令王瑾、葉春在船頭上立兩面大綉旗，上書兩行金字道：「樓海翻江冲白浪，安邦定國滅妖氛。」

高太尉聞參謀引着歌兒舞女自守中軍，令王文德、李從吉在後船壓陣。此是十一月中，俱望梁山泊奔來。宋江、吳用已知，預先排佈已定。只見一隊船來迎敵，船上插白旗，寫曰：「阮氏三雄。」先鋒便教前船將火箭火炮一齊打放。那三阮發聲喊，齊跳下水。丘岳等奪了空船。

行不數里，又見三隻快船搶來，中央是孟康，左童威，右童猛。丘岳又教放火箭，發聲喊，三個又跳下水去。丘岳等又奪得空船。再行三里，又見三隻船搖來，船上一面紅旗，上寫

着「混江龍李俊」左張橫，右張順，高聲大叫曰：「承送船來。」到泊裏都跳下水去。此是隆冬天氣，官船上水軍那敢下水！只聽得梁山泊山頂上號炮連響，蘆葦裏鑽出小船千隻來。大海嶽要動時，水車都踏不動。原來水底下却用木植都填塞了車板，放箭時個個頂片板遮護，運將擄來混戰。

高太尉聞參謀在中軍船上。軍士喊曰：「船底漏水將沉，水底必有人鑿破船底，滾入水來了！」又見四下小船如蟻，望大船邊來。高俅爬到弩樓上殺，忽水底下一人走上船來說道：「太尉，我救你。」高俅不認得這人却是張順，近前一手揪住高俅丟下水去。堪嗟國欺君賊，兩作生擒敗陣人！

攻戰艤船事已空，高俅人馬竟無功。朝廷奉命勳王將，却教生擒水泊中！

榜邊兩隻小船飛來捉太尉上船去。前船丘岳，被楊林一刀砍下水去。徐京梅展見殺了丘岳，兩個奔來殺楊林。又鑽出鄒天壽、薛永、李忠、曹正一齊殺出，將梅展一鎗攔腰。宋江盧俊義各分兵水陸進攻，宋江掌水路，盧俊義掌旱路，引軍馬從大路殺出，與先鋒

周昂王煥相迎。兩將門到二十餘合，聽得一聲喊起，東南關勝秦明，西南林冲呼延灼，四下殺來。項元鎮張開周昂王煥不敢戀戰，奪路逃入濟州城中。

且說宋江水路捉了高俅開煥章等，并歌兒舞女一應盡掠過船，鳴金收軍，解投大寨。張順解到高俅，宋江慌忙下堂接住，便取新衣與高俅換了，扶上堂來，納頭便拜，口稱死罪。高俅慌忙答禮。拜罷，隨後童威童猛解到徐京；李俊張橫解到王文德；楊雄石秀解到楊溫；三阮解到李從吉；鄭天壽薛永李忠曹正解到梅展；楊林獻丘岳首級；李雲湯隆杜興獻葉春；王瑾首級；解珍解寶掠到開煥章并歌兒舞女一一都獻功了。只周昂王煥項元鎮張開逃去。

宋江都教換衣請到忠義堂列坐，——但是活捉的軍士盡數放回濟州——大設筵宴。宋江把盞曰：「紋面小吏安敢反逆聖朝？雖沾天恩，中間奸弊，難以屢陳。望乞太尉救拔，得瞻天日，當以厚報。」高俅曰：「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當奏請降赦，前來招安。」

宋江大喜拜謝。大小頭領殷勤相勸。高太尉回答，不覺放出狂瀆，自言「我自幼學得一身相撲，天下無對。」盧俊義却也醉了，指着燕青曰：「吾此弟也會相撲，二番佔岳交爭，未逢敵手。」

高俅使起身要與燕青比勢。衆頭領見宋江敬他是朝廷太尉，只得隨他說，不想要勸逼燕青相撲。衆人都起身來看。宋江亦醉，主張不定。兩個便脫衣。宋江教將軟褥鋪地。兩個正立門戶，高俅搶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摔得定，只一交，癱翻在地褥上。宋江盧俊義慌忙扶起穿衣，都笑道：「太尉醉了，切乞恕罪。」高俅惶恐，扶入歇了。

次日備酒送行。高俅曰：「義士可救精細之人，跟我去面奏天子降詔。」宋江與吳用商議，教蕭讓樂和同去。太尉曰：「既義士相託，便留開參謀在此爲質。」宋江大喜，送太尉下山而別。太尉與二人望濟州回京。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賺蕭讓

混沌初分氣磅礴，人王稟性有慈濁。聖君賢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閣。

忠良聞者盡歡欣，邪佞聽時俱忿躍。歷代相傳到宋朝，昱星致曠方天角。宜

和年上亂縱橫，梁山泊內如期約。百單八位盡英雄，乘時播亂居山東。替天

行道存忠義，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陣破遼國，大小諸將皆成功。清溪洞

裏擒方臘，雁行零落悲秋風。事事集成忠義傳，相資談笑江湖中。

梁山泊水戰三勝高俅，盡擒其軍，宋江不肯殺害，盡數放回。高太尉就帶蕭讓樂和到

京聽候招安，留下聞參謀在寨。宋江與衆商議曰：「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實。」吳用笑曰：「此人蜂目蛇行，是個轉目無恩之人。他今折軍損將，回京必然推病不出，朦朧回奏，將樂和蕭讓軟監在府，娶等招安，空自妄想。」宋江曰：「似此奈何？」吳用曰：「兄長再使兩個兄弟到京打點關節，此爲上計。」宋江曰：「此事關係甚大，誰可前行？」燕青曰：「舊年鬧東京是我同去，李師師家息肩；如今小弟多帶金珠再去那裏，息肩轉動，見機而作。」戴宗時遷曰：「小弟願同一往。」朱武曰：「兄長昔日打華州之時，曾與宿太尉有恩，若得此人奏達天子，事必濟矣。」

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應此人身。」便請聞參謀問曰：「相公會認得太尉宿元景麼？」聞煥章曰：「他是小生窗友；其人極是仁慈，深得上意。」宋江曰：「高太尉回京必不啓奏招安；昔日宿太尉在華州降香，曾與宋江一面之交，欲圖此謀如何？」聞參謀答曰：「在下當修書奉去。」宋江大喜，即教聞參謀修書，又占玄女課得大吉之兆，置酒與燕青戴宗送行。

燕青戴宗收拾金珠，扮作公人，辭別衆頭領來到東京城下。把門軍曰：「殿帥府有鈞旨，恐梁山泊賊人夾帶入城，因此盤詰。」燕青笑曰：「俺從小在開封府走遞公文，何須盤詰？」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與他看。監門官曰：「既是開封府公人，放他入去。」燕青收了公文，與戴宗兩個逕奔開封府前來，客店安下。

兩肩行李奔東京，晝夜兼行不住程。盤詰徒勞空費力，禁門安識此深情？

次日，燕青扮作小閹模樣，取了金珠，吩咐戴宗曰：「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倘有些決撒，哥哥快自回去。」戴宗應允。燕青逕投李師師家來，到門首，揭起綉簾，行到裏面，咳嗽一聲，丫鬢出見，便傳與李媽媽。李媽媽出來見了燕青，吃了一驚，問曰：「你如何又來我家？」燕青拜罷曰：「特來拜謁娘子。自有話說。」李媽媽曰：「前番多被連累，有話便說。」燕青曰：「請娘子相見，方才說得。」李師師在屏風後聽了，轉將出來，別是一般風韻。但見：

容貌似海棠滋曉露，腰肢如楊柳舞春風。  
渾疑閨苑瓊姬，絕勝桂宮仙姊。



又有詩曰：

秋水精神瑞雪標，芳容麗質更妖嬈。  
勸來玉指纖纖軟，行處金蓮步步嬌。

鳳眼半彎戴琥珀，猩唇一點露櫻桃。  
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更難消。

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款款湘裙，行到客位。燕青忙整衣冠與李師師拜見。李師師

亦答了禮，曰：「前者驚得我安身無處。你當初瞞我說是張閑，那兩個是山東客人，後弄出

大事來，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時，却不滿門遭禍。未知前日來者是誰？你須實說。」燕

青曰：「小弟說出，娘子休驚。前番那上頭坐的黑漢正是宋江。第二位便是柴進，是柴世

宗嫡派玄孫。其外是戴宗李逵。小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呼爲浪子燕青。當初俺哥

哥來東京，求見娘子尊顏，非圖買笑；久聞娘子際遇天子，以此來告訴衷曲，望將替天行道之

心，上達天聽，早得招安。不想驚唬娘子。今俺哥哥無可謝送，聊具微物奉敬。望乞笑

留。」

燕青道罷，打開帕子，堆在桌上，都是金珠寶貝器皿。那虔婆愛財，一見便喜，忙救收拾

過了，便請燕青進小閣兒坐定，安排酒饌。李師師親自相陪。李師師曰：「久聞義士大名，奈緣無人與你們作成，因此屈沉水泊。」燕青又將二次招安事說了一番。李師師曰：

「我盡知了。且開懷暢飲幾杯。」

酒至半酣，李師師見燕青人物風雅，却以亂言撩撥，引誘風情。燕青是伶俐之人，如何

不省得，只怕誤其大事，那裏敢惹。李師師曰：「聞知哥哥精於諸般樂藝，願聞見教。」燕

青答曰：「小弟略知得些，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李師師曰：「我便先吹一曲奉勸。」

喚丫鬟取過一管鳳簫來。李師師吹動，端的有穿雲裂石之聲。

俊俏烟花暗有情，玉簫吹出鳳凰聲。燕青亦是心伶俐，一曲穿雲人太清。

燕青聽了，喝采不已。李師師遞過簫來與燕青吹。燕青要師師歡喜，接過簫來，便吹

一曲。李師師聽了，喜不自勝，取過檀板，撥清音，唱妙詞一首。燕青相和。果然是玉環齊

鳴，黃鶯雙轉。李師師執杯，親與燕青奉酒殷勤，放出妖嬈聲來。燕青唯諾而已。李師師

笑曰：「聞哥哥好身花綉，願求一觀。」燕青笑曰：「小子賤體，怎敢在娘子跟前脫衣裸

體。

李師師再三要看，燕青只得脫膊下來。李師師看見甚愛，將手來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衣。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又將言語調他。燕青恐怕弄假成真，心生一計曰：「請問娘子今年貴庚？」李師師答曰：「今年二十七歲。」燕青曰：「小子今年二十五。」既蒙娘子錯愛，願拜爲姐姐何如？」說罷，便納頭拜了四拜。這是燕青鎖定那婦人一點邪心中，問好幹大事。

李師師曰：「小哥只在我家安歇。」燕青曰：「既蒙錯愛，回店中去取行李便來。」

李師師曰：「我這裏專望。」

燕青別了李師師，逕到客店中，把前事說與二人知道。戴宗曰：「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燕青曰：「好漢處世，若爲酒色失其大事，此與禽獸何異？」戴宗曰：「乘此機會，你當速去，善觀方便，早幹了事便回。」

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銀并幾件行李，再回李師師家，將一半散與全家大小，無一個不

歡喜都叫『叔叔』收拾一間房與燕青安歇。至夜靜時，人傳報：『天子今晚到來。』燕青聽得，便去拜告李師師曰：『姐姐做個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書的一紙御筆教書，實出姐姐之德。』李師師曰：『今晚教你見天子一面，自有下落。』

看看月色朦朧，花香馥郁，蘭麝芬芳，只見道君皇帝引着一個小黃門，扮作白衣秀士，從地道中運到李師師後門，來到閣子裏坐下，輝煌燈燭。李師師整肅衣冠，前來接駕。拜舞已畢，天子命去冠裳，『小衣相待寡人。』李師師承旨，去了冠服，迎駕入房，擺設異品饌饌，舉杯上勸。天子大喜，教：『愛卿，賜你同榻並坐。』

李師師見天子歡喜，奏曰：『賤人有個姑舅兄弟，從小流落在外，今日才歸，要見聖上，未敢擅便。』天子曰：『既是愛卿兄弟，便宜來見寡人何妨？』遂引燕青直到房內，面見天子。燕青便山呼萬歲。天子見燕青人物，先有顧愛之心。

李師師教燕青吹簫，伏侍聖上飲酒，又教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曰：『臣所記之曲，無非是淫詞豔曲，惟恐獲罪。』天子曰：『寡人私行妓館，正要聽時新豔曲。卿只顧唱來。』

燕青接過象板，頓開喉嚨，唱漁家樂一曲。道是：

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相思，腸斷何時了？燕子不來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兒

小。薄倖郎君何時到？暗想當初，莫要相逢好。着我好夢欲成還又覺，綠窗

但覺鶯聲晚！

燕青唱罷，好似黃鸝弄巧，聲韻悠揚。天子甚喜，即命再唱。燕青拜伏奏曰：「臣粗鄙

俗調，恐不足聖聽。」天子曰：「取樂而已，何妨之有？」燕青又唱套減字木蘭花一曲道：

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彌地，罪惡難分顛倒。有人

提出火坑日，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須把大恩人報！

燕青唱罷，天子失驚，問曰：「聊何故唱此曲？」燕青大哭，拜於地下，奏曰：「臣有彌天

之罪，不敢奏上。」天子曰：「赦汝無罪。」燕青奏曰：「臣自幼流落山東，路經梁山泊過，

被掠上山，住了二年，今日方得脫身，走回京師。雖見姐姐，誠恐被人拿捉，難以分說。」李

師師曰：「望陛下作主。」天子笑曰：「你既是李行首兄弟，誰敢拿你？」

燕青以目視李師師。李師師撒嬌撒癡，奏天子曰：「望陛下親賜一道敕書，他才放心。」天子曰：「又無御寶在此，如何寫得？」師師曰：「陛下親書御筆，便勝似御寶。」天子允奏，命取文房，舉筆問燕青姓名。燕青曰：「臣喚作燕青。」天子便寫御書一道：「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盧靖道君皇帝，特敕燕青本身一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下面押個御筆花字。

燕青叩首受命。李師師亦謝了恩。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二年，必知那裏備細？」燕青曰：「宋江這夥人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常以忠義爲主，不敢侵占州府，不敢擾害良民，只是早望招安，與國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兩番降詔招安，如何抗拒不降？」燕青曰：「頭一番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招安之言，更兼換了御酒，因此變了事情。第二次招安，故把詔書讀破『除宋江』一句，因此又激變了。童樞密引兵到，只一陣殺得片甲不回。高太尉進征，軍馬三停折了二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許了招安，方才放回，却留聞參謀在彼質當。」

當時天子聽罷，嘆曰：「寡人怎知此事？」董貫回朝奏說：「軍士不服暑熱，權且罷兵。」高傑回奏曰：「患病不能征進。」李師師奏曰：「陛下身居九重，却被奸臣作弊。」天子嗟嘆不已。夜靜更深，燕青收了赦書，叩頭謝恩而去，自去歇息。天子與李師師同寢。此夜宮車暗出遊，青樓深處樂網繆。當筵誘得龍章旨，遂使英雄志願酬。當夜五更，內侍黃門接駕去了。

燕青起來，逕到店中，對戴宗說知。兩個打點金珠，取出開參謀書，逕投宿太尉府中來見。太尉升廳，燕青直入見。太尉問是那裏公幹。燕青曰：「小人從山東來，有開參謀書札上呈。」太尉看了封皮，說道：「却原來是我同窗的開煥章。」拆書看曰：

太尉恩相鉤座前，賤子自髫年時，出入門牆，已經三十載矣。昨蒙高殿帥喚至軍前參謀大事，奈緣勸諫不從，三番敗績，言之甚羞。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陷於縲紲。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慈，不忍加害。目今高殿帥帶領梁山泊蕭讓樂和赴京，欲請招安，留賤子在此質當。萬望恩相金言，早晚於天子前題奏，

早降招安之典，俾令義士宋公明等早得沾恩釋罪，建功立業，非特國家之幸甚，實天下之幸甚也。立功名於萬古，見義勇於千秋，救取賤子，實頓再生之賜！拂楮拳拳，幸垂照察。不勝激切之至！

宿太尉看書大驚，問曰：「你是何人？」燕青答曰：「小人是梁山泊燕青。昔日太尉在華州進香時，多曾伏侍恩相。」便向身邊取過金珠奉上，曰：「宋公明上獻此微物，聊表寸心。只望太尉於天子前題奏招安，則梁山泊之衆，皆感大恩。」宿太尉聽罷，收了金珠，教燕青且退。

燕青和戴宗回店中商議曰：「這兩件事完矣，只有蕭讓樂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曰：「我和你依舊扮作公人去太尉府前伺候，賺得一個通了消息，自有計較。」兩人逕投太平橋來。只見高府裏一個僕候出來，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曰：「請幹辦到茶坊中說話。」兩人入茶坊中，與戴宗相見，同坐吃茶。

燕青曰：「實不瞞幹辦說，前日太尉從梁山泊來，帶得兩個人，一個叫做樂和，與我這哥



哥是親眷，要見他一面，相央幹辦引他來一會，就送這錠銀子與足下。」那人便曰：「這兩人在太尉後花園中宿歇，我引來與你相見。」那人便起身吩咐曰：「你兩個只在這裏等我。」還入府去了。有詩爲證：

相府深沉未許開，一時計策便安排。  
燕青當下傳消息，引出蛟龍入海來。

少時，只見那虞候慌忙出來曰：「叫出在耳房了。」燕青就把銀子與他，虞候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曰：「我同戴宗在此，定計賺你兩人出來。」樂和曰：「今高太尉把我們養在後花園中，牆垣又高，如何能夠出來？」燕青曰：「靠牆有樹麼？」樂和曰：「傍牆有大柳樹。」燕青曰：「今夜只聽咳嗽爲號，我在外面拋入兩條索子，你在柳樹上把索子縛了，我二人在牆外把索子扯緊，你兩個就從索子上盤將出來。四更爲期，不可失約。」

那虞候曰：「你兩人只管說甚麼？倘人撞見不便。」樂和只得入去，暗通蕭讓。燕青與戴宗說知，就街上買兩條粗索，藏在身邊，先在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原來他府後是條河，河邊有一隻空船，纜着。兩個潛入船裏伏了。

看看更樓已打四更，兩個便來咳嗽。只聽得牆內咳嗽，燕青便把索子拋將過去，約莫裏面拴繫牢了，二人在外拽定索子。只見樂和先盤出牆，隨後蕭讓也溜下來。四人趁天未明，回店敲開店門，打火做飯，算還店錢，等開城門，一湧而出，望梁山泊回報消息。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樓集 征四寇 第十四回

## 第十一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燕青心胆堅如鐵，外貌風流卻異常。花柳叢中逢妓女，洞房深處遇君王。

只因姓字題金榜，致使皇恩降玉章。持本御書丹詔去，英雄從此作忠良。

却說高太尉府中從人次日送飯與蕭讓樂和吃，房中不見二人，來花園中見柳樹上縛着兩條粗索，已知走了，只得報知太尉。高俅聽了，越添愁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

次日，天子陞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星斗依稀玉漏殘，鏗鏘環珮列千官。  
露凝仙掌金盤冷，月映瑤池寶闕寒。

禁柳綠連青瑣闥，宮桃紅壓碧欄杆。皇風清穆乾坤泰，千載君臣會合難。

當日天子駕坐文德殿，文武分班侍立。天子令近臣宣樞密使童貫出班問曰：「去歲統軍

征勦梁山泊，勝負如何？」童貫奏曰：「臣去歲統軍征取，正值暑熱，軍兵患病，權且罷兵。

次日降詔，此賊不服招安。」天子喝曰：「都是汝等奸佞之臣，瞞着寡人，去歲引兵去討，

片甲無回；次後高俅自己遭擒，宋江不殺放回，寡人體訪得明。宋江等不掠良民，只待招安，

汝等不體朕意，害國家大事。本欲拿問，看汝先建功績，權恕這遭，再犯定行處治！」童貫

驚得汗流浹背，退立一旁。天子宣翰林學士，「與寡人親修丹詔，前去招撫宋江等。」

聖宣未罷，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奏曰：「臣雖不才，願齋詔往。」天子大喜曰：「待朕

御筆親書丹詔。」近臣捧過文房四寶，寫訖，又用了御寶，命庫官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

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疋，綠錦七十二疋，皇封御酒一百單八瓶，盡付宿元景；又贈金字招安

御旗一面，限日就行。宿太尉拜辭出朝。正是：鳳凰御禁裏，銜出紫泥書。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出朝房，共喜懷柔邁漢唐。珍重使臣宣帝澤，曾看水滸盡來降。

且說宿太尉齋送御酒金銀牌面緞疋之物，打起御賜金字黃旗，衆官相送出城，投濟州進發。

却說戴宗燕青蕭讓樂和四人連夜到山寨，把上件事說與宋公明知。燕青取出皇帝御筆敕書與衆人看。吳用曰：「此回必有佳音。」宋江大喜。不數日，忽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齋丹詔前來招安，不日到也。」宋江聽罷，即傳將令，分撥人員，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處台棚，上面結綵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於各棚去處迎接詔敕。每一座台棚上撥一個小頭目監造，準備筵宴。

且說宿太尉一行人馬迤邐到濟州，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了。宿太尉曰：「天子近聞梁山泊以忠義爲主，不侵州郡，今差下官齋到御筆親書丹詔，敕賜金銀牌面

錦綬御酒，來此招安。」張叔夜曰：「這夥人若蒙招安，必存忠義報國矣。」宿太尉曰：「煩太守往山寨報知。」張叔夜曰：「願往。」隨即帶了隨從出城，逕投梁山泊來。

早有小頭目接着，報知寨裏。宋江慌忙下山，迎接到忠義堂上。禮畢，張叔夜曰：「恭

喜，朝廷特差殿前宿太尉齋御筆親書丹詔前來招安，現到濟州城內，義士可以准備迎接詔旨。」宋江欲留張叔夜，叔夜曰：「太尉專等回音，改日再會。」宋江令托出金銀相送，張太守笑曰：「某非爲此而來，決然不受。」宋江曰：「微物勿却。」張叔夜曰：「多謝義士厚意。且留大寨，事完之後，却來領受。」這太守可謂「廉以律身」者也。

賢良太守來傳信，便把黃金作餞行。固讓當時尊義士，一潭秋月見分明。

宋江便差吳用、朱武、蕭讓、樂和四個跟隨張太守下山往濟州迎接，直到館驛中參見太尉。拜罷，太尉問其姓氏。吳用答曰：「小人吳用。他乃朱武、蕭讓、樂和。承兄長宋江之命，特來迎接恩相，約定後日衆人離寨三十里外相迎。」宿太尉大喜曰：「下官知汝兄弟素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目今天子悉已知之，敕命下官持丹詔特來招安，汝等勿疑。」吳

用等拜謝。張叔夜一面設宴款待。

第三日，裝起香車三座，將御酒金銀牌面紅綠錦緞各一處扛抬，龍亭內安置詔書。

太尉上馬隨龍亭後。太守張叔夜吳用等各乘馬隨後。前面打着金字招安御賜黃旗。

出了濟州，未及十里，迎着山棚。宿太尉見上面結綵懸花，下面笙簫鼓樂，隨道迎接，一路如

此。再行十數里，望見香烟馥郁，宋江盧俊義等伏道相迎。見過了太尉，將恩詔迎至水泊，

但見有千百隻船迎來接了過去，直至金沙灘上岸。三關之下，鼓樂喧天，直至忠義堂前下

馬。龍亭香車，抬放忠義堂上。將御書丹詔安放几案上，金銀牌面紅綠錦緞并御酒排於

左右桌上。宋江盧俊義奉請太尉太守上堂設座。右邊立着蕭讓，左邊立着裴宣，宋江等

都跪在堂前。裴宣贊禮。蕭讓讀詔曰：

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以安天下，行禮樂以安海內，公賞罰以定干戈。求賢

之心，未嘗少息；愛民之政，猶恐未洽。博施濟衆，欲與天地均同；體道行仁，咸使

黎民蒙庇。遐邇赤子，悉知朕意。切念宋江盧俊義等，常懷忠義，不施暴虐，歸



順之心已久，報效之志凜然；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其情懇，深可憫焉。朕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齋奉詔書，親到梁山泊將宋江等衆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給賜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十六疋，賜與宋江等以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疋，賜與宋江等次之頭領。敕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早歸降，必當重用。故茲詔敕，想宜知悉。宣和四年二月一日詔。

蕭讓讀罷詔書，宋江等謝恩畢，宿太尉敕取過金銀牌面緞錦，令裴宣照名給散；敕開御酒，執着金杯，斟過酒來，對衆頭領曰：「下官奉君命，齋酒到此，命賜衆位，誠恐義士見疑，下官先飲過此杯。」衆頭領稱謝不已。叫斟酒來，先勸宋江，宋江跪飲，然後一百單八人俱飲一杯。宋江敕收過御酒，却請太尉中坐，衆頭領拜伏謝恩。

宋江曰：「小子昔日在西岳得識尊顏，多感太尉厚恩，於天子前力奏救拔，銘心刻骨，不敢有忘。」太尉曰：「下官已知義士等忠義，奈緣不知衷曲，未敢題奏。前者得聞參謀書札，又蒙厚禮，方知衷曲，敢奏此事。不期天子盡知備細，重責重賞，深怪高俅。天子御筆親

書丹詔，特差下官到此撫恤招安，望義士收拾朝京，無負天子頒恤之意。」

衆皆大悅稱謝。

宋江請開參謀相見，太尉欣喜。

當日大設筵宴，雖無炮鳳烹龍，端的

是肉山酒海，堂前鼓樂喧天。

是日盡歡而散。

次日又排筵宴，各叙平生之懷。

第三日請

太尉遊山，至暮盡醉而散。

倏忽已經數日，太尉要回京，宋江等堅留。

太尉曰：「英雄歸順，大義已全，若不急回，誠

恐奸妬別生異議。」

宋江等曰：「既然如此，不敢苦留。」

當日會集大小頭領，安排車馬，

宋江親捧一盤金銀珠玉，再拜獻上。

宿太尉那裏肯受，宋江再三獻上方納，拴束鞍馬，準備

起程。

宋江又送禮與開參謀張太守，一同送宿太尉回京。

梁山泊大小頭領俱送太尉下

山，直至三十里外餞行相別。

宋江執杯對太尉曰：「恩相同見天顏，善言保奏。」太尉曰：「義士放心，快收拾朝京。

汝等若到京時，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俺先奏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表宿某真心。」

宋江曰：「恩相容覆，小子自從上山開創之後，已經數年，附近居民，擾害不淺，今欲罄竭資財，

置市十日，便當率衆朝京，亦望太尉將某愚衷上達天聽，以寬限期。」太尉應允，辭別投濟州而去。

宋江回寨，聚衆頭領曰：「自從王倫建立山寨以來，次晁天王建業，如此興旺。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推我爲尊，已經數載，今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與國家出力，圖個封妻蔭子。今衆兄弟但得府庫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我一百八人雖應天星，部下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也有官軍失陷的，今我等招安俱赴朝廷，汝等各示部下軍校：如願去者，報數上名赴京；如不願去者，就此齋發回鄉。」宋江號令一下，三軍各自商議。當下辭去的五千人，宋江皆賞錢物發去。願隨去充軍者，作數報官。

次日，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差人四下去貼，曉示近鄰州郡鄉鎮報知，招請諸人上山買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昔因哨聚山林，多擾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寬仁，特降詔敕，赦免本罪，招安歸降，早晚朝覲，無以辭謝，就本山買市。

十日，倘蒙不外，齋價前來，以一報十，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近居民，勿辭遐遞。

各肯光降，不勝萬幸！

蕭讓寫罷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各處遍貼，發庫內金珠寶貝錦緞綾羅紗絹，選下一分爲上國進奉，其餘盡行招人買市。於三月初三日爲始，至十三日止，但到山買市之人，以酒相待。至期，四方之人，雲屯霧集，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一與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十日如此。

待買市畢，號令大小收拾赴京。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還籍。吳用曰：「兄長且留衆家眷在山寨，待我們朝覲，承恩已定，那時發遣未遲。」宋江依其言。

次日，領衆頭領并一千軍校離了山寨，早到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設宴款待，賞勞三軍。宋江等辭了太守，逕投東京，先令戴宗燕青前來宿太尉府中報知。太尉見說，卽入內奏知。天子大喜，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一員持旌旄節鉞，出迎宋江。

宋江軍馬，在路擺得嚴整。前頭打兩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一面上書「護國」。

二字。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袍鏝耀目，隊伍分明。所過鄉鎮，雞犬不驚。父老人等各開門迎望，無不喝采。一日來到東京城外，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軍馬屯在新曹門外，聽候聖旨。

且說太尉并御駕指揮使同奏天子，說宋江等有一百單八人，英雄勇猛，人不可及，現駐紮城外候旨。天子曰：「朕來日登宣德樓，着宋江等衆將披掛戎裝，盔甲進城，自東過西，寡人觀看後，令卸其衣甲，都穿所賜錦袍，從東華門入，就文德殿朝見。」御駕指揮領旨，直至營口，傳聖旨與知。

次日，宋江傳令，教鐵面孔目裘宣選彪形大漢五七百人，擺列前面，打着金鼓旗幟，後面擺着刀鎗，中間豎着「順天」「護國」二旗，各穿本軍戎裝袍甲，擺成隊伍，從東華門入。只見東京百姓扶老攜幼來看。是時天子在宣德樓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擺列金鼓旗幟，刀斧鉞，中軍打起「順天」「護國」二旗，外有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樂後衆好漢簇簇而

行 怎見的一百八員英雄朝覲？ 但見：

和風開御道，細雨潤香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闕珠簾半捲。南薰門外，百八員義士朝京；宣德樓中，萬萬歲君王刮目。輕裘緩帶，山東豪傑宋公明；畫鏡雕鞍，河北英雄盧俊義。吳加亮綸巾羽扇，公孫勝鶴鷺道袍。豹子頭與關勝連鞍，呼延灼同秦明並轡。花榮相連楊志，索超緊對董平。魯智深烈火裂裳，武行者香皂直裰。柴進與李應相隨走，楊雄共石秀並肩行。徐寧不離張清，劉唐緊隨史進。朱仝與雷橫作伴，燕青同戴宗齊行。李逵居左，穆弘居右。諸阮同阮二爲尊，兩張行張橫居長。解珍解寶，仗鋼叉相對而行；孔明孔亮，執兵器齊肩而過。前列着鄒潤鄒潤，次分着李立李雲。韓滔彭玘顯精神，薛永施恩逞猛烈。單廷珪皂袍閃爍，魏定國紅甲光輝。宜贊緊對郝思文，凌振相隨神算子。黃信左朝孫立，歐鵬右向鄧飛。鮑旭樊瑞仗雙鋒，郭盛呂方持畫戟。紗巾吏服，左手下鐵面孔目裴宣；烏帽儒衣，右手下聖手書生蕭讓。陶宗旺共

鄧天壽爲雙，王矮虎與一丈青作配。項充李袞，宋萬杜遷。蔡國子相對小尉

遲，孫二娘緊隨顧大嫂。後面有蔡福蔡慶陳達楊春，前頭有童威童猛侯健孟

康。燕順楊林對對挨肩，穆春曹正雙雙接踵。朱貴對連朱富，周通相接李忠。

左有玉臂匠，右有鐵笛仙。宋清相接樂和，焦挺追隨石勇。湯隆共杜興作伴，

得孫興龔旺同行。王定六面目猗猗，都保四身軀長大。時遷乖覺，白勝高強。

段景住馬上超羣。隨後有三人壓陣：安道全身披素服，皇甫端胸拂紫鬚，神機

朱武在中間。馬上隨軍盤軟翠。——宛如那利下雲霄，渾似天神離寶闕。正

是夾道萬民齊束手，臨軒帝主喜開顏。

且說道君皇帝同百官在宣德樓上看了，喜動龍顏，謂百官曰：「此輩真英雄也！」傳

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衣見帝。宋江等向東華門外卸了戎裝，各穿御賜錦袍，懸帶金銀

牌面，各戴朝天巾幘。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公孫勝爲次，引衆頭領從東華門而入，整肅朝

儀。  
正是：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

皇風清穆，滿氣氤氳。紅日當空，蒸雲變霧。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

霏霏拂拂，珠宮貝闕，萬縷朝霞。文德殿燦燦爛爛，未央宮光光彩彩。炳炳蒼

蒼，日映着玉砌雕欄；裊裊英英，花簇着皇宮禁苑。隆隆擊擊，震天鼓擂及三通；

鏗鏗鈎鈎，長樂鐘撞了百下。支支查查，又刀手互相碰撞；搖搖拽拽，龍虎旗來

往飛騰。錦幅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上下開展；玉節龍旛，駕着的是大轎輦，左

右相交。豎金瓜，臥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單龍扇，疊疊重重。羣羣隊隊，金鞍

馬，玉勒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勇力猙獰。鎮殿將軍，長長大大；

侍朝宿衛，整整齊齊。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官，端端正正；丹墀前立站定侍

衛錦衣人，嚴嚴肅肅。金殿上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軟軟，捲起珠簾。

文樓上嚶嚶噓噓，報曉雞人同三唱；玉階下刮刮喇喇，執鞭靜士響三聲。濟濟



楚楚侍螭頭，列簪纓，有五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床，倚綉褥，瞻萬乘之尊。 晴日

照開青瑣闥，仙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霧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當日辰牌時分，天子駕臨文德殿，百官朝拜罷，禮儀司官引宋江等一百八人入朝拜舞。山呼萬歲已畢，天子敕令宜上文德殿來，照依班次賜爵，敕光祿寺排宴。有詩爲證：

天地形靈萬古乖，皇王端拱義臣歸。 九重鳳闕開華宴，千載龍墀賜錦衣。

蓋世功名標竹帛，矢心忠義報宮闈。 不是英雄奇壯志，珍重詩重足佩章。

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至暮各簪花一同從西華門出，回歸本寨。次日入朝，禮儀官引入文德殿謝恩。天子欲加官爵。樞密院官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輕便加官爵，可待日後征討有功，量加官爵。」見今數萬之衆逼城下寨，甚爲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軍馬，原是京師之將，仍歸京師，外路軍兵，分關山東河北屯守，此爲上計。」

次日，天子命御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中傳旨。衆頭領不悅，都道：「我等既降，不曾見

封官爵，便要將俺弟兄調開；俺等生死相依，誓不相捨，若是如此，我們只回梁山泊去！

宋江急用好言告求來使，善言回奏。

那指揮回到朝中，只得把上項所言奏聞天子。天子大驚。樞密院官奏曰：「宋江等雖降朝廷，惡性尙不改，終貽大患，陛下不若傳旨賺入城中，將這一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散他軍馬，以絕國家之患。」

天子聽罷，沉吟未決。有一大臣，紫袍牙笏，喝曰：「四邊狼烟未息，中間又起禍亂，都是汝等亡家敗國之臣壞了聖朝天下！」正是：

只憑定國安邦手，來作驚天動地人。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樓集 征四寇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大鵬久伏北溟裏，激怒搏風九萬里。丈夫按劍舞蒿萊，時聞談笑鷹揚起。  
宋皇失政羣臣奸，天下人民思樂土。壯哉一百八英雄，布義行仁聚山塢。  
宋江忠義天下稀，學究謀略人中奇。賊斬俘擒俱虎將，披堅執銳盡健兒。  
鱗鱗戰艦環湍瀨，弓弩刀鎗布山寨。三關隊伍太森嚴，萬姓聞風俱碎胆。  
去邪除佞誅貪殘，替天行道民盡安。宋江矢心如鐵石，天使降詔來梁山。  
東風拂拂侵征袍，彩袖翩翩動鐘鼓。皇風御酒紫泥封，錦綺珍珠賜山主。  
承恩將相舒

衷情，領旨英雄朝玉京。天子龍顏多喜色，諸侯擊節歌昇平。江州城下排兵

隊，一心報國真嘉會。盡歸廊廟佐清朝，萬古千秋尚忠義。

却說當時有大遼國主起兵，侵占山後瓦州邊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掠山東山西，搶擄河南河北，各處申奏請求救兵，先經樞密院，然後得到御前，樞密童貫太師蔡京高俅楊戩按下表章不奏。四個賊臣定計教樞密童貫啓奏，將宋江等衆要行陷害。班中走出太尉宿元景喝住，便向殿前啓奏曰：「陛下，宋江這夥好漢方始歸降，百單八人恩同手足，死不相離，今又要害他，倘洩漏反變，將何解救？見今遼國興兵，侵占山後瓦州所近縣治，各處申奏求救，屢次調兵征勦，折兵損將，瞞着聖上不奏。以臣小見，正好差宋江等收伏遼國之賊，實是便宜。」

天子聽罷，龍顏大喜，深責童貫匿奏之罪，親書詔敕，加宋江爲破遼都先鋒；其餘諸將，待建功封爵，就差宿元景親齎詔敕去宋江軍前宣示。宿太尉領了聖旨，逕到宋江行寨開讀。宋江等忙排香案，跪聽宣讀。

制曰：舜有天下，舉皋陶而四海咸服；湯有天下，舉伊尹而萬民俱安。朕自即位以來，任賢之心，夙夜匪怠。近得宋江等衆，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輕任。今爲遼兵侵境，逆虜犯邊，敕加宋江爲破遼兵馬都先鋒，使盧俊義爲副先鋒；其餘將軍，如奪頭功，中表奏聞，量加官爵。就所部軍馬，每日與師，直抵巢穴，伐罪弔民，掃清邊界。所過州府，另敕應付錢糧。如有大小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從便宜處治。故茲制示，各宜知悉。

當下宋江等聽詔拜封。宋江謂宿太尉曰：「某等正欲與國家出力，今得恩相力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蓋靈位未曾安厝，各家老少未曾發遣，再煩恩相題奏，乞降聖旨寬限，容還山了此二事，整頓軍馬，便當征進。」宿太尉回奏，天子卽降聖旨，敕賜庫內取金二千兩，銀五千兩，綵緞五千疋，頒賜衆將。宋江奉敕謝恩還山。

兵陣堂堂已受降，奸邪潛地害忠良。名臣保奏征遼國，始得忠心達廟廊。

宋江聚衆商議，所帶回梁山人數目：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杜遷、宋萬、朱貴、宋清、阮氏三

雄，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馬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紮。宋江、吳用、公孫勝等於路無辭。回到梁山泊寨內，令殺豬羊祭獻晁天王，焚化靈位，便送各家老少回去了，然後教送自己老少再回鄆城縣宋家村。却令三阮揀選合用船隻，其餘不堪用的小船盡行給與附近居民。山中屋宇，三關城垣，及忠義堂等盡行拆毀。

事務已了，領人馬再回東京。盧俊義等接入秦中，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宿太尉。太尉入內奏知天子。次日，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天子曰：「卿等休辭勞苦，凱歌回時，朕當重加錄用。」宋江叩首啓奏曰：「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瀆身水泊，苟延微命。今蒙聖恩收錄，臣雖披肝瀝胆，尚不能補報，當竭力盡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親賜御酒，名馬一匹，寶刀一口。宋江謝恩辭出，回營傳令諸將准備起行。

次早，天子敕中書省官二員於陳橋驛與宋先鋒犒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前去給散。

且說宋江與吳用商議將水陸軍馬分作二起：一起陸路，宋江等領軍出九莊嶺進發；二起水軍頭領三阮、李俊、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等駕戰船，自蔡河至黃河進發；炷日起程，號令諸將，毋得驚擾百姓。詩曰：

招搖旌旗出帝京，受命專師事遠征。  
虎捲龍驤今此去，區區醜虜等閑平。

且說中書省差兩員廂官在陳橋驛分散酒肉，賞犒三軍。這廂官將御酒每瓶，炷減半，肉一斤，炷減六兩。前隊軍馬各散過了；後一隊皂軍却是項充、李衮所管牌手軍校，接過酒肉看時，酒只半瓶，肉只十兩，指着廂官罵曰：「你這潑污之徒，朝廷恩賞，豈容侵炷！」廂官喝曰：「你這逆賊，反性尙不改！」軍校大怒，將酒肉劈臉打去。廂官罵曰：「捉下這個潑賊！」那軍校就圍牌裏掣出刀來。廂官指着罵曰：「腌臢草寇！萬籟反賊！你敢殺我麼！」那軍校走近前，手起一刀，向廂官臉上劈去，廂官翻身便倒；再復一刀，廂官命喪。衆軍見了，簇住不行。



當下項充李袞飛報大寨知道。宋江大驚，便與吳用商議。吳用曰：「省院官甚惡我等，今又做出事來，正中他機會。可先把軍校斬首示衆，一面申覆省院官，勒兵聽罪；再令燕青戴宗密地入城，告到宿太尉，方得無事。」

宋江吳用計議已定，飛馬到陳橋驛。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令捉那軍校，問其情由。軍校曰：「他罵俺們萬副反賊，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宋江曰：「他是朝廷命官，怎敢殺之？今始奉詔征遼，未建寸功，倒造此罪，將何以解？」軍校叩首曰：「小軍情願伏死，不肯受這奸官欺辱。」

宋江哭曰：「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不曾壞了一個從人，今日一身入官所管，使不得前時性格。」宋江忍淚，令軍士痛飲一醉，教他自縊，却斬首來號令，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詩曰：

尅滅君顏致構仇，一時性發中奸謀。宋江號令多嚴肅，正法軍前墮淚流。

當時戴宗燕青潛地入城，運到宿太尉府內，備細訴知。當晚太尉入內奏知。次早，天

子設朝，中書省院官出班啓奏道：「新降宋江部下兵卒殺死省院監散酒肉官一員，乞差拿問。」是時，天威震怒，喝曰：「朕差人暗行體察，深知備細，他將寡人所賜御酒一瓶，尅減半瓶，肉一斤止有十兩，以致激怒人心！」傳下聖旨，赦宋江等無罪，催督進兵。

却說宋江兵屯陳橋驛，忽報聖上差官來催督進兵。宋江謝恩已畢，提兵望北而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將近大遼境界，分兵四路前去攻城。吳用曰：「若提兵征勦，地廣人稀，首尾不應，不如攻城，却再商議。」

宋江隨即喚段景住吩咐曰：「你走北路甚熟，前面是甚州縣？却領軍馬前進。」段景住稟曰：「前面便是檀州，正是遼國緊要隘口。有條小路，河港極深，喚作潞水，團團遶着城池。這潞水直通渭河，須用戰船先進，然後陸騎相連，可取檀州。」

宋江便差戴宗催趕水軍頭領李俊等至潞水取齊。宋江催兵，約期水陸並進，往檀州來。

且說檳州守城番官却是遼國洞仙侍郎字謙，一名下四員猛將：一個喚做阿里奇，一個喚做咬兒，惟康，一個喚做楚明玉，一個喚做曹名濟。這四員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朝差宋江兵到，一面寫表申奏郎主，一面關報附近補州霸州求救，一面差阿里奇楚明玉兩個引兵三萬迎敵。

且說大刀關勝引前部軍殺近檳州所屬密登縣來。縣官知會，阿里奇笑曰：「這夥草寇，何足道哉！」傳令出兵與宋江交鋒。宋江聽報遼兵已到，盧俊義披掛領衆將來迎，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都打皂旗。兩下射住陣脚。只見對陣皂旗開處，一員番將出馬。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頂內拴兩根雉尾；穿一領銀甲白羅袍，袍背上綉三個鳳凰；披一副連環鎖鐵鎧；繫一條嵌寶獅鬚帶；着一雙雲根鷹爪靴；掛一條護領。

鎗金帕；插一張彩畫鐵胎弓；懸一壺雕翎氍子箭；手拈梨花點鋼鎗，坐匹銀色梅花馬。

看那番將生得面白唇紅，鬚黃眼碧，身長九尺，旗上寫着「大遼大將阿里奇」。宋將徐寧挺鉤鎌鎗直臨陣前。阿里奇大罵：「宋朝合敗！命草寇爲將，敢來侵犯大國！」徐寧喝曰：「辱國小將，敢出污言！」拍馬挺鎗與阿里奇鬪上十餘合，徐寧收住鎗，望本陣便走。番將趕來，張清取個石子，却似流星飛去，正中阿里奇左眼，翻於馬下而死。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時，被宋江大隊軍馬殺將來，就棄了密雲縣走檀州來。宋江就在密雲縣屯兵，功績簿上寫錄張清第一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鎖鐵鎧全副披掛，賜與張清。是日就在密雲縣中設宴作賀。有詩爲證：

大遼國位非天命，屢縱狼狐寇宋王。  
阿里少年誇勇略，陣前一戰竟身亡！

却說檀州洞仙侍郎知折了大將，閉城不出；又報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遂引衆番將上

城觀看。只見宋江陣上諸將搖旗吶喊，耀武揚威。侍郎見了，問曰：「那打石蠻子生得怎的模樣？」有認得的指着曰：「城下戴青包巾，見披着奇將軍衣甲的便是。」侍郎看時，只見張清拍馬向前，只一石子飛來，正從侍郎耳輪前過去，擦了一片皮。侍郎負痛下城，寫表中奏遼主，一面行報各州隄防。

却說宋江攻城五日不下，再領兵回密雲縣屯扎，計議破城之策。只見戴宗報來：「水軍頭領乘駕戰船都到潞水。」宋江喚李俊等吩咐曰：「今日厮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方可進兵。我看潞水水勢甚急，你可將船盡伏隱處，只詐作運糧船，各帶暗器，伏船艙中，止令三五百人撐駕，直挨到城下，把船泊在兩岸；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搶船，你等伏兵却起，奪他水門，可成大事。」

李俊等聽令去了。只見小校報曰：「西北一彪軍馬，打皂雕旗望檀州來。」吳用曰：「必是遼國救兵來。先令一將截殺，挫其銳氣。」宋江便差張清董平林冲關勝各帶五

千軍前去。原來遼主聞宋江領兵奔檀州，特差兩個皇姪——一名耶律國珍，一名耶律國寶，乃是遼國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引了五萬番兵來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軍。兩下排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同樣的披掛出馬。但見：

頭戴貼金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鎖子黃金甲。外穿猩猩血染絳紅袍，袍上

斑斑錦織金翅。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挂雕弓，右邊壺中攢

硬箭。手中拈丈二綠沈鎗，跨下騎九尺銀鬃馬。

番將弟兄兩個，兩條鎗殺出陣來。宋將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泊草寇，敢犯吾大國！」董平大怒，拍馬挺鎗直取國珍。兩馬相交，雙鎗并舉，戰五十合，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來救。宋江陣上張清錦袋內拈個石子，手起，喝一聲「着！」正中國寶面上，翻身落馬。關勝林冲驍軍掩殺，番兵大敗而走。當時割下兩顆首級，奪了戰袍金牌并戰馬一千餘疋，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辦理。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記董平張清第二功。

宋江令關勝、林冲引一隊軍馬從東北上進兵，自統中軍從東南上進兵，只聽得砲響，一齊攻打；又差砲手凌振、李逵、樊瑞、鮑旭，牌手項充、李袞，帶滾牌手一千，直去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爲期，水陸並進攻城。

却說侍郎在檀州專望救兵，却有皇姪敗殘人馬入城告知，侍郎怒曰：「不想又損了二位皇姪！教我有何面目回見郎主？」番兵又報：「潞水河中有七百號糧船泊在兩岸，陸路又有軍馬來了。」侍郎曰：「那厮不識水路，錯把糧船泊在那裏，陸路軍馬是來尋糧船的。」便差咬兒惟康引一千軍出城冲殺宋江人馬；又令楚明玉、曹名濟放開水門放船出去，齊他糧船：「便是汝等之功。」有詩爲證：

妙算從來迥不同，檀州城下列糧艘。  
侍郎不識兵家意，反自開門把路通。

且說當晚黃昏，左側李逵、樊瑞引一千步軍攻城。咬兒惟康領軍馬出城冲殺，李逵、樊

瑞項充李袞四將引步軍——都是勇力牌手——就弔橋邊冲住，番兵人馬那裏能夠出城。侍  
郎在城中見軍馬冲突不出，急令楚明玉曹名濟開水門搶船。

此時宋江水軍頭領已自先伏在船中，見他水門開了，絞起開板，放出戰船來。凌振得  
了消息，便放起號炮來。宋軍戰船兩邊厮迎將來：左邊李俊張橫張順；右邊阮家三兄弟各  
使戰船冲入番船隊裏。楚明玉曹名濟急待要回船，早被宋軍都跳過船來。五個頭領搶  
了水門，楚明玉曹名濟各自上岸逃生。

水門上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個軍炮，那砲直上半天裏響。侍郎聽得火砲連天，嚇  
得魂不附體。李逵等衆直殺入城。侍郎與咬兒惟康見城門被轟，只得棄城望北面走；未  
及三里，正撞着關勝林冲兩個攔住去路。侍郎怎生奈何？正是：

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張怎脫身？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宋江兵打蒲州城

俊義大戰玉田縣

志氣冲天貫斗牛，更將逆虜盡平收。  
檀州驍將俱心碎，遼國雄兵總淚流。

紫塞風高橫劍戟，黃沙月冷照戈矛。  
堪誇忠義男兒漢，談笑功成定九州。

却說侍郎與咬兒惟康正走之間，忽刺斜裏又撞着林冲關勝，大殺一陣，死命撞出逃去。

却說宋江大隊軍馬入檀州，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又將在城邊國官員仍前委用，表奏天子。天子見表大喜，隨即降旨，欽差樞密院同知趙安撫統領御林軍馬二萬前來助戰。

宋江等聽報，出郭迎趙安撫入檀州府內。衆頭目盡來相見。這趙安撫是朝廷宗派，爲人寬仁厚德，謂宋江曰：「聖上已知汝等建功，特差下官齎金銀鞍疋一十五車，但有奇功，申奏朝廷，加封汝等。」

宋江拜謝。趙安撫鎮守檀州，將朝廷頒賜分散軍將，一面勸回各路軍馬聽調。有楊雄稟曰：「前面便是瀋州，是一大郡，錢糧極廣，乃是遼國庫藏，打了瀋州，諸處易取。」宋江與吳用計議。

却說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撞着楚明玉曹名濟引着敗殘軍馬，一同投奔瀋州，入城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訴說失陷檀州。大王曰：「你且在軍中助護，殺此賊寇。」

說猶未了，只見流星探馬報來曰：「宋江分兵兩路來打瀋州，一路殺至平峪縣，一路殺至玉田縣。」御弟大王聽報，即令侍郎引本部軍把住平峪縣口，自引兵往玉田縣和他厮殺；一邊關報薊州幽州兩路軍馬接應。有詩爲證：

敗將殘兵入蒲州，遼奴原自少機謀。宋江兵勢如雲捲，直取戎王作虜囚。

且說宋江引兵至平峪縣，見前面把住隘口，就於縣西屯紮。盧俊義一萬人馬前至玉田縣界屯紮，與軍師朱武計議曰：「我軍遠來，不知地利，何策可取？」朱武曰：「若論愚意，可將隊伍排爲長蛇之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疏。」

先鋒盧俊義大喜，遂催兵前進，直抵玉田縣城下攻城。守城官民逃竄莫敵，盧俊義奪了城池。忽遠遠望見遼兵捲地而來，但見：

黑霧滾滾至，黃沙漠漠連。  
皂雕旗，展一派烏雲；  
拐子馬，蕩半天殺氣。  
青毡笠兒，似一池荷花弄晚風；  
鐵竹兜鍪，如萬頃汪洋凝曉日。  
人人衣襟左掩，個個髮搭齊眉。  
連環鐵鎧重披，刺納戰袍緊勒。  
番軍壯健，黑面皮綠髮紅鬚；  
劣馬咆哮，闊勝胸銅腰鐵脚。  
牛角弓攢沙柳箭，  
虎皮袍襯窄雕鞍。  
生居邊塞，會拽

硬弓；世本朔方，能騎劣馬。銅腔番鼓軍前搦，盧葉胡笳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一萬，帶四子來到，擺開陣勢。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曰：

「番人佈下『五虎穿山陣』，不足爲奇。」朱武把號旗招動，左盤右旋，也擺一陣，是『鯤

化爲鵬陣』。盧俊義曰：「何爲『鯤化爲鵬』？」朱武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鯤，能化

大鵬，一飛九萬里。此陣遠看，只是個小陣，若來攻時，一發變做大陣，因此喚做『鯤化爲

鵬』。盧俊義稱贊不已。對陣敵軍門旗開處，那御弟大王親自出馬，四太子分在左右，

都是一般披掛。但見：

頭戴鐵纒笠，戟劍番盔，上拴純黑毬纓；身襯寶圓鏡，柳葉細甲，繫條獅蠻金帶。

踏鞞靴半彎鷹嘴，梨花袍錦繡盤龍。各掛強弓硬弩，都騎駿馬雕鞍。腰間盡

插昆吾劍，手內齊拿掃帚刀。

御弟大王將兵擺開，在陣前高聲大罵曰：「水滸草寇，何敢犯界！」盧俊義曰：「誰敢

當先？」只見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拍馬出至陣前，呼延灼揮起雙鞭協助。那兩

個——耶律宗電、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躍馬奔出。這裏徐寧索超舉起兵器相迎。八匹馬攪做一團。

正門之間，沒羽箭張清縱馬出陣。却有檀州敗軍認得張清，慌忙報知大王曰：「那穿綠袍的慣使飛石，須要隄防。」番將天山勇曰：「大王放心，教他吃我箭。」天山勇手挽強弓，趕過陣前，張清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將，當頭只一石子，從盔上打過。天山勇裝定弩箭，觀着張清較近，一箭射來，張清叫聲「阿也」，正中咽喉落馬。雙鎗將董平九紋龍史進，死命救回，拔出箭來，血流不止，便束縛兜住。盧俊義即令鄒潤、鄒潤扶張清上車回檀州，神醫安道全醫治。有詩爲證：

張清石子妙如神，陣上英雄認得真。此日却逢強弩箭，當喉一射便翻身。

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曰：「西北上有一彪軍馬殺來，趕入陣中。」宋陣四將各敗回本陣。四員番將乘勢趕來，西北上又有番將，兩下夾攻，宋軍不能相敵。盧俊義急忙向前，正與四番將相遇，耶律宗霖出馬與俊義交鋒，戰不數合，盧俊義賣個破綻，宗霖刀砍入來，被

俊義一鎗刺下馬去，那三個只得無心戀戰逃回。盧俊義等翻身殺將回去，遼兵四散奔走。再行數里，約近初更，又撞一彪軍馬，俊義問之，却是呼延灼韓滔彭玘。

俊義大喜，合兵一處。呼延灼曰：「當我軍各散，小將沖開陣勢，和韓滔彭玘直殺到此，

不知諸將如何？」俊義說力戰番將之事，與呼延灼等望南行，不過數里，有軍攔路。呼延

灼曰：「黑夜怎能厮杀？」等天明決一死戰。」對陣聽得，問曰：「來者莫非呼將軍否？」

呼延灼聽得是關勝聲音，便叫曰：「盧頭領在此。」衆頭領都下馬席地而坐。關勝曰：

「陣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和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五騎馬領一千餘軍尋到此，幸

逢哥哥。」

將近天明，衆人望玉田縣來，見一彪人馬哨路，却是董平徐軍都紮玉田縣。計點衆將，

不見解珍解寶楊林石勇，少軍五千餘人。盧俊義煩惱。已牌時候，報曰：「解珍解寶……四

人已回。」盧俊義喚來問時，解珍曰：「俺四人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轉，今早又

撞見遼兵，大殺一陣，纔到這裏。」

俊義令將耶律宗霖的首級於玉田縣號令，撫諭白姓。忽報遼兵四面把縣圍了。俊義大驚，引燕青上城看時，火光燭天，見一將騎馬當先，却是耶律宗霖。燕青曰：「昨日張清中他一箭，今日我替他還禮。」燕青取出弩，一箭射去，正中番將落馬，衆將急救逃去。俊義與衆將曰：「雖然一時遼兵退去，天明必然又來攻城，怎生解救？」朱武曰：「宋哥哥若知消息，必來救應。」有詩爲證：

一番遇敵一番驚，獨馬單鎗暮夜行。四面兵戈圍古縣，請看何計退遼兵。

次日天明，望見遼兵四下圍得鐵桶一般。只見東南塵土起處，兵馬擁至。朱武望見曰：「此必是宋公明兵到，可準備接應。」果見遼兵紛紛退去。俊義傳令開門，驅軍出城追殺，遼兵大敗，奔回薊州。

宋江鳴金收軍，進玉田縣與盧先鋒計議攻打薊州，撥下柴進李應李俊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裴宣蕭讓宋清樂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隨護趙樞密鎮守檀州。其餘諸將，分作二處進發。宋先鋒領左軍人



馬四十七員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楊志朱仝雷橫劉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孫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樊瑞鮑旭項充李袞穆弘龐春孔明孔亮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萬杜邊朱貴凌振湯隆蔡福蔡慶戴宗蔣敬金大堅段景住時遷郁保四孟康黃信朱富盧先鋒領右軍人馬三十六員軍師朱武關勝呼延灼董平張清索超徐寧燕青史進解珍解寶鄒潤彭玘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鄭天壽龔旺丁得孫鄒淵鄒潤李立李雲焦挺石勇侯健杜興曹正楊林白勝——分兵兩路來取蒲州。宋江引兵望平峪縣進發，俊義引兵出玉田縣進發。

原來這蒲州城郭堅固，耶律得重折了兩個孩兒，尚有十數員戰將，一個總兵大將喚做密寶圭，一個副總兵叫做天山勇，守住蒲州。

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傳令暫歇，差人到檀州問張清箭瘡如何。安道全使人回曰：「只令調理，膿水將乾無事。目今炎天，軍士多病，裏過趙安撫，差蕭讓宋清前往東京收

買藥材。皇甫端亦要關給治馬藥料。就報先鋒知道。

宋江心中大喜，又謂盧先鋒曰：『石秀時遷原在城裏居住；前日殺退遼兵，我教時遷石秀雜在軍中裏面，必然投蒲州城內去了。』時遷曾說城內有一寶嚴寺，中間大雄殿前有一座寶塔極高。我教他塔內藏躲，只等我軍攻城急時，却去塔上放火爲號，裏應外合，計必成矣。』這裏一面進兵，逕到蒲州來。

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了二子，心中懊惱，與大將密寶聖、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議曰：『前日幽州、霸州兩路救兵各自分散，今宋江合兵來攻蒲州，怎生奈何？』密寶聖曰：『宋兵若來，小將出敵，定要活捉此賊！』侍郎曰：『有一個穿綠袍使石子的好生利害，要謹隄防。』天山勇曰：『那蠻子被我一箭射死了！』

正計議間，忽報宋江軍到，御弟大王整兵出城迎敵。兩下排開陣勢。密寶聖橫槊出馬。宋江傳令曰：『誰敢斬將奪旗？』只見林冲出陣與密寶聖大戰七十餘合，林冲大喝

一聲，一矛刺密寶聖於馬下。兩軍發喊。番將天山勇見刺了密寶聖，挺鎗出馬。宋江陣中徐寧挺鈎鎌鎗來迎，戰二十餘合，被徐寧手起一鎗，把天山勇攔死馬下。

宋江見斬了二將，催軍趕殺。遼兵大敗，望蒲州奔走。宋江人馬趕了十里，收軍回寨，賞勞三軍。次日傳令，拔寨齊起，直抵蒲州。

御弟大王見折了二員將，甚憂；又報宋軍到，忙令侍郎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侍郎同咬兒惟康、楚明、玉曹名濟領一千軍馬就城下攔開。宋軍索超提斧出馬，番將咬兒惟康拍馬挺鎗出陣，兩人鬥到二十餘合，咬兒惟康抵敵不住，撥馬便走，索超拍馬趕上，手起斧落，把咬兒惟康劈死馬下。侍郎忙令楚明、玉曹名濟急去迎敵，宋陣史進拍馬舞刀直取二將。史進奮勇，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那曹名濟却待要走，史進趕上一刀，亦砍了首級。史進縱馬殺入遼陣。宋江鞭梢一指，大軍掩殺，直趕到弔橋邊。番兵急退，把城門緊閉堅守，一面申奏大遼郎主，一面差人往蒲州幽州求救。有詩爲證：

醜虜猖狂犯敵鋒，宋江兵將孰能同？  
可憐身死無人救，魂瀉荒原血染紅。

宋江謂吳用曰：「此城緊守，何時可得？」吳用曰：「城中有石秀時遷，必有機變。」只教四面豎立雲梯攻城，再教凌振四面放炮緊攻，其城必破。」宋江卽傳令教四面連夜攻城。御弟大王見四面宋兵攻城甚緊，盡驅百姓上城守護。

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中，只見時遷來報曰：「城外哥哥軍兵打得緊急。」石秀便教時遷：「你去塔上放火，我去州衙內放火。」二人議定，當夜二更時，遷先去塔上放起火來。那塔最高，火起時，照見城外二十餘里。又去佛殿上放起火來，城中鼎沸。石秀在蒲州府衙內放起火來。蒲州城內三處火起，百姓知有細作，無心守城，各自奔回顧家。

御弟大王見三處火起，知宋江有人入城，慌忙帶老少裝載上車，領本部軍馬開北門逃走。宋江見城中慌亂，催軍掩殺，搶入蒲州城，令教滅城中火。天明出榜安民，賞勞三軍功績。蒲上標石秀時遷功勞，次行文書申呈趙安撫知會。安撫回文書來曰：「目今酷暑煎熱，未可動兵，姑待天涼，再可進兵。」宋江回文，教盧俊義領原分撥軍將於玉田縣屯紮。宋江兵守蒲州。

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帶領老少奔回幽州來見大遼郎主，二人俯伏玉塔之下，放聲大哭。郎主曰：『愛弟休哭，當以奏知。』耶律得重奏曰：『宋朝童子皇帝調宋江兵來，勢大難以抵敵，損臣二子，折了四將，先失檀州，次陷蒲州，特來請死。』

大遼郎主聞奏，問曰：『宋江原係何人？』班部中左丞相褚堅出班奏曰：『臣聞宋江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宋朝屢次調兵勦捕不得，童子皇帝三番降詔招安。他有一百單八人，上應天星，智勇足備，恐難制伏，乞王景裁。』郎主曰：『恁的怎生區處？』班中轉出一員官，乃歐陽侍郎，俯伏奏曰：『臣雖不才，願獻小計，可退宋江。』郎主大喜曰：『卿有何妙計？』有西江月一首云：

一自遼兵侵境，中原宋帝興兵，水鄉取出彘天星，奉詔去邪歸正。暗令時遷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閒打破蒲州城，千載功勳可敬！

當時歐陽侍郎奏曰：『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嫉賢妬能，閉塞賢路。以臣愚見，我主可加官爵，重賞金帛，臣願爲使，說他來降。若得這枝軍馬，取

中原如同反掌

郎主依奏，差歐陽侍郎爲使臣，帶名馬錦緞各一百八疋，敕命一道，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總領遼兵大元帥，送金一提，銀一秤，權爲信物，歸遼之日，盡加官封爵。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直出班奏曰：「臣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兵強馬壯，何足懼哉！正宜引兵前去勦殺這厮！」國主曰：「得他來順，如虎添翼，休得阻擋！」

遼主不聽兀顏光之言。原來兀顏光是都統軍，是遼國第一員大將，十八般武藝，兵書戰策，無所不通；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身材，面白唇紅，鬚黃眼碧；上陣時，使一條渾鐵點鋼鎗，殺到濃處，便掣出腰間鐵網，使得錚錚有聲，端的有萬夫不當之勇！

却說歐陽侍郎領遼主敕旨，逕投蒲州來。

宋江正在蒲州，探軍忽報：「遼國有使命

至。」宋江問吳用曰：「遼使此來何意？」吳用曰：「此必招安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受他招安，却取蒲州，不愁遼國不破。」宋江大喜曰：「賢弟高見！」

宋江傳令教開城門，放侍郎入城下馬，直到廳上，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宋江問曰：「侍郎來此何幹？」侍郎曰：「有言上達，乞退左右。」宋江請入後堂深處說話。

歐陽侍郎謂宋江曰：「俺大遼國主久聞將軍替天行道，目今宋朝奸臣嫉妬，閉塞賢路，重賄厚賂，則高官爵，効力建功者，反致危殆，以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今將軍赤心歸順，止授先鋒之職；衆兄弟徒勞報國，俱各自身之士，此皆奸臣之計。若將金寶，餽送蔡童、高楊四人，則官爵立至；若不如此，縱使赤心報國，他日陷罪難免。今我大遼國主特遣小官齎命一道，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總領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提，銀一秤，綵緞良馬各一百八疋，便求衆頭領姓名回國，照名欽授官職，決無謊說。」

宋江聽罷曰：「某蒙宋天子三番降詔，赦罪招安，雖官小職微，其恩甚大，亦當立功以報朝廷。今遼主賜我以厚爵，贈我以重賞，未敢拜受。即今酷暑炎天，權借城池屯兵，等待秋涼，再來商議。」歐陽侍郎曰：「將軍不棄，權且收下這禮，再容計議未遲。」宋江曰：「我有一百單八人，耳目最多，倘或漏了消息，先惹其禍。」侍郎曰：「兵隨將轉，將隨令行，誰敢

不從？」  
宋江曰：「我等兄弟都是性直剛勇之士，待我和衆人商議，却再回話未遲。」  
有詩曰：

金帛重賂出瀟州，宋江寧不顧封侯。  
遼王若問歸降事，雲在西山月在樓。

宋江送侍郎出城上馬去了。宋江將侍郎言語對吳用說知。吳用聽罷，假意長歎曰：

「侍郎之言有理！果被奸臣專權，日後縱使成功，必無陞賞，吾意從大遼實乃長計。」宋

江曰：「軍師休說這話。縱然宋朝負我，我不負宋朝，久後也得青史留名。你等當盡忠報

國，死而後已。」吳用曰：「兄若有心，就這條計，正可取霸州。」宋江吳用計議已定，只等

秋涼行事。

次日，與公孫勝在中軍閒話。宋江問曰：「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高士，相煩

來日引宋江去法臺前參拜，求指引迷途，未知尊意如何？」公孫勝曰：「貧道亦欲歸望老

母，參省本師，見兄長連日軍務未定，不敢開言，來日便請兄長同行。」



次日，宋江暫委吳用掌管軍馬，虔備名香淨菓，金珠綬疋，帶花榮戴宗呂方郭盛燕順馬麟共八騎馬領五千兵取路望九富縣二仙山來。宋江到山谷內，但見滿徑涼風，修竹炎暑全無，端的好座秀麗之山！公孫勝在馬上指曰：『有名喚做魚鼻山。』宋江看時，但見：

四圍嶽巒，八面玲瓏。重重曉色映晴霞，瀝瀝琴聲飛瀑布。溪湖中漱玉飛瓊，石壁上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藤高挂綠蘿垂，碧玉峯前丹桂懸崖香馥郁。

引子蒼猿獻果，呼羣麋鹿啣花。千峯競秀，夜深白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煖幽禽相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往來稀。

公孫勝同宋江直到紫虛觀前下馬，整頓衣冠，小校捧着信香禮物，運到鶴軒前看時，編棘爲籬，兩傍青松翠柏，前面瑤草琪花，中間有三間幽洞，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來，開門迎接。公孫勝先入草庵內稟曰：『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奉敕征遼，今取蒲州，特來參禮我師。』真人便教請進。宋江入庵，羅真人降塔相迎。宋江懇請真人坐受拜禮。真人曰：『將軍乃朝廷貴官，貧道乃山野村夫，何敢當此。』宋江堅意要拜，真

人方纔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起，參了八拜。次花榮等六人各禮拜畢。真人卻教他坐，命童子獻茶。

真人曰：「將軍上應星魁，替天行道，今歸朝廷，此清名萬載不磨。徒弟公孫勝本從貧道出家，以絕塵俗，奈是會下星辰，不由不來。今蒙將軍屈駕到來，無可接待，幸乞恕罪。」宋江曰：「不才鄆城小吏，逃罪上山，感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同聲相應，恩如骨肉。今蒙奉詔統兵征遼，敬參真人仙顏，夙生有緣，特來瞻拜，伏乞指示前程之事，不勝萬幸！」

真人曰：「天色已晚，荒山權宿一宵，明早回馬，不知尊意如何？」宋江曰：「正求我師點悟愚迷，安忍便去？」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緞上獻。真人曰：「貧道僻居山野，寄形宇宙，縱有金銀彩緞，亦無用處，隨身自有布袍遮體。將軍統數萬之師，日費千金，留此納回，以賞戰士。盤中果品，以留當晚供獻素齋。」

真人令公孫勝回家見母，「明早却來隨將軍回城。」宋江將心腹之事盡數告知真人，願求指迷。真人曰：「將軍忠心與天地均同，他日生必封侯，死當廟食，只是命薄，不得全

美。」宋江曰：「莫非此身不得善終？」真人曰：「非也。亡必正寢，尸必居墳。只是好事多磨，愛中少樂，得意濃時，便當速退，毋久戀富貴。」宋江再告曰：「某不圖富貴，但願兄弟相聚，足滿微心。」真人又曰：「大限到來，豈容汝等留戀乎？」宋江再拜求真人法語。真人令童子取紙筆，寫下八句法語云：

忠心者少，義氣者稀。  
幽燕功畢，明月虛輝。  
始逢冬暮，鴻雁分飛。  
吳頭楚

尾，官祿同歸。

寫罷，遞與宋江。宋江看畢，不解其意，再拜懇求解說。真人曰：「此乃天機，不可洩漏；他日應時，自悟其意。」夜深了，請將軍歇息，來早再會。」宋江收了法語，宿歇一宵。

次早，公孫勝已到草庵。真人教備素餐相待，便對宋江曰：「容貧道一言稟知：徒弟公孫勝俗緣日短，道行漸長，今跟將軍去幹大功，如奏凱還京，望將軍放歸；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二者免徒弟老母有倚門之望。未知將軍尊意若何？」宋江曰：「師父法旨，安敢不聽？」當下衆人拜辭而去。真人禮意殷勤，攜手直送到庵前相別。有時爲證：

兵隊乘驃訪道流，紫虛仙觀白雲稠。當壇乞得幽玄語，楚尾吳頭事便休。

宋江回到蘆州，入府衙，衆將參見畢。宋江取出真人八句法語遞與吳用詳看，不解其

意。自此屯兵在蘆州一月有餘。至七月終，趙安撫行文書到，說：「奉朝廷欽命，着催兵進

勦。」宋江與吳用商議，即飛報玉田縣會合盧俊義先鋒，準備軍馬。分撥已定，忽報侍郎

又到。宋江接入問曰：「侍郎復降，何意也？」侍郎曰：「乞退左右。」

宋江喝退軍士。侍郎曰：「俺遼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將軍歸順，必當建節封侯。」

宋江曰：「前者足下來，衆人皆知其意，內有一半不肯歸順，我若同侍郎去幽州朝見郎主時，

副先鋒盧俊義必然引兵追趕。我今只帶心腹之人同去，侍郎可預備那座城子與我等安

身，他若引兵起來，那時却好迴避，待我說他不從，然後和他厮併。他必回報東京，別生異議，

我等那時朝見郎主，引領大遼軍馬，却來與他厮併，未爲晚也。」

侍郎聽說，心中暗喜，便曰：「俺這裏緊靠蘆州有兩個隘口：一個是益津關，兩邊都是險

峻高山，中間只一條驛路；一個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得關口，便是縣治。將軍若如此，可往霸州安身。」宋江曰：「若得如此，待我使人搬取老父，以絕後患。」侍郎可暗使人來引我去。只今夜我等收拾。」侍郎大喜去了。詩曰：

遼國君臣枉自猜，說降復去又還來。  
宋江心志堅如石，翻使謀心漸漸開。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朱武到蓟州，同吳用計議取霸州之策。俊義領計去了。

與朱武吩咐衆人，依計而行。宋江帶林冲、花榮、朱全、劉唐、穆弘、李逵、樊瑞、項充、李袞、郭盛

孔明、孔亮共計一十五員頭領，一萬軍校，只等侍郎到便行。

過兩日，只見侍郎飛馬而來，對宋江曰：「俺國主知將軍歸順，請在霸州與國舅相會，却

再取老小未遲。」宋江曰：「願去的軍將收拾已完，幾時可行？」侍郎曰：「今夜便行。」

宋江即傳令馬摘鈴，人銜枚，黃昏開西門而出。侍郎與數十騎引路。約行二十餘里，

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叫聲「苦也」，假意曰：「約下軍師吳用同來，不想忙速，不曾等他。

且教軍馬慢行，快使人趕來。」

當夜已是二更，前面早到關下。侍郎喝叫：「開門！」把門軍將放開關，軍馬直到霸州。時天色將明，侍郎同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里定安。這國舅是遼主皇后的親兄，最有權勢，智勇過人，同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個姓金，名福；一個姓葉，名清。聽報宋江降，便教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請宋先鋒入城。

侍郎便同宋江入城來。國舅見宋江一表非俗，乃降階迎接。叙禮已畢，國舅曰：「久聞將軍名揚四海，威震中原，俺郎主好生愛慕。」宋江曰：「領國舅命，當盡心報答郎主之恩。」國舅大喜，賞勞三軍，都令入城屯紮。宋江與侍郎曰：「昨日與足下來得慌速，忘了吳軍師，煩差人報知把關軍將，倘有軍師吳用來時，便可放他入關。」

侍郎便差人去益津關文安縣二處說知：「但有一秀才模樣的，姓吳，名用，便放入關。」二處得了將令，忽報有軍馬飛上關來，把關將見一騎馬秀才，背後一僧一行者，又數十個百姓，都趕上關來，到關前大叫：「我是吳用，來尋兄長，被宋軍追趕得緊，快開門救我！」把關將見了，教開關放入吳用來。只見和尙行者等人也捱入關，把關人擋住。和尙曰：「俺

出家人被宋軍趕得緊，可救我們。」

把關軍定要推出，那和尚行者大叫曰：「我等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武松便是！」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武行者掣出雙戒刀便殺。那數十個百姓便是解珍解寶李立李雲楊林石勇時遷段景住白勝郁保四，一發奪了關口。盧俊義引兵趕到關上，一齊殺入文安縣來，把關將逃去。吳用飛馬到霸州城下，把門官忙報知侍郎，一面開門放人。宋江與侍郎來城邊相接，便引見國舅。

吳用曰：「小生正出城來，不想俊義知覺，直趕到關前，不知後面如何。」流星探馬報來說曰：「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殺近霸州。」國舅便欲點兵迎敵。宋江曰：「未可調兵。我用好言招撫，他若不服，再戰未遲。」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只見盧俊義躍馬挺鎗立門旗下高叫曰：「只教反臣宋江出來！」宋江在城牆邊指着俊義曰：「宋朝賞罰不明，奸臣當道，汝可同歸，扶助遼主，不失梁山相聚之義。」俊義大罵曰：「俺在北京，安家樂業，你嚇我上山！天子三次招安，有何虧你？今反背朝廷，禽獸何異！」

宋江大怒，便開城門，差林冲、花榮、朱全、穆弘四將齊出。俊義躍馬橫鎗，直取四將，鬪二十餘合，四將撥馬望城中便走。俊義鎗招軍馬一齊趕殺入來，林冲、花榮占住吊橋，回身再殺，詐輸誘引。俊義搶入城中，三軍吶喊，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接應，國舅與侍郞束手被擒。諸將至州衙來見宋江。

宋江傳令，請定國舅並侍郞等，以禮相待。宋江曰：「汝遼主不知我等，非比曠聚山林之輩；吾乃是列宿之臣，豈肯背主降遼？只要取汝霸州，特乘此機會。今已成功，國舅等請回本國。俺無殺害之心，但汝等家眷，俱各放還。霸州城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來爭競。今後刀兵到處，無有再容。」

宋江號令已下，將內應有番官盡遣起身，隨國舅回幽州去了。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锋盧俊義引一半軍馬回守薊州。宋江等將一半軍馬守住霸州，差人飛報趙樞密知。

且說國舅與侍郞帶衆歸到幽州來見郎主，奏說宋江詐降，占去霸州。郎主聽了大怒，



喝罵侍郎曰：「你這無謀害國佞臣，致失霸州！與我去斬了！」班中兀顏光啓奏曰：

「郎主勿愛。乞免斬侍郎。臣引部下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前去，一鼓而收。」

說未了，班中轉出賀統軍奏曰：「殺雞焉用牛刀！」不消正統軍前去，只賀某路施

小計，使宋江等死無葬身之地！」郎主大喜曰：「願聞妙計。」管教：

宋江三軍人馬一齊死，一代英雄咫尺休！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莫逞區區智力餘，天公原自有乘除。  
謝玄真得擒王技，趙括徒能讀父書。

青谷兵如沙上雁，幽州勢若釜中魚。  
敗軍損將真堪愧，遼主行看坐陷車。

這賀統軍姓賀，名重寶，是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身長一丈，力敵萬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兩刃刀，現任提督諸路軍馬；當時奏郎主曰：「臣有一計：這幽州地面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一條路入去，四面都是高山，臣撥數騎引他兵馬直入裏面，將木石緊塞峪口，關軍把守，教他們餓死在內。」兀統軍曰：「惟恐不諧耳。」賀統軍曰：「彼得全勝，志滿氣盛，

必至幽州。俺分兵前去引誘，他必乘勝起來，斷然深入重地。」

郎主從其計。賀統軍點軍，分作兩路，令大兄弟賀折去取霸州，又令小兄弟賀雲去取

薊州，都只可詐敗，引至幽州境界，自有計策。

却說宋江在霸州，報遼兵侵犯薊州，乞調兵救援。宋江留下一支軍馬守定霸州，其餘

大軍，拔寨都起，往薊州與俊義約同進兵。賀折引兵投霸州，却好逢着宋江軍馬，未及戰得

十合，賀折詐敗而走。宋江不追。那賀雲至薊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戰自退。

宋江合盧俊義計議攻取幽州之策。吳用朱武曰：「幽州分兵兩路而來，俱不戰自退，

此必是誘敵之計，且未可行。」盧俊義曰：「軍師差矣。那厮連輸數次，如何是誘兵之計？」

豈不聞「當取不取，過後難逢。」宋江亦曰：「這厮勢窮，決無他策可施。」吳用朱武

阻當不住。

宋江盧俊義將軍馬分作三路而行。只見前軍報說遼兵已至，宋江遂到軍前看時，一

彪皂旗向山坡前擺開。當先一員番將怎生打扮？只見：

頭戴明霜鎖鐵盔，身披耀目連環甲，足穿抹綠雲根靴，腰束龜背梭猊帶，襯着

錦繡緋紅袍，執着鐵桿狼牙棒，手提三尖兩刃八環刀，坐下一騎千里追風馬。

旗上寫得分明：「大遼副總兵賀重寶。」躍馬橫刀出陣。宋江曰：「遼國統軍，必是上

將。」卽令關勝出陣相併。正似兩條龍奪寶，一對虎爭食；一往一來風翻身，一上一下鸞

展翅。刀鬥刀併，數丈寒光；馬蕩馬動，半天殺氣。二將鬥到三十餘合，賀統軍氣力不加，撥

馬望本陣便走。關勝拍馬追趕，賀統軍引兵奔轉山坡。宋兵追至五十餘里，聽得四下裏

戰鼓齊響，宋江急叫回軍，山坡左邊撞出番兵攔路。宋江分兵迎敵，右邊亦撞出一彪軍，前

面賀統軍勒回兵來夾攻。宋江軍馬相顧不迭，却被番兵冲爲兩段。

盧俊義在後廝殺，不見前面軍馬，急尋門路殺出時，只見刺斜裏又撞出番兵，喊殺連天，

將俊義圍在垓心。俊義令衆將冲殺，尋路出去時，四下裏陰雲閉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不

分東西南北。俊義心慌，急引一支軍馬殺出。遼兵後面趕殺。俊義奔至一山口，引衆將

入去，只見狂風大作，走不飛沙，對面不見人。約近二更前後，方纔風靜雲開，復見一天星斗。衆人看時，四面都是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無路可出。隨行頭領乃是徐寧、索超、韓滔、彭玘、陳達、楊志、李忠、周通、鄒淵、鄒潤、楊林、白勝，共十三位頭領。五千軍馬都集於星光下。俊義曰：「軍士斃殺一日，神思困倦，且在這裏權歇，明日却尋歸路。」有詩爲證：

四山圍繞路難通，原是陰陵死道中。若要大軍相股釋，除非插翅駕天風。

宋江正斃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對面不見人。公孫勝在馬上知是妖法，急提

劍在手，口中念詞，喝聲道：「疾！」將劍一指，只見風息雲開，遼兵不戰自退。宋江敗軍退到

一座高山屯紮，計點頭領，不見俊義等一十三人。天明遣呼延灼、關勝、林冲、秦明各帶兵去

尋了一日，不知消息。宋江取玄女課占之，課上曰：「天象不妨，只是陷在幽州之處，難得出

來。」便令解珍、解寶扮作獵戶，遠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裏去打聽消息。

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衣，提了鋼叉，只往深山裏行；四邊一望，不見人烟，都是亂山疊嶂。

是夜月色微明，遠遠望見山畔一點火光。弟兄曰：「火光之處，必有人家，且去討些飯吃。」

去。」到那裏，只見數間茅屋。解珍弟兄推開門扇，燈光之下，見個婆婆。弟兄放下鋼叉，納頭便拜。那婆婆曰：「我只道是孩兒回來，原來是客人。你是那裏獵戶？怎生到此？」解珍曰：「小人原是由東獵戶，因來此間做些買賣，却消折本錢，無甚生理，只得來山中尋些野味度日。不想迷失路徑，來到這裏借宿一宵，望媽媽收留。」那婆婆曰：「我兩個孩兒也是獵戶。客人少坐，我去安排晚飯與你吃。」解珍解寶稱謝不已。

不多時，只見兩個人扛隻獐子入來。那婆婆曰：「我兒且放下獐子，與這兩位客人相見。」解珍弟兄連忙下拜。那兩個答了禮，便問：「客人何處人？因甚到此？」解珍弟兄說知前事。那兩個曰：「俺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祖居在此，父亡母存。兄弟二人打獵爲生。此間路徑甚難，俺們尙有不認的去處，你兩個却是山東人，如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吃？你休瞞我，二位恐不是獵戶麼？」解珍曰：「既到這裏，如何隱藏？只得實說與兄長知道。」有詩曰：

嶺重疊，途周遭，兵陷垓心不可逃。  
一一解明知消息，直將蹤跡問漁樵。

解珍弟兄跪下曰：『小人兩個是梁山泊頭領，解珍解寶便是，跟隨宋公明，今受招安，來征大遼，前日與賀統軍大戰，被他冲斷一枝軍馬，不知陷在那裏，特差小人打探消息。』劉一笑曰：『你二位既是好漢，請起少坐，俺教你去尋。』將酒飯相待。

席間，劉一問曰：『俺久聞宋公明替天行道，果如此否？』解珍答曰：『俺兄長以忠義爲主，誓不擾害忠良，專殺貪官污吏，尙強凌弱之人。』劉一聽罷，贊歎不已。

解珍曰：『我一枝軍馬不知陷在何處，望乞指教，後必重謝。』劉一曰：『俺這北邊幽州管下有個去處，喚做青石峪，只有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懸崖峭壁。若塞斷那條路口，就不能得出，多是陷在那裏。如今你那宋先鋒屯兵處，喚作獨鹿山。那山前平坦，可以斃殺；山頂又可望四邊軍馬。你要救那支兵，打開青石峪口，方纔可救。那峪口有株大柏樹，形如傘蓋，四面盡皆望見。更要隄防：賀統軍會行妖法。』

解珍弟兄聽得這言語，拜謝了二人，連夜回來見宋江，把前情備細說一番。宋江大驚，忙與吳用商議。忽小校報曰：『段景住石勇引白勝來了。』宋江隨即叫來問時，段景住

先說：『我和石勇立在高山觀望，只見山頂上滾下一個毡包來，看時，却是白勝。』白勝便曰：『盧先鋒與小弟等正廝殺間，只見天昏地暗，不辨東西。』盧先鋒便教只顧殺將進去。四圍盡是高山，無計可出，又無糧草。盧先鋒令我從山頂上滾將下來，尋路報信，正遇石勇段景住。望兄長快發兵前去救取，遲則諸將必然因死。』有詩爲證：

青石嶺中人馬陷，絕無糧草濟飢荒。  
暗將白勝重包裹，滾下山來報宋江。

宋江聽罷，忙點軍馬，令解珍弟兄引路，一望大柏樹便是船口——傳令教馬步軍併力殺去。人馬行至天明，遠遠望見山前兩株大樹，果然形如傘蓋。解珍解寶引兵殺到船口。

賀統軍人馬攔開。林冲迎着賀折，交馬兩合，把賀折刺死馬下。李逵樊瑞項充李袞引牌手直殺入遼陣，正迎着賀雲躍馬來戰，李逵出迎，戰不數合，被李逵一斧砍於馬下。賀統軍見折了兩個兄弟，便作起妖法。只見狂風大作，就地生雲，迷住船口。

公孫勝在馬上掣出寶劍，口中念咒，喝聲道：『疾！』只見風靜雲開，三軍向前併力而殺。賀統軍見破了法，舉刀拍馬殺來。宋江揮兵掩殺，賀統軍大敗而走。宋江也不來趕，且合



人扒開船口，放出俊義等來。俊義拜謝了宋江，鳴金收軍回寨。

次日，吳用曰：「可速進兵取幽州，唾手可得。」宋江便教俊義等十三人，且回薊州將息勞頓，自領諸將離獨鹿山來攻幽州。

却說賀統軍正退回城中，折了兩個兄弟，心中悶悶不已。忽探馬來報宋軍來攻幽州。賀統軍上城看時，却是遼兵旗號：紅旗上盡寫銀字，乃是遼國驃馬大真胥慶；又一枝青旗軍，却是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李集；一現在雄州屯紮，往常侵犯大宋境界，正是此輩。一聽得遼兵失了城子，因此引兵前來助戰。

賀統軍見了大喜，即令人去報兩路軍且休入城，教令山背後埋伏，待我軍馬廝殺，引宋江兵來，左右掩殺。遂引兵出幽州迎敵。宋江人馬已近幽州。吳用曰：「若他閉門不出，便無準備；若出城迎敵，必有埋伏。」將兵分作三路，直往幽州來；軍分兩路，左右護持，以防伏兵。有詩爲證：

堂堂金鼓振天威，卻是軍兵捲地來。漫向陣前施詐計，血流漂杵正堪哀。

宋江撥關勝帶宣贊郝思文領兵在左，調呼延灼帶領單廷珪魏定國領兵在右，各引兵三萬而進。宋江引大軍逕往幽州。賀統軍領兵與林冲戰不五合，統軍回馬便走。宋軍追趕。統軍分兵兩路，不入幽州，遶城而走。吳用便教鳴金收軍。左邊撞出大真驕馬，却好有關勝迎住；右邊撞出李金吾，有呼延灼迎住。三路軍馬大戰，殺得遼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賀統軍欲回，撞出花榮秦明，賀統軍敗退；回至西門城邊，又撞出董平追殺一陣；轉過南門，又撞出朱仝大殺一陣。賀統軍不敢入城，望北而走，却迎着黃信，賀統軍措手不及，被黃信一刀正砍着馬頭。賀統軍棄馬步走，刺斜裏走過楊雄石秀，把賀統軍打翻在地。宋萬挺鎗刺來。衆怕爭功壞了義氣，將賀統軍亂鎗刺死。

大真驕馬見統軍隊裏倒了帥旗，便從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戰之間，不見紅旗，也望山後退去。宋江見三路軍盡退，大驅人馬奪了幽州；出榜安民，差人往檀州報捷，請趙樞密

移兵滿州把守，着合俊義分守霸州。趙樞密見報大喜，一面申奏朝廷。

胡雖鹵莽少機謀，三路軍兵布列稠。堪羨宋江能用武，等閒談笑取幽州。

却說大遼國主陸殿會集文武，左丞相幽西字璵，右丞相太師褚堅，統軍大將等，當廷商議。郎主曰：『宋江占去四郡，賀統軍弟兄已死，幽州又失，汝等文武有何處置？』有正統軍兀顏光奏曰：『伏乞降旨任臣會合諸處人馬，務要生擒宋江，恢復四郡。』郎主准奏，賜虎牌金球敕旨，黃鉞白旄與兀顏統軍，不問金枝玉葉，皇親國戚，並聽調遣。

兀顏統軍承旨，即行文調遣諸處軍馬前來策應。長子兀顏延壽稟曰：『父親一面整點大軍，孩兒先帶八馬，將會集大真駙馬李金吾將軍二處軍馬先到幽州，與這厮交鋒。待父親來時，一齊合力，掃清宋兵。不知鈞意如何？』兀顏光曰：『吾兒，你做先鋒前去，如有佳音，火速報知。』兀顏延壽得令，引軍三萬，會合李金吾大真駙馬共領三萬軍馬來到幽州城外下寨。

小軍報知宋江。吳用曰：「先調兵出城佈下陣勢，他若無能，必自退去。」宋江依計，調遣軍馬出城十里，地名方山，佈下九宮八卦陣。只見遼兵分作三隊而來。兀顏延壽也曾少習兵法，便令三軍分在左右，自去中軍豎起雲梯；望見宋軍排的是九宮八卦陣，下雲梯，令軍擂鼓，搭起將臺，上用兩面號旗招展左右，也列成一個陣勢，下將臺上馬。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身披一領蜀錦團花白銀鎧。足穿鷹嘴抹綠雲根靴，腰繫雙環龍角黃綃帶。螭蚪吞首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劍。左懸金畫寶雕弓，右插銀簇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一匹鐵腳棗騮馬。

兀顏延壽出馬大叫曰：「你佈九宮八卦陣，待要瞞誰！你識得俺的陣麼？」宋江聽得番將要鬥陣法，軍中豎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上雲梯觀望遼兵陣勢：三隊相連，左右相顧。吳用朱武對宋江曰：「此是「太乙三才陣」也。」

宋江聽罷，下雲梯，上馬來到陣前，指遼將喝曰：「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爲奇！」延

壽曰：「你既識吾陣，看俺變法。」便再上將臺，把號旗招動，變了陣勢。吳用朱武看曰：

「此乃變作『河洛四象陣』。」使人下雲梯來傳報宋江。延壽再出陣前問曰：「還識

此陣否？」宋江答曰：「此乃河洛四象陣。」那延壽復入陣中，又變陣勢。吳用朱武看

了曰：「此乃變作『循環八卦陣』。」再報宋江知道。那延壽再出陣前問曰：「還識此

陣否？」宋江笑曰：「變出循環八卦陣，不足爲奇。」

延壽聽了，心中自付：「俺這陣勢都是秘傳，不想都被此人識破，宋軍中必有人物。」

延壽再入陣中，變成一陣，四邊都無門路，內藏八八六十四隊兵馬。朱武看了，對吳用曰：

「此是武侯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識。」請宋公明上將臺看這陣法，曰：「此四陣法，却

從一派傳流下來。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環八卦』，八卦

生出『八八六十四卦』，今變爲『八陣圖』，此是循環無窮極高的陣法。」

宋江到陣前喝曰：「汝年幼學淺，如井底之蛙！最這八陣圖法，吾大宋小兒也瞞不

過！」延壽曰：「你且排個奇異陣勢，瞞俺則個！」宋江喝曰：「只俺這『九宮八卦陣

勢，你敢打麼？」  
延壽笑曰：「量這小陣，有何難哉！你軍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小陣！」

延壽傳將令，令大真騎馬李金吾各撥一千軍馬，「待咱打他陣勢，便來策應。」用手指算，當日風火，不從正南離位上來，帶了本部軍馬，轉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便奔中軍。只見中間白濤濤如銅牆鐵壁，團團圍住。延壽見了，心中大驚，暗想：「陣中那得有這等城子！」便教軍士打從西路殺出。衆軍士回頭看時，見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水響，不見路徑，四下都是鹿角，無路可出。延壽疑曰：「此必是宋江行妖法，只就這裏死撞出去！」

衆軍得令，齊聲吶喊殺出。傍邊撞出一員大將，却是雙鞭呼延灼，高聲喝曰：「孺子走那裏去！」延壽措手不及，活捉過去。公孫勝在陣中作法，見報說捉了延壽，便收法。陣中依舊明朗。大真騎馬并李金吾二將只等陣中消息要來策應。宋江出陣前叫曰：「你那兩軍早降，延壽已被吾擒在此！」令羣刀手簇出陣前。

李金吾見了，挺鎗殺來；秦明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戰不兩合，被秦明一棍連盔帶頭打得粉碎。大真驕馬見打死李金吾，引兵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奪得戰馬三匹，餘外旌旗劍戟，不計其數。宋江引兵徑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圖王侯之封。有詩爲證：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軍殘卒奔遼東。

却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兀顏統軍稟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李金吾亦被宋江打死。大真驕馬逃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大驚曰：「吾兒少習陣法，頗知玄妙，他排甚陣，吾兒被捉？」左右曰：「只見九宮八卦陣，無甚希奇。俺小將軍布了四個陣勢，被他識破。」兀顏光曰：「量這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他變了陣勢。」衆將曰：「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旌旗不招，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陣。」兀顏光曰：「必是妖術。誰敢與吾作前部？」只見帳前二將齊出曰：「某二人願

爲前部引兵前去！一個是大遼番官，瓊妖納延；一個是燕京番將，姓寇，雙名鎮遠。

兀顏統軍大喜，便曰：『你二將小心在意，引一萬軍作前部先鋒。吾引大軍，隨即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點那十一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太陰星天壽公主答里孛引兵五

千。羅喉星皇姪耶律得榮引兵三千。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兵三千。紫

炁星皇姪耶律得忠引兵三千。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兵三千。東方青帝

木星大將只兒拂郎引兵三千。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西

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

千。中央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處兵馬，首將五千，鎮守中宮。

兀顏統軍再點那部下二十八宿將軍：

角木蛟孫忠。亢金龍張起。氏土絡劉仁。房日兔謝武。心月狐裘直。

尾火虎顧永興。箕水豹賀茂。斗木獬蕭大觀。牛金牛薛雄。女土蝠俞得



成。廬日鼠徐威。危月燕李益。室火猪祖興。壁水渝成珠邪海。奎木狼

郭永昌。婁金狗阿哩又。胃土雉高彪。昴日鷄順受高。畢月烏國永泰。

嵩火猴潘異。參水猿周豹。井木犴臣里合。鬼金羊王景。柳土獐雷春。

星日馬卞君保。張月鹿李復。翼火蛇扶聖。軫水蚓班古現。

那兀顏統軍整點大隊軍馬二十餘萬傾國而來，奏請大遼國主御駕親征。瓊寇二將

人馬先進。早有細作報來。宋江傳下將令，一面教取盧俊義一枝軍馬，一面取檀州薊州

但有人員都來聽用，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都到幽州聚齊。宋江等接見趙樞密，參拜稟曰：

「小將賴元帥虎威，偶成小功。今探事人報遼國兀顏統軍起二十萬軍馬傾國而來，與亡

勝敗，在此一舉。請樞相另立營寨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等併方向前，決此一戰，効犬馬之

勞，以報朝廷。」趙樞密曰：「將軍善觀方便，不待我言。」

宋江辭了趙樞密，與盧俊義引兵轉過幽州所屬永清縣界屯扎，聚集衆將。宋江曰：

「今次兀顏光領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勝負在此一戰。汝等兄弟當努力向前，但得敵

功，上達朝廷，富貴共享。」衆將皆曰：「兄長之命，誰敢不効死力！」

正商議間，小校來報：「遼國使人來下戰書。」宋江喚至帳下，將書拆開一看，乃是遼國先鋒使寇瑾二將軍請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與衆人酒食，放回本寨。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齊穿皮甲。次日五更，拔寨齊行，早與遼兵相迎。遙望見皂雕旗影裏，閃出瓊妖納延寇鎮遠來，二人一般打扮。但見：

頭戴烏雲捲額鎖鐵冠，身披龍鱗傲霜嵌銀鎧。內襯石榴紅錦繡羅袍，腰束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碧綠鷹隼雲根靴，腰懸百煉竹節熟銅鞭。左掛硬弓，右插長箭。馬跨越嶺飛山獸，鎗搭翻江攬海龍。

二將立馬陣前。宋江在門旗下看，只見史進拍馬舞刀出陣，與瓊妖納延交戰。二將鬥到三十合，史進氣力不加，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瓊妖納延趕來。宋陣中花榮見史進輸了，拈弓搭箭，覷定番將，一箭正中瓊妖納延落馬。

寇鎮遠見了大怒，拍馬挺鎗，出陣前大罵：「賊將怎敢暗算吾兄！」孫立飛馬來戰。

門到二十餘合，寇鎮遠回馬望北而走。孫立拍馬趕去，帶住鎗，拈弓搭箭，望寇鎮遠後心一箭。寇鎮遠聽得弓弦響，把身一轉，那枝箭用手綽住，遂拈弓搭箭，紐回身望孫立前心一箭射來。孫立看見，把身望後便倒，那箭從身上飛過去，這馬收勒不住，只顧跑，孫立倒在馬上。

寇鎮遠想曰：『必是中了箭！』

原來孫立兩腿用力夾住馬，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寇鎮遠勒馬回來要捉孫立，兩個馬頭却好相迎。孫立跳起來大喝一聲，寇鎮遠進退不及，孫立提起虎眼銅鞭向那寇鎮遠腦上一下，打死於馬下。宋江驅軍掩殺，遼兵無主，各自逃生。

正趕之間，聽得前面連珠砲響，宋江便令衆將擋住，差秦明、花榮、呂方、郭盛騎馬向山頂看了，回報番兵漫天蓋地而來，唬得宋江魂蕩蕩，魄悠悠。正是：

● 饒君縱有張良計，到底難逃白虎災。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兀顏光陣列混天象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烈。大遼兵發山岳摧，萬里乾坤皆失色。皂雕旂展烏雲飛，沙柳箭發流星馳。連環駿馬追風急，虎臂強弓縮地遲。潑池荷葉蔭毡笠，鐵甲銀兵映寒日。紅纓棍擺豺狼牙，寶雕弓挽烏龍脊。胡笳共和天山歌，鼓聲振起白駱駝。番王左右持斧鉞，統軍前後橫金戈。輪海風翻動人馬，乳酪春醞宴君罷。海青放起鴻雁愁，豹子鳴時神鬼怕。番人手掩貂鼠袍，健兒戲舞魚腹刀。十萬番兵輝英武，虎將弦勁聲悲號。幽州城下大

兵擾，連珠炮發震天響。神兵飛下九天來，四海茫茫人欽仰。

宋江見遼兵勢大，慌忙收兵退回永清縣屯紮，便與盧俊義等曰：「今日雖是勝他一陣，損他兩個先鋒，我看遼兵其勢浩大，來日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曰：「昔晉謝玄以三千人破苻堅百萬雄兵，此是寡能敵衆矣。何足懼哉！可傳令各寨衆將，來日務要旗幟嚴整，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深排鹿角，堅守寨柵。我排九宮八卦陣勢，若是他來，將陣依次而起，縱他有百萬之衆，安能衝突？」

宋江曰：「此計甚妙！」即傳令五更造飯，天明盡拔寨而起。前抵昌平縣，即將軍馬

擺開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在左，林冲在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自守中軍。步軍另作一處，擺一陣於後，盧俊義、魯智深、武松三個爲主。准備厮杀。

陣勢已完，遙望遼兵遠遠而來。前軍却是皂旗一隊，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頂黑盔，身穿玄甲，上罩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般軍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北方玄武水星，乃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黑甲人馬。

按北方五炁星君。正似凍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有詩爲證：

兵按北方玄武象，黑旗黑鎧黑刀鎗。烏雲影裏玄冥降，凜凜威風不可當。

又見遼兵左軍盡是青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頂四纒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翠色袍，坐騎青驄馬，手執一般兵器，正按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東方青龍木星，乃是番將只兒拂郎引三千青色寶座人馬，正按東方九炁星君。正似翠色點開黃道路，青霞截斷紫雲根。有詩爲證：

青龍驅陣下天曹，青蓋青旗青戰袍。共向山前逞武勇，營中殺氣透雲霄。

右軍盡是白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水磨盔，身披銀鎧甲，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執一般軍器，正按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纒素旗人馬，按西方七炁星君。正似征駝捲盡明山雪，番將斜披玉井冰。有詩爲證：

太白分兵下九天，白雲光明素袍鮮。石麟翻海人難敵，擾得蒼龍夜不眠。

後軍盡是緋紅旗一隊，也有七座旗門，每門也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頭戴朱紅盔，身披猩猩甲，上穿青紅袍，坐騎赤兔馬，各執一般兵器，按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大將，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乃是番將洞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旛人馬，按南方三炁星君。正似離宮走出六丁神，霹靂振開三昧火。有詩爲證：

祝融飛火下離宮，十萬貔貅烈火紅。閃閃赤雲樓澗谷，陣前誰敢去爭鋒。

陣前左有一隊人馬，盡是金冠金甲，緋袍朱纓，紅旗赤馬，乃是遼國御弟耶律得重按上界太陽星君。正似金烏捧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有詩爲證：

海神英武出扶桑，耶律提兵按太陽。雄略嘉謀播遼國，堂堂兵陣遠塵揚。

陣前右有一隊女兵，盡是銀花卉冠，銀鈎鎖子甲，素袍，白旗，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答里孛亥，按上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兔團團離海島，水輪滾滾照瑤台。有詩爲證：

貌似春烟籠芍藥，顏如秋水映芙蓉。玉笋輕擗龍泉劍，到處交兵占上風。

兩隊中團團圍住，盡是黃旗軍，都騎黃馬。隊中有四員大將，各領兵三千，分於四角守

護。東南一員大將，青袍青甲金冠，坐騎粉青馬，按上界羅喉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榮。西  
南一員大將，紫袍銀甲寶冠，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驢馬，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華。  
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按上界紫炁星君，乃是皇姪耶律得  
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銀甲，手執七星寶劍，坐騎鬪雪烏驪馬，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皇姪  
耶律得信。

黃旗軍陣中那員上將，按上界中央鎮星，左有白旄，右有黃鉞，前立朱旛，後遮皂蓋。遇  
迴旗號，按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分開陰陽瓊瓊玉衡混沌之象。那員大將頭戴紫金盔，身披  
蜀錦袍，坐騎銀驄馬，手提畫桿方天戟，按中宮土星一炁天君，乃是遼國都統軍大元帥兀顏  
光。

黃旗之後，中軍之內，鳳輦龍車，有一十六對黃甲力士推捧車駕。輦上坐着大遼郎主，  
按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邊丞相幽西字瑾，右邊丞相太師褚堅，按左輔右弼星  
君。正似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爲證：





門却教步軍打進去，看他裏面虛實如何。」

宋江依其言。次日引兵前進，且望遼兵不遠，宋江便合關勝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軍擡退壓陣遼兵。再差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寧、索超、朱仝在右，兩隊軍兵來擡皂旗七門，果然冲開陣勢，殺散皂旗人馬。李逵、樊瑞、項充、李衮引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魯智深、楊雄、石秀、解珍、解寶、搗殺入去。混天陣內，只聽四面砲響，東西兩隊正面黃旗軍殺出來。宋江兵馬抵當不住，退回原寨，點軍折其大半。杜遷、宋萬又帶重傷。李逵被他攙鉤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心中納悶。

只見小校來報曰：「遼將遣使到來。」宋江喚入中軍問時，却是主將差來，要將李逵換轉小將軍。宋江便曰：「明日取小將軍到陣前交換。」

番使領言語去了。宋江與吳用商議曰：「我等無計可破他陣勢，且把小將軍換轉李逵與他講和罷戰。」吳用曰：「且將軍士暫歇，別生良策未遲。」

次日，差人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人直往兀顏統軍處見了，說曰：「宋先鋒拜意，今送

小將軍回來換這個頭領；今冬嚴寒，軍士勞苦，權且罷戰，或待來春別作商議。」

兀顏統軍聽了，喝曰：「無智辱子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若要罷戰，教你宋江束手來降，免他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來使回寨，將此言訴與宋江。宋江只怕救不得李逵，遂帶了兀顏小將軍拔寨便起，直到陣前大叫：「可放過我的人來，吾還你小將軍，不能戰亦不妨。」只見遼兵將李逵送出陣前來，對換小將軍去了。當日都不厮殺。

宋江回寨與諸將計議。呼延灼曰：「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寨軍兵，八

路齊進，決此一陣。」宋江依其言。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兩路軍先去截壓寨軍兵；八

路軍馬搖旗吶喊打入混天陣，聽得陣中吶喊，二十八門齊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來。宋江軍馬措手不及，大敗而走；回至本寨，折損軍馬數千。宋江撥軍將緊守寨柵，堅

守不出。

却說趙安撫屢次申奏朝廷，欽差王文斌押送衣襖到營。宋江接至寨中，把了接風酒。

王文斌詢問緣由。宋江曰：「宋某自蒙朝廷差到邊土，托天子洪福，連取四座大郡。今到

幽州，不想被遼將兀顏光擺個「混天象陣」，我軍連敗三陣，無計可施。今幸得將軍降臨，

願聽指教。」文斌曰：「量這個混天陣何足爲奇！王基不才，願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

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分散軍將。衆人謝恩已畢，軍中置酒相待。

次日，王文斌披掛出陣，上將臺觀看了，下梯曰：「這個陣勢也不平常，不見有甚驚人處。」

不想文斌不識，只是詐人要譽，便令前軍鼓譟搦戰。宋江馬上喝曰：「番兵敢來交戰！」

說猶未了，黑旗隊裏第四座門內飛出大將曲利出清，挺刀出到陣前。王文斌便拍馬

挺鎗直取出清。鬥到十數合，番將賣個破綻，回身便走。文斌驍馬挺鎗，直趕將去，却被番

將回身一刀，將文斌砍於馬下。宋江急令收軍，番兵殺將過來，又折一陣。回至寨中，勳文

書申呈趙樞密，說文斌自願出戰，身死陣中。趙樞密得報，即寫表申奏朝廷，打發人伴回京。

有詩爲證：

趙括徒勞讀父書，文斌詭詐又何愚！  
輕生容易談兵策，無怪須臾喪厥軀。

話說宋江尋思無計可施，寢食俱廢。是夜，宋江秉燭沉吟，將近二鼓，神思困倦，伏几而臥，自覺帳中狂風忽起，冷氣侵人。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稽首曰：「領娘娘法旨，特請將軍。」宋江曰：「娘娘在何處？」女童曰：「離此不遠。」宋江便跟女童去，見座大林，青松翠柏，轉過石橋，有紅珠流星門一座，仰見畫棟雕梁，金釘玉瓦。女童引宋江從廊下而進，聽得殿上金鐘聲響，玉磬音鳴。女童迎請宋江上殿，至珠簾之下，跪在香案之前，舉目上視，但見祥雲靄靄，紫霧騰騰，九龍座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仙女侍娘娘之側。

娘娘謂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亦有年矣。今天子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拜奏曰：「多承娘娘賜與天書。今被兀顏光擺列『混天象陣』，臣無計可破，連敗三陣。」娘娘曰：「此陣之法，陰陽象也。欲破此陣，要知生尅之理。且如他皂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星君，你可選大將七員，衣用黃色，搥破他皂旗七門；後命大將七員皆衣黃袍，

直取水星。此是土尅水也。却以白袍軍馬打透他左邊青旗軍陣。此乃是金尅木也。却以紅旗軍馬打透右邊白旗軍陣。此乃是火尅金也。却以一枝青旗軍馬直取中央黃軍陣。主將。此乃是木尅土也。再選兩枝軍馬，令一枝綉旗花袍軍馬扮作羅喉星，直破太陽軍陣；令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星，直取太陰軍陣。再遣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炁，直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作起風雷，逕奔入大遼國主駕前，定取全勝。須待夜間依此進兵，一鼓成功。汝當秘受吾言。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汝宜速還，不可久留。」令青衣女童，「送星主還寨。」有詩曰：

玉女虛無忽下來，嚴詞特請叙真懷。當時傳得幽玄秘，遼主陣圖頃刻開。

宋江再拜懇謝，出離殿廷，青衣指引，再回舊路。過得石橋，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囁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四更。宋江便請軍師吳用計議破混天象陣。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樓集 征四寇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願恩降詔

陣列混天排劍戟，四圍八座怪雲生。紛紛曜宿當前現，朗朗明星列上層。

黃鉞白旄風內舞，朱幡皂蓋陣中行。若非玄女親傳法，邊塞焉能定太平？

却說宋江夢中受得九天玄女之法，與吳用計議，合造雷車二十四部，下裝油柴，上安火炮，會集諸將人馬。宋江傳令，點按中央戊己土黃袍軍馬，打入水星陣內，差大將董平，左右攔破皂旂軍七門；又差副將七員：朱仝、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軍馬，打入木星陣內，差大將林冲，左右攔破青旂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徐寧、穆弘、黃信、孫立。



陳達楊春楊林。再點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打金星陣內，差大將秦明，左右撞破白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龔旺丁得孫。再點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打火星陣內，差大將呼延灼，左右撞破紅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楊志索超韓滔彭玘孔明鄒潤鄒潤。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打土星主將陣內，差大將關勝，左右撞破中央黃旗主陣；差副將八員：花榮張清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綉旗花袍軍馬打太陽左軍陣內，差大將七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隆蔡福。再差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打太陰陣內，差大將七員：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蔡慶。再差打中軍一枝人馬直打大遼國主，差大將六員：盧俊義燕青呂方郭盛解珍解寶。再遣護送雷車至中軍大將五員：李達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其餘水軍頭領都出陣前協助破陣。

宋江傳令已罷，各自准備。有詩爲證：

五行生尅本天成，化化生生自不停。  
玄女忽然傳法象，兀顏機陣一時平。

且說兀顏統軍見宋江不出交戰，差壓陣軍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製造雷車完備，選定日期，是夜拔寨來與遼兵相接，攔開陣勢。黃昏左右，朔風凜凜，彤雲密布，宋江令衆軍截蘆爲管，銜於口中，噓哨爲號。當夜先分四路軍趕殺，大遼哨路番將投北而走。初更左右，宋江軍中連珠砲響，呼延灼殺入遼陣，直取火星；關勝殺入中軍，直取土星；林冲領軍殺入左陣，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殺奔右陣，直取金星；董平領軍攻打陣中，直取水星。公孫勝在陣中仗劍作法，敕起五雷。

是夜狂風大作，走石飛沙，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逵樊瑞等引五百牌手護送雷車推入大遼陣內，扈三娘引兵便打入太陰陣中，魯智深等打入太陽陣中，盧俊義引軍隨着雷車，衆頭領自去尋對廝殺。是夜雷車火起，空中霹靂交加，殺得神號鬼哭，人兵撩亂。

且說兀顏統軍聽得四下喊聲大起，急上馬時，雷車已到軍中，烈火漲天。關勝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戰。張清取石子亂打。四邊牙將李應柴進等縱馬橫

刀亂殺。

兀顏統軍見身邊沒了羽翼，勒回馬望北而走。

關勝拍馬緊追。

花榮搭箭射去，

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得爭地一聲，火光迸散，正中在後心鏡上。

關勝趕上一刀，把兀顏統

軍斬去半臂落馬。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

張清趕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

豪傑，一柄刀，一條槍，結果了性命。堪笑遼國英雄，化作一夢。有詩爲證：

李靖六花人不識，孔明八卦世間稀。混天只想無人識，也有神機打破時。

却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將，吶喊殺入太陽陣內，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

刀取了首級。兩個孩兒逃走。魯智深曰：「俺們再去中軍截住大遼兵馬，便是了事也。」

那太陰陣中天壽公主聽得喊起，慌忙上馬。

一丈青舞刀，使拍馬引着顧大嫂等六員頭領

殺入陣中，正遇天壽公主。

交戰數合，一丈青放開雙刀，鎗入公主懷內，劈胸獻住。兩個正

在馬上扭作一團，王矮虎趕上，活捉了公主。

顧大嫂孫二娘殺散女兵。孫新張青隨後夾

攻。

再說盧俊義引軍殺入中軍，解珍解寶先把帥字旗砍倒，當有保衛大臣緊蹙大遼國主望北而走。陣內羅喉二皇姪俱被刺死，計都皇姪被捉，索泰皇姪不知去向。殺到四更，遼兵二十餘萬不留一個。

將及天晚，宋江鳴金收軍下寨，傳令救活捉者各自獻功。一丈青獻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耶律得華，朱全獻曲利出清，歐鵬，鄧飛，馬麟，獻蕭大觀，楊林，李端，獻裴直，單廷珪，魏定國，獻高彪，韓滔，彭玘，獻雷春，狄聖，諸將獻首級不計其數。宋江將生擒八將解趙樞密中軍收禁，所得馬匹，盡行分撥各將。

且說大遼國主退入幽州，堅閉緊守。宋江教軍圍在城外屯紮，豎起雲梯礮石，準備攻城。遼國郎主會集羣臣商議，皆曰：「事在危急，莫若歸降大宋，此爲上計。」郎主遂從衆議，城上豎起降旗，差人報知宋江。宋江引衆人拜見趙樞密，說投降之事。樞密曰：「投

降乃國家大事，未敢擅便。你遼國可差大臣親自朝見天子，聖旨准降，頒詔赦罪，方敢回兵。」

來人回幽州回復郎主。郎主與文武商議。時左丞相褚堅奏曰：「目今事在危急，以臣愚見，可多將金帛，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重許厚禮，令其停兵，免攻城池。一面收拾禮物，逕上東京；目今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專權，可將金帛賄賂四臣，買其講和，准降詔赦，方解此危。」

郎主准奏，即令褚堅前去。褚堅到寨前，宋江接至帳中，問其來意。褚堅先說國主投降一事，然後將玩好之物獻上。宋江曰：「我見你們豎起降旗，以此緩攻，准汝納降，容汝赴朝面君，灑上取裁。汝今以賄賂相許，視宋江爲何等人？再勿多言，汝宜速去。」

褚堅惶愧辭回，奏知郎主。衆大臣商議已定，即收拾金銀寶貝裝載上車，修下請罪表章一道，差褚堅并督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先去參見宋江，宋江先勸文書申達天子，就差蕭讓柴進蕭表一同褚堅前去。有詩曰：

戰敗遼兵不自由，便修降表出皇州。謙恭已佈朝宗義，螻蟻與貽敗國羞。  
剩水殘山秋漠漠，荒城破國月悠悠。金珠滿載權爲質，水滸英雄志已酬。

却說褚堅在路不止一日，早到東京，參見蔡京。蔡京曰：「汝等且帶人馬於館驛內安歇。」柴進蕭讓齋捧公文先去省院下了。此時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並省院官俱是好利之徒。大遼褚堅先進關節，厚賂蔡京等四個已了。

次日早朝，大宋天子陸殿，百官朝賀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幽州，圍住城池，且夕可破。今日遼主願納降，遣使褚堅奉表稱臣，請敕退兵。臣等奏聞，請乞聖鑒。」天子曰：「汝等衆卿如何計議？」蔡京出班奏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服，以臣愚見，可存遼邦作北方之屏障，使年年進貢，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詔回軍馬，以護京師。」

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來使面君。褚堅等到金階下拜，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

就御案上學士高聲宣讀降表曰：

遼臣耶律得輝頓首叩首自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長在番邦，不通聖賢之大經，未究綱常之至理。小臣昏昧，冒犯封疆，以致天兵討罪，勤勞王室興兵。今特

遣使臣褚堅，冒干天威，納貢請罪。倘蒙聖恩憐憫，蕞爾之微生，不廢祖宗之遺業，臣必銘心剡骨，竭膽披肝，永爲外國之藩邦，安作天朝之屏障。老老幼幼，直獲再生；子子孫孫，久懷感戴。正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謹奏表以聞。宣和四年冬月……日，大遼國主臣耶律得輝表。

天子覽表畢，命取御酒以賜來使，敕令褚堅等先回，謝恩拜辭去了。是日朝散，褚堅辭

謝太師，自回遼國。蔡京次日入朝，啓奏降詔。天子准奏，命翰林院草詔一道，差太尉宿元景齎詔前往遼國開讀，另敕命宋江等班師回國，將所有被擒之人並放回原國，收復城池，朕別委任官員鎮守。天子退朝，百官皆散。

却說宿太尉領了聖旨，便安排車馬，就同蕭讓柴進出京師，望陳橋驛進發。正值年冬，四野彤雲密布，粉揚瑞雪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尉一行人馬，冒雪衝風，遙遞前途。正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有詩為證：

太尉承宣不敢停，遠齋恩詔到邊廷。紛紛積雪關山路，奔服貂裘逐使君。

雪霽未消，漸臨邊塞。柴進蕭讓先使哨馬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便引衆迎至帳中，排宴相待。宿太尉說：『蔡京等受了遼國賄賂，於天子前力奏此事，准遼投降，詔回軍馬。』宋江歎曰：『非是宋某怨朝廷，功勞至此，又成虛度！』宿太尉曰：『先鋒休憂。宿某回朝，必當重保。』宋江曰：『某等兄弟一百八人，竭力報國，亦無希恩望賜之念，只願衆兄弟同守勞苦，實爲萬幸。』

當日宴罷，卽差人報知大遼國主，準備接詔。次日，宋江撥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董平李應柴進呂方郭盛引馬步軍三千，護送宿太尉入城。幽州百姓排開香花燈燭。大遼國主親引文武出南門外迎接詔旨，直至殿上。十員大將，立於左右。遼主同百官跪聽。



宜讀。 詔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神宗。雖中華而有主，豈蠻貊而無君？茲爾

遼國，不遵天命，理宜不赦；朕觀其詞，憐其哀切，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到日，

釋放所擒之人。一應城池，不許侵擾。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敬事大國，祇畏天

地；此藩臣之職也。爾其欽哉！詔示。宣和四年冬月……日。

開讀詔旨已畢，郎主與百官再拜稽首，行君臣禮畢。郎主與宿太尉相見，請入便殿，大設華筵。宴罷，送太尉并衆將於館驛內安歇。

次日，國主命丞相褚堅至寨，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幽州赴宴。宋江便與吳用計議不

行，只請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是日大張筵席相待。酒至半酣，捧出玩好之物獻上宿

太尉趙樞密，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遼主會集文武，送太尉樞密出城，再命褚堅將牛羊馬

匹，金銀綵緞，直至宋先鋒軍前犒賞軍將。宋江敕取天壽公主一十八口放回本國；一面先

送宿太尉還京；次發中軍護送趙樞密起行。

宋江使人入幽州請二丞相赴軍中議事。當下遼主教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褚堅來至宋先鋒行營。宋江邀請上帳，分賓主而坐。宋江曰：「俺領大兵到此，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盡皆剿滅；今聖上憐憫，降詔赦罪，實爾君臣之福也。吾今班師回國，汝宜謹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宋江用好言語戒諭。二人伏罪，拜謝而去。宋江却撥一隊軍兵與女將等先行，隨即喚隨軍石匠採石爲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鐫石已畢，鑿在永清縣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尙存。有詩爲證：

偽遼歸順已知天，納幣稱臣百歲年。  
琢石鐫名表功蹟，螭頭銅柱及燕然。

宋江將軍馬分作五隊，尅日起行。只見魯智深在帳前對宋江曰：「小弟自上五台山投禮智真長老落髮爲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却辭了師父下山，得遇哥哥，已經數載。本師曾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僧人，久後却成正果，今要往五台山參禮本師，將陣中功賞所得金帛之資都做佈施，再求問師父前程。」

宋江聽了，便曰：「你既有這個活佛，俺們等同你去參禮，求問前程。」宋江令盧俊義

掌管軍馬，陸續先行，盡帶衆兄弟跟魯智深上五台山來。正是：暫棄金戈甲馬，來遊方外叢林。○ 雨花台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見燃燈古佛。○ 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參透死生關。

畢竟宋江與魯智深怎的參禪，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五台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雁

韓文參大顛，東坡訪玉泉。

僧來白馬寺，經到赤牛年。

葉葉風中樹，重重水

裏蓮。無塵心境靜，只此是真仙。

且說宋江同魯智深一千人馬來到五台山下屯駐，先使軍人報知。宋江等步行上山，只聽得寺內鳴金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前，長老降階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禮罷。宋江看那和尚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格清奇，儼然有天台方廣出山之相。宋江便請智真長老上座，焚香禮拜，一行衆將都已見了，又智深向前拈香禮拜畢。宋

江曰：「久聞長老清德，奈俗緣淺薄，無由拜訪。今聞奉駕遠到此，得以拜見，平生萬幸！」智真長老曰：「久聞將軍替天行道，忠義存心，吾弟子跟將軍，亦天緣也。」宋江稱謝不已。有詩爲證：

謀財致命囚心重，放火屠城惡行多。  
忽地尋思念頭起，五台山上禮彌陀。

魯智深將金銀綵緞上獻本師，長老知是不義之財，再三不敢受。魯智深曰：「弟子累戰蒙賞積聚之物，今日將來獻納本師，以充公用。」長老曰：「既然如此，與汝置經七藏，消滅罪惡，早登善果。」智深拜謝。當日庫司辦齋完備，鳴鐘擊鼓，聚衆衆僧於法堂上。智真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贊已罷，就法座而坐。宋江魯智深并衆頭領向前拈香禮拜。宋江曰：「某有一言敢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蒼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來求問於禪師。」長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  
堪嘆石火光中，翻了幾個筋斗。  
嗟！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積頻啼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同衆將拈香禮拜，設誓曰：「願兄弟共同生死，世世相逢。」誓畢，請下雲堂赴齋。宋江拜聞長老曰：「弟子與智深本欲相從指迷，但以統領大軍，不敢久戀，望吾師點化。」智真長老又書四句偈語曰：

當空雁影翻，東園不團圓。  
隻眼功勞足，雙林福壽全。

寫畢，遞與宋江曰：「此是將軍一生事，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知其意，又問曰：「弟子不悟法語，望乞明解，以釋某心。」長老曰：「此乃神機，過後方知。」又喚智深曰：「吾與汝相別，正果如今將臨，也與你四句偈言，終身藏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臘而執；  
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智深拜受偈語。次日，宋江智深并衆將辭別智真長老，長老同衆僧送別出山門。宋江等下山，回到軍前，俊義吳用等接着。宋江將前偈語與衆觀看，皆不曉其意。公孫勝曰：「禪機法語，久後方知。」

宋江傳令軍馬起行。數日，來到雙林渡，宋江在馬上仰觀空中塞雁不依次序，有驚鳴

之狀，宋江心疑。忽聽前軍喝采，使人詢問，飛馬回報曰：「燕青初學弓箭，空中射雁，因此衆

將喝采。」宋江喚燕青前來，見馬上帶着死雁數隻。宋江問曰：「恰纔你射雁來？」燕

青曰：「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羣雁，隨意射之，不想皆中。」宋江曰：「學習弓箭，乃爲將本

等的事，射得下來，是你能處。我想賓鴻避寒，離了天山，銜蘆渡關，趁江南地煖，求食稻梁，初

春方回。此禽仁義禮智信俱備：空中望見有悲鳴之意，失伴孤雁，並無侵害，此爲仁也；一失

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鷹隼，銜蘆過關，此爲智也；秋南

春北，不越而來，此爲信也。此禽五常兼備，豈可害之？天上一羣鴻雁相呼，正如我等兄弟

一般；你却射那數隻，正如我等相失，衆心何如？今後不可害此仁義之禽。」燕青嘿嘿無

言，悔罪不及。宋江有感，口占一詩云：

山嶺崎嶇水渺茫，橫空塞雁兩三行。忽然失卻雙飛伴，月冷風清哀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心中悽慘，當晚屯兵於雙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嘆燕青射雁之事，

教取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闊雁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

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暮日空山，晚烟古壑，訴不盡許多哀怨。揀盡蘆

花無處宿，嘆何時玉關重見？嘹唳號愁鳴咽恨，江渚難留戀。試觀他春盡歸

來，畫梁雙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甚是悲哀。當夜飲酒甚醉。次早俱各上

馬望南而行。正值暮冬，景物淒涼，宋江於路中多有所感，不覺到京，屯紮軍馬於東華門外

等候聖旨。

且說宿太尉趙樞密先到京師，將宋江等功勞奏知天子。天子聞奏，大喜稱贊，就傳聖

旨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朝見，都教披甲入城。

且說宋江并諸將等聽候宣詔入朝，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山呼。



皇上看了宋江衆將英雄糾糾，盡披錦袍，惟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四人穿本身服色。慶  
上大喜曰：「寡人知卿等爲國出力，卿等之功也。」宋江再拜奏曰：「今沙漠投降，實乃陛  
下仁天之賜。」

天子卽命省院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使童貫商議奏曰：「方今四邊未寧，不可  
陸遷，且加宋江爲保護郎帶器械正管皇城使，副先鋒盧俊義爲宣武郎帶器械行營團  
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爲正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爲偏將軍。支給金銀，賞  
賜三軍人等。」

天子准奏，仍敕與省院官加封爵祿。宋江等就於文德殿叩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寺  
大設御宴，又賜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各於府內開支賞賜。宋江謝  
恩出朝，回到行營，以俟朝廷他日委用，不在話下。

却說當時有四處賊寇作亂，各據一方，不得休息。却纔平定大遼，尙有三處未服，乃是

江南方臘，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惟有河北離東京最遠，田虎兄弟占去幾個州郡。按田虎是河北沁州安原人，家中漆園常爲造作局場，被沁州官府科需，以致州縣百姓受苦，人皆相聚爲盜。田虎兄弟乘機會招納流民，哨聚沁州、遂州等處，百姓數萬餘人，以誅蔡京童貫爲名，殺人放火，劫掠百姓。官軍不敢當其鋒，遂與弟田彪占了沁州，設立文武等官制，置宮院，稱王建號。近日侵打凌州，管下林寧縣，知縣鞠嗣復領民兵上城守護，堅閉城門。賊兵連日攻打，鞠嗣復寫告急文書差人來東京省院投下，乞取救兵。省院官來見太師蔡京商議，蔡京約下童貫高俅來日奏知天子。

宣和五年正月初一日，天子設朝，文武慶賀已畢，太師蔡京出班奏曰：「臣昨日在省院中接着凌州林寧縣告急文書，申說河北田虎作亂，今攻打林寧縣甚急，臣不敢隱，伏乞盡裁。」天子曰：「適大遼始平，軍民勞苦，方纔無事，田虎今又作亂，將若之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經集 征四寇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宿太尉保舉宋江

盧俊義分兵征討

連營鐵騎震如雷，一將提刀萬寇哀。  
掃盡邊庭烽火熄，保全黎庶瘴烟開。

羽書奏捷開金殿，鸞誥褒封下玉台。  
忠節名題麟閣上，凱歌聲裏帶春回。

宿元景奏曰：『宋江收遼得勝，見屯兵封丘門外，聽候調用陞賞，陛下何不委他再領兵馬征討？』此人若去，一鼓而成。天子曰：『今遣宋江前去收伏田虎，更有方臘王慶誰與勦滅？』

童貫奏曰：『臣食君之祿，願施犬馬之勞，督兵前去征討江南方臘，以除陛下心腹之患。』天子大悅，賜童貫金印兵符，授大元帥之職，任從各處調遣。

童貫領旨出朝，到樞密院中發兵調取東京營下五路兵馬各起兵二萬，於揚州伺候調遣；又於羽林軍內選點二萬守護中軍，兩員良將——畢勝、鄧美——爲左右翼；又選兩員勇將——趙譚、王粟——爲前部先鋒，引三萬五千馬軍先行。童貫次日引領將佐共四十五員，精壯軍士三十三萬，望江南去征方臘。

次日，徽宗皇帝宜取宋江面君，委授征討之職。宋江與盧俊義直到披香殿朝見天子，山呼畢。天子曰：「卿等爲國出力，收伏大遼，其功不小。特因邊方賊盜生發，未盡勦除，以致卿等未曾受封。今宿太尉奏卿、朕知卿等英雄忠義，今敕卿等征討河北田虎，候再建功，當重封爵。」宋江拜伏曰：「臣等叨陛下之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也。」

天子大悅，親賜御酒三杯，金花兩朵。宋江、盧俊義再拜謝恩，回營速整軍伍，隨即起程。宋江、盧俊義會集衆兄弟曰：「今日面見天子，着我等征討田虎，此回比大遼不同：河北一路險峻，路徑叢雜，又兼田虎部下皆是精兵猛將，不可輕敵。」若令水軍頭領李俊、張橫、張順三阮整備船隻，候旨起程。

忽報朝廷差使齎捧聖旨已到。

宋江卽排香案與盧俊義等迎接教旨。

衆人跪下。

使臣開讀詔曰：

皇帝敕諭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宋江等：邇者田虎作亂，侵擾邊疆，特掠凌州所屬，爲害匪輕。今特敕命宋江爲平北詔討使，大元帥，盧俊義爲招討副元帥，關勝爲征北正先鋒，呼延灼爲副先鋒，吳用爲行營正軍師，朱武爲副軍師，公孫勝爲正法真人，樊瑞爲副法真人，封女將扈三娘、孫二娘、顧大嫂等爲定遠夫人，安道全爲行軍太醫，皇甫端爲監馬太醫，其餘衆將盡封馬步指揮使。卽日興師，直抵冀穴，伐罪弔民，掃靜邊界。部下將士，但有功勞，表奏申文，重加爵賞。所過州縣，卽使應付錢糧；如有不遵者，悉從處置。故茲敕諭。

宋江等受詔已畢，擇日便行。皇甫端稟曰：「此處有一人，姓許，名貫忠，乃河北曲陽人也；幼與小弟在廬江相會，曾言田虎留他畫宮殿，就留部下聽用，後見田虎不仁，逃歸故里，見在本鄉教學，曾應武舉，射得好箭，跟過田虎，必知來歷。」哥哥着人請來，問他跟由，豈不美

哉？」

宋江聽罷，叫皇甫端迎賈忠。

端隨即逕到守義坊見了許賈忠，各訴前情。

皇甫端曰：

「目今宋公明哥哥奉天子敕命去征河北田虎，特命小弟敬來相請。」許賈忠曰：「久聞

宋公明是個大丈夫，蒙賢弟來召，即當赴命。」同到行營來見宋江。

宋江見忠一表非俗，

甚喜，教設宴款待。

飲酒之間，宋江問曰：「兄弟皇甫端幼與足下相知，深羨公德。聞公曾從田虎，必知曲

折，望乞指教進攻之策。」賈忠袖裏取出一圖，遞與宋江曰：「將軍行兵，必依此圖，直取城

巢，唾手可得。」宋江問曰：「足下此圖從何而得？」賈忠曰：「昔在田虎帳下之時，但是

部兵侵占州郡，帶忠同行；每遇險隘屯兵之所，及經行河路，必畫下一圖，某地可以進兵，某處

可以埋伏，並無分毫差錯。將軍到地方不識之處，開圖便知進攻之策。」

宋江看罷大喜，問曰：「水路何處進兵？」賈忠曰：「自策河二日多路至濼沱河，自代

郡鹵城縣東去參合縣入海，雖有水路，亦無攻取之處。田虎占據州郡，都是旱路。此去只

用馬步軍可以取勝。」宋江欲留貫忠同行。忠曰：「有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不敢從命。」宋江見他孝心，難以相留，教取黃金二十兩，白銀五十兩，酬謝貫忠而去。

宋江與盧俊義拜辭宿太尉趙樞密，上路北去。時三軍早到北京，梁中書令聞瑾出城迎接，到堂上禮畢，請宋江盧俊義正面而坐。俊義曰：「小人叨受爵職，原是治下，安敢上

坐？」梁中書再三承請，衆頭領依次而坐。設宴款待已畢，宋江辭謝，扎營安下。

次日，水軍頭領李俊張橫來帳中見宋江，稟曰：「今戰船整齊，專候哥哥軍令。」宋江與吳用商議。吳用曰：「貫忠說水路不須進發，且令水軍一萬據住凌州，我與兄長從陸路而進，以分田虎之勢。」宋江曰：「軍師所謀正合吾意。」傳下軍令，着裴宣撥下大小頭領二十六員：正先鋒關勝，副軍師朱武郝思文林冲孟康，候健燕青鮑旭項充三阮童威童猛樊瑞李忠周通李俊張橫張順宣贊孫新顧大嫂秦明湯隆。分撥已定，其餘諸將盡隨宋江從大同關進發。



先說關勝會集李俊張橫張順等部領一萬水軍來到凌州鎮守，凌州太守柯守親自接入城，設宴相待。關勝問田虎消息如何。太守曰：「田虎攻林寧縣甚急，聽得朝廷兵至，解圍去了。目今田虎差大將王慶王吉兄弟據住西陵山，每每來侵占凌州。下官日久准備守城，今幸得將軍到此，天子之福，下官之幸也。」關勝問曰：「西陵山在何處？」太守曰：「在西一百里路。」

正說間，探馬來報：「王慶王吉差先鋒張翔引兵三萬來打凌州。」關勝曰：「兵來我去迎他。」便令孟康侯健監造戰船，其餘大隊起發前去。打聽賊兵在北陵口屯住，關勝傳令下寨。朱武排成陣勢，關勝提刀出馬大罵曰：「鼠寇無端！天兵到此，尙敢抗拒！」

河北陣內田彪持刀出馬直取關勝，戰至五十合，不分勝敗。鈕文忠挺鎗出馬助戰，關勝並無懼怯。湯隆手提鐵鎚，拍馬出陣，望田彪後心一鎚，打下馬來，沈安張仲抵住救去了。鈕文忠回馬便走，關勝不趕，收軍回寨。

天晚，一陣怪風過處，朱武聞此風聲，對關勝曰：「今夜必有賊兵劫寨，可要隄防。」關

勝傳令教林冲李忠周通鮑旭樊瑞李俊孫新顧大嫂同引兵三千左邊埋伏；燕青宣贊郝思文湯隆三阮同引兵三千右邊埋伏；童威童猛張橫張順埋伏寨內，放炮爲號。關勝寨中點起燭與朱武對坐談兵。分撥已定。

鈕文忠敗回寨，與衆人商議曰：「今夜好去劫寨。」衆人皆言：「此計可行。」鈕文忠引忠沈安張文禮向前，秦升馬異二人爲合後，童澄左恭爲左右翼，只留孔成守寨。鈕文忠引一萬餘人直至關勝大寨。鈕文忠進見關勝與朱武對坐，引前部軍吶喊殺入寨中；正搶上帳，只聽兩邊伏兵發喊，鎊鈎套索把鈕文忠沈安活捉了；張文禮被張順一刀砍死。朱武就寨中放起號砲，四下伏兵並起，後軍便回，被燕青等伏兵攔住。樊瑞仗劍作法，喝一聲「起」，只見空中火把不計其數，千萬個黃甲力士從空中打來，一萬餘兵殺死大半。四更天神已散風息。天明，關勝升帳，押過活捉四人，拜伏在地，情願投降。關勝差林冲阮小七押送凌州交付與柯太守監候。

且說宋江領兵在大同關下寨，探馬來報：『把關元帥山士奇連令先鋒吳可成、石恭、石遜等引一千五百軍離關二十里下寨。』兩陣相對。宋江問曰：『誰擒此賊？』呼延灼應聲而出，吳可成挺鎗拍馬來迎。二將鬥到五十餘合，石恭見吳可成力怯，挺鎗拍馬助戰，呼延灼一鞭把石恭打死。石遜見了大怒，出陣夾攻，呼延灼越逞精神。正戰之間，張清恐呼延灼有失，走到陣前，取石子打中吳可成面上，翻身落馬，李逵趕上砍死。石遜被呼延灼打折右臂。

兄弟二人敗上關來。山士奇問曰：『怎的敗回？』石敬把前事告知。士奇大怒，傳令點兵三萬，戰將數員，下關搦戰。宋江令呼延灼拍馬出陣。石敬對士奇曰：『石恭等俱被這使雙鞭的打死了。』士奇笑曰：『此等之人，何足懼哉！』挺鎗直取呼延灼，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石敬要與兄弟報仇，閃在馬後，拈弓搭箭，射中呼延灼左臂。呼延灼帶箭便走，被士奇一鎗攔倒戰馬，花榮、張清力救回陣。盧俊義拍馬來戰，兩個正是對手，鬪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范全挺鎗出陣，被張清一石子打下馬來，史定急救去了。袁景達手執

一百斤石鎚打將來，李遠輪起雙斧迎住，項充李袞引牌手滾將去，却將袁景達馬脚砍倒，擡下馬來，被李遠砍作兩段。山士奇盧俊義戰到深處，士奇見不是對頭，勒馬便走。盧俊義不捨，拍馬追去，被曾金陸輝史定三將齊出夾攻，石敬保士奇上關去了。盧俊義力敵三將，大喝一聲，却把曾金刺於馬下，活捉史定過來。陸輝便走上關，堅閉不出。宋江鳴金收軍回寨，各人獻功，賞勞三軍。

且說山士奇一面申文求救，一面緊守關隘。

再說宋江與吳用商議取關。時遷曰：「小弟聽知關內有個百尺浮圖寶塔，我同石秀哥帶轟天子母砲四個潛地爬上關去，將砲架在關樓上，用藥線三五丈長引着，連珠砲響，就關內放起火來，哥哥引兵來裏應外合。」

宋江依允。當晚二人來到關前，時遷上去一看，不見一人入去，星光下只見一株大樹

倚在關邊。時遷從樹上酒將下去，見沒動靜，復上來對石秀曰：「你可將砲向關樓脊上施放，我去塔上放火。但見關內四散火起，你便可下來砍開關門。」

二人說罷，時遷爬上塔頂聽時，已是三更。宋江與盧俊義引一萬哨兵，十二員大將，次後張清索超等引兵來到了，一齊攻打關門。關樓上聽得，正要放弩箭擂鼓，却被石秀點着藥線，關樓上連珠砲響，唬得守關軍士各自逃命。時遷聽得砲響，就塔上放起火來，關內鼎沸。石秀從關上酒下來，早把關門砍開。衆兵搶入關來，山士奇投北而走。

天明，宋江入關，救救滅了火，出榜安民，功勞簿上寫時遷石秀頭一功。宋江對吳用曰：「今日衆兄弟齊心，已得此關，」——再把許貫忠地圖展開觀看——「離此九十里外，便是玉門關，却有猛將把守，軍師有何妙策可取此關？」吳用附耳低言數句，直教：

玉門關外，變作屍山血海；金烏嶺下，翻成劍樹槍林。

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殺氣迷空動戰塵，循忠仗義馬蹄輕。英雄解甲投韓嶺，壯士棲身避世名。

天子從容頒厚爵，將軍殫竭守長城。功成倚仗英雄策，不負勤勞仰聖明。

宋江與吳用商議取玉門關。吳用曰：「急切不能取，且按兵不動。山士奇敗去，必有

兵來。我先分兩路軍，遠抵玉門關山林深處埋伏，等他兵至，與他厮殺，却先伏一支兵，就那

裏殺入關去，唾手可得。」宋江曰：「先撥副元帥盧俊義、董平、鄧飛、蔣敬、馬麟、郝思文、韓滔

、彭玘共八個頭領引兵一萬，抵玉門關下搦戰，只要詐敗，誘他來趕。次撥兩枝軍，副先鋒呼

延灼張清孫立王英一丈青鄒淵鄒潤史進李應杜遷步軍頭領魯智深武松李逵李袞朱全  
雷橫解珍解寶凌振楊林共二十名各帶三千軍望玉門關兩邊埋伏只聽轟天炮響兩下殺  
出衆將領令去訖。

却說山士奇引敗軍回玉門關來見田實。田實乃田虎族叔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一  
將姓端名莫真副將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蘇吉安士榮牛萬春盧元顯雲宗善吳元伍完馮  
山夏侯雄山景隆沈存安方瓊盛木褚大亨赫連仁共二十員將有精兵七萬把守玉門關。

當下士奇拜伏請罪曰：「小將一時寡不敵衆失陷前關。」田實曰：「差猛將復奪大  
同關。」石敬曰：「稟告大王宋軍中有一個飛石將好生利害難以防備被他連打了五將  
大王仔細隄防此人。」忽探馬報宋軍到田實卽令端統軍同副將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  
共五員大將引軍馬五萬出關迎敵其餘牙將守住關口。

且說端統軍等引軍隔關三十里下寨，排開隊伍。端統軍大叫：「宋江打話！」盧俊

義曰：「誰人去敵？」馬麟出馬大叫：「賊將不下馬投降，更待何時？」端統軍舞刀直取

馬麟。約戰二十合，馬麟便走。端統軍急追上數十里自回。原來馬麟故意詐敗。盧俊

義向馬麟附耳低言曰：「你去對呼延灼說知，如此如此。」馬麟遂投東路去了。

盧俊義搦戰，端統軍出馬。董平接戰，約有三十餘合，端統軍力怯便走。王石提斧直

奔董平，二人鬪不數合，董平回馬便走。方順招衆將盡力追趕三十里下寨。盧俊義也下

寨，五日按兵不動。端統軍見宋軍不動，令衆將乘勢追趕，復奪大同關。于玉麟楊端二人

諫曰：「日前說盧俊義有萬夫不當之勇，如今漸漸退去，莫非誘敵麼？」端統軍曰：「我量

此等無智之徒，力怯敗走，汝等若不向前，便行處斬。」衆不敢言，只得連夜起來。盧俊義

衆軍且戰且走。端統軍招勸軍馬掩殺，又追三十里下寨。

且說馬麟來見呼延灼，稟說：「盧元帥軍令，若是端統軍起他有二百里遠，教哥哥先引



兵叩玉門關攻擊，引田實軍馬下山，慢慢引他去遠，然後令魯智深等從山後抄將來，勢奪關，路起信炮，哥哥復兵入關，此時唾手可得。」呼延灼曰：「我即進兵搦戰，就煩賢弟去關西報步軍頭領知會行事。」馬麟去了。呼延灼使人報知魯智深李逵與朱仝雷橫等連夜進兵，到關背後埋伏等候。

却說呼延灼引兵叩關搦戰。田實大驚，急呼首將蘇吉等商議曰：「端統軍引兵追趕去遠，不知宋兵今又臨關。」石敬曰：「端統軍追盧俊義直入深地，可點大軍出關迎敵。」田實即令安士榮引蘇吉牛萬春等軍下關迎敵。孫立出馬與蘇吉交鋒，戰二十合，孫立詐敗而走。蘇吉趕來，孫立回鞭打死蘇吉。

那安士榮大怒趕來。孫立回馬來關三十合，回馬又走。安士榮不趕，立馬橫鎗，高叫「納命的來！」一丈青舞雙刀來戰，關二十餘合，一丈青拍回馬便走。安士榮趕來，張清取石子飛打士榮落馬。雲宗善提大斧直趕一丈青，戰二十合，一丈青又走。宗善不趕。

張清勒馬再出，宗善大怒，輪斧砍來。張清取石子打去，把雲宗善打下馬來。石敬牛萬春急救回陣，復縱兵掩殺過宋陣來。呼延灼且戰且走。解珍凌振把冲鋒砲架起，在關前施放，關中軍將大驚。牛萬春聽得砲響急回，呼延灼率兵追趕。牛萬春石敬拚命而走，早被魯智深武松李逵砍入關內，軍兵措手不及。

衆軍到關下。李袞楊林捉了雲宗善。石敬被凌振一刀砍爲兩段。吳元被解珍殺了。伍完被鄒淵擄下馬來。朱仝雷橫活捉了馮山。盧元顯被一丈青活捉去了。李逵砍死王石。杜遷殺了牛萬春。孫立活捉山景隆。鄒淵殺了石遜。史進殺了夏侯雄。解寶殺了沈存安。李應刺死陸輝。山士奇逃走不知去向。方瓊盛本褚大亨赫連仁引三五百兵投金烏嶺去了。

却說端統軍追盧俊義，聽得宋軍入關，大驚，急回關下。盧俊義伏兵追殺。董平刺死方順。鄧飛斬了于玉麟。郝思文活捉楊端。盧俊義生擒端統軍。當日三處軍馬奪了

玉門關，盧俊義令衆將獻功。只見魯智深拿得田實，李逵捉王石頭到。宋江軍馬都到關上，把捉到賊將斬首號令，屯紮玉門關十日。

宋江與吳用曰：「金烏嶺不知誰人可去？」盧俊義欣然應曰：「小弟願往。」衆皆

大悅。盧俊義引六個頭領辭了宋江，迤邐來到雲谷口下寨。

却說金烏嶺有七員大將把守，是竺文敬元、仲龍、查升、曹洪、黃訓、宋延、沈澤都領雄兵三萬鎮守。當日正議軍情，忽報宋軍直抵嶺來挑戰。竺統軍大怒曰：「我教這厮死無葬身之地！」即便點軍迎敵。方瓊曰：「宋江兵勢甚大，難以迎敵。若以愚見，只緊守關門，被兵遠來，糧食不敷，不久自退。我乘其勢追之，可復大同、玉門二關。不知統軍意下若何？」

竺統軍不聽，自引兵一萬五千下嶺擺開陣勢。宋軍陣上，董平出馬。竺統軍曰：「誰與我捉此賊？」背後黃訓拍馬出陣。兩馬相交，鬪三十餘合，董平手起一鎗，正中黃訓左

臂負痛撥馬回陣。宋延搶出直取董平，韓滔出馬迎住。戰不十合，韓滔便走。宋延攔馬趕來，被韓滔一刀砍死。竺文敬大怒，輪斧出馬與蔣敬迎敵，鬪數十合，蔣敬便走，馬麟急救。蔣敬見馬麟出馬，遂勒馬夾攻，竺文敬全無懼怯。彭玘見二人戰他不過，便挺鎗來助戰，沈澤輪雙斧接住。彭玘董平又來夾攻擋住。

却說吳用自從盧元帥領軍前進，放心不下，令呼延灼、張清、史進、李應、孫立、杜遷帶人馬前來助戰。

却說六人到陣，正見三對兒廝殺。張清取石望竺文敬打中太陽，落馬而死。沈澤無心戀戰，被彭玘一鎗刺死。盧俊義乘勢招兵掩殺上嶺，元仲龍接住，戰不數合，被盧俊義一鎗刺死馬下。查升、曹洪雙敵俊義，俊義力戰二將，方瓊、盛本、褚大亨一團圍住，被盧俊義一鎗刺死。查升活捉了曹洪，唬得方瓊、褚大亨、盛本望北而走。黃訓被亂兵所殺。

俊義上嶺屯紮，各人獻功。曹洪告曰：「情願投降。」俊義大喜。曹洪拜謝曰：「多蒙不殺之恩。」前有蘇林嶺，小將願領將軍去取。前面便是白虎嶺，乃是元帥烏利得安統十萬大兵在那裏守住；只有此處兵多將廣，難以打過，其餘唾手可得。」盧俊義使人報知宋元帥。宋江便令曹洪爲河北開路先鋒，撥精騎四員——張清、丁得孫、董平、黃旺——并三千軍馬助他，前行一百里下寨。

且說盛本原是北京提轄，因惡高太尉要尋事害他，那時要上梁山泊，因無門路，逃往河北投在田虎部下；今見曹洪降了，也引五百兵晝夜來到盧俊義寨前投降。探子報曰：「寨外有一將，口稱北京人氏，特來拜投。」盧俊義令喚入來。盛本逕入拜曰：「某是梁中書帳前提轄盛本，元帥認得否？」俊義慌忙下帳扶起，問曰：「提轄爲何在此爲將？」盛本告以前事：「今將軍馬獻與元帥。」盧俊義令與衆將相見了，隨即申報宋江知道。

自盧俊義得了金烏嶺，又得二將。當日請盛本商議。盛本曰：「蘇林嶺西有一山，名

曰回雁峯。其山極高，飛雁不能渡，故有此名。內有一夥強人爲首的是拔山力士唐斌，原是蒲東人氏，使一柄一百二十斤開山斧，有萬夫不當之勇；第二個是搬山力士文仲容，使一條丈八蛇矛鎗；第三個是移山力士崔整，使一條混鐵鎗；第四個是劈山力士乜恭，使一柄大刀，約有一萬餘人，不屬南北，獨自稱尊。若得此四人來降，何愁河北不降？盧俊義曰：「足下去說他來降。」盛本曰：「曾與他爭戰，我去無濟。」

正說間，人報宋元帥到。俊義等接入大寨。盛本向前下拜曰：「小將冒犯元帥虎威，伏乞恕罪。」宋江連忙答禮曰：「足下是盧元帥鄉人，何故下禮？」盛本遂即拜宋江爲兄。盧俊義曰：「回雁峯有四個好漢，路徑又熟，只是難得他來。」吳用曰：「只可說他來降。」當日備筵席，至晚方散。

却說方瓊等引敗兵走到飛狐寨，投見元仲良，說知宋軍勢大，又占了金烏嶺。元仲良次日引方瓊、褚大亨、赫連仁，又帶羽翼二將——葉英、谷全美——引二萬兵馬來金烏嶺下關戰。

軍校來報曰：「北軍山下搗戰。」宋江問：「誰去迎敵？」徐寧曰：「小弟願往。」盛本曰：「若戰葉英咎全美二人，不可輕敵，須要小心。」

宋江又令張清史進湯隆領兵助戰。徐寧出馬，褚大亨對陣，二將並不打話，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張清飛起一石子打在褚大亨頭頂上，大亨大驚便走。咎全美使鐵鞭迎住徐寧，二人戰到六十餘合，徐寧力怯便走。咎全美拍馬趕來，張清取石子打去，把咎全美打下馬來。徐寧回馬，把咎全美一鈎鏃鎗搭住，活捉去了。湯隆招勸人馬掩殺，追趕二十里自回。

却說元仲良走回寨中，只聽得山後大喊。原來徐寧下山時，吳用隨便李逵李袞魯智深武松引五百牌手從元仲良寨後殺來。葉英慌忙提鎗上馬迎敵，正撞着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打來。兩個戰到十餘合，李逵使牌手滾將入去，把葉英馬脚砍倒。葉英下馬和魯智深步戰數合，方瓊輪刀前來助戰，魯智深大叫一聲，把方瓊一禪杖打着左臂，撇了軍器便

走。

前軍徐寧望見塵起，人報宋軍與北軍交鋒，卽引衆將又到。湯隆與元仲良戰不十合，湯隆力怯，史進出馬夾攻，張清徐寧掩殺，北軍大敗。李逵武松把葉英結果了。元仲良被湯隆一鎚打下馬來，徐寧一鈎鏃鎗搭過活捉了。那褚大亨赫連仁方瓊領二千人馬落荒走了。

李逵殺得性起，身上中箭，尙不自知，捉二人來見宋盧二元帥。宋江連忙親解其縛曰：

「我只教你請元帥歸降大宋，同滅反賊，不想冒犯虎威，幸無見怪。」元仲良曰：「忠臣不

事二君，願乞一死。」吳用曰：「將軍差矣。吾等哨聚山林，尙且親齋御酒招安，你如何執

迷？」元仲良曰：「軍師差矣。某雖落草王臣，亦是大丈夫，雖死心不改易，實難從命，但願

早賜一死。」宋江曰：「既然不降，且設宴款待。」元仲良曰：「我等被擒，萬死猶輕，何敢

受賜？」今魏州城天王堂，吾去那裏修行，再不管是非。」回顧谷全美曰：「你却如何？」

谷全美曰：「願隨統軍同往，以全父母遺體。」



宋江等嗟歎不已，各賜白金五十兩，送爲養身之資。元仲良堅意不受。吳用曰：「將軍既然捨鬧取靜，此物留下，權當香燭之禮。」日後到此，却來相訪。」二人收了宋江所贈，勒馬下山。有詩爲證：

一點忠貞不改移，仲良到此是男兒。  
白金不惜臨行贈，解却征衣換布衣。

元仲良曰：「我欲修行以終天年，汝欲何如？」魯全美曰：「家有老母妻子在城東，離

魏州一百五十里，欲回家養親，不知元帥容否？」仲良曰：「我尚有老父在家，備父闕往天

王堂出家。」二人拜別，各洒淚而去。有詩爲證：

一義能教四海心，仲良全美契尤深。  
臨行辭語真悲切，又倒資囊贈與金。

却說關勝在凌州造船，宋江一向不知消息，令戴宗往凌州入報關勝。關勝接入闕曰：

「近日哥哥勝負如何？」戴宗曰：「連勝數陣，殺賊極多，活捉四五將，投降一將，乃北京梁

中書帳下提轄盛本，說回雁峯有一夥賊人，爲首四將，聚一萬餘人占住回雁峯，不屬南北所

管，各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得此四將來降，唾手可取河北。」勝曰：「喚甚名字？」宗曰：「拔山力士唐斌，撼山力士文仲容，移山力士崔瑩，劈山力士乜恭。」關勝曰：「這人關了蒲東，殺了知府逃走。其人與吾最好；未得將令，我若去時，恐招擅離之罪。」戴宗曰：「兄既與國家幹功，此行何妨？不必過慮，便請同行。」關勝便與朱武曰：「煩同林冲兄在意守帳，吾見兄長，就說知船隻之事。」遂作別而去。正是：

英雄聚義歸帷幄，豪傑輸忠報國朝。

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乘英雄大會唐斌

瓊郡主配合張清

英雄赫赫笑談間，不惜馳驅拂玉鞍。四海交游酬夙志，一朝結髮動歡顏。

華筵烈士心何壯？錦帳佳人志亦閑。從此勳猷增勝氣，將軍回馬仰平蠻。

却說宋江與吳用等正商議間，見戴宗同關勝回來。施禮畢，關勝曰：「小弟見戴宗說

關雁峯之事，那爲頭的唐斌乃是小弟舊交，欲去說他來降，不知哥哥尊意如何？」宋江大

笑曰：「賢弟若去，事必成矣。可善觀方便。」再令呼延灼花榮張清單廷珪魏定國朱全

雷橫盛本索超戴宗共十員將引一千軍馬同往回雁峯。留王英一丈青統軍三千守住金

烏嶺。

宋江分兵三路去打蘇林嶺。第一路，前部引兵五千，大將十二員：秦明、李應、柴進、黃信、歐鵬、凌振、白勝、樂和、楊林、燕順、穆春、穆弘。第二路，撥兵一萬，大將二十四員：盧元帥、劉唐、徐寧、魯智深、武松、韓滔、彭玘、鄧飛、孫立、陳達、楊春、金大堅、鄭天壽、杜興、孔明、孔亮、鄒潤、鄒潤、朱富、朱貴、石勇、李雲、李立時選。第三路，引兵五萬，大將三十一員：宋元帥、公孫勝、呂方、郭盛、周通、曹正、薛永、宋清、陶宗旺、蔡福、蔡慶、楊志、解珍、解寶、李逵、石秀、蕭讓、裴宣、史進、安道全、李衮、馬麟、蔣敬、湯隆、郁保四、王定六、孫新、顧大嫂、孫二娘、段景住、燕青。

分撥已了。秦明引前隊軍望蘇林嶺來紮寨。小校飛報：「上嶺乃是脫招元帥把守。部下有大將孫安、池方、賁士隆、懷英、鄂全忠、黨祥、葉清、申屠禮、姬宗器、于茂、馮資、司存、拳等，又有軍師喬道清等，共一十五員，領兵七萬屯紮嶺上。」聽知宋兵來到，脫元帥令孫安、池方、賁士隆點五千精兵下嶺排開陣勢。秦明舞棍迎敵。關十數合，楊林來夾攻，池方接住楊林廝殺。歐鵬又出，秦明使棍一齊出戰。楊林被池方一槍搠中左腿，撞下馬來，穆春、穆弘

死救楊林回陣。

嶺上軍師喬道清望見，口念神咒，只見陰雲四起，霹靂響處，狂風大作，天昏地黑。宋兵各不相見，四下亂竄，殺至半夜，方見雲收雨散，風靜月明。衆將迷路，引敗殘兵馬在草堆上坐，遠遠聽得人馬之聲。秦明急上馬大叫：「來者何人？」柴進黃信李應認得秦明聲音，問曰：「救得楊林否？」皆曰：「不知。」黃信曰：「我們且去尋楊林。」衆將引三五十騎殺開而走。只見燕順白勝扶楊林來。黃信便問如何。白勝曰：「段弘穆春凌振樂和被捉去了，內中又不見歐鵬，折軍大半。」衆皆大哭。

至辰牌時分，小校報曰：「歐鵬捉得油方到來。此間不知何處地名？」有認得者曰：「此是積雪岩；六月炎天尚有雪積在此。此處離白虎嶺不遠。」柴進曰：「油將軍何不背暗投明？」油方曰：「願隨部下。只是小人有老小在嶺上，脫招若知此事，必然殺害。」秦明曰：「這個容易，待宋元帥到，即使人去取。」

正說之間，小校報曰：「盧元帥到。」衆人接入。秦明說被擒去四將折兵一事。盧

俊義曰：「何等之將，如此利害？」柴進曰：「和他交戰，忽然風雷四起，雲雨漫天，亂裏被擒，楊林中傷，折兵大半。」歐鵬捉得池方來，此人願降。」

盧俊義令喚此人來問消息。池方來見。盧元帥問曰：「你知是誰捉我兄弟？」池

方曰：「被軍師喬道清遣天兵擒在白虎嶺迷魂洞中，不食自飽，如醉一般，決不殺害，只是不得出來。」盧俊義曰：「如何救得？」池方曰：「烏利國舅有一女，喚作瓊英郡主，能飛石

打將，百發百中；年二十四歲，有萬夫不當之勇，尙未嫁人；發下誓願，若有一般飛石的，便招爲婿；今把守白虎嶺，因此難敵。小人願隨元帥鞭轡。小人搬了老小再來投降，未知允否？」

俊義曰：「大丈夫作事，有何疑哉！來與不來在你。」與他酒食。池方作別上馬自去。

俊義軍馬紮住嶺下。宋江同衆將都到，俊義接着把上項事說了。宋江見說失了四

人，好生煩惱。吳用曰：「既有這個機會，待張清去回雁峯回來，計策成矣。」

點分兩頭。却說關勝同衆將來到回雁峯，屯住軍馬，對盛本曰：「你與衆人在寨中，我

獨自上山去看他虛實。若是故人不必說；若不是故人，我就投伏他，在他寨內，兄景生情，好歹要拿他來。」

計議已定，別衆上山。把門軍士問曰：「你是何人，運到此間？」關勝曰：「煩你拜覆大王，有蒲東故人來訪。」軍士隨即報知：「關外一人，手提撥風大刀，騎赤兔馬，說是蒲東故人，要見大王。」唐斌思忖，不知是何故人，請他來相會。小校下來相請。關勝直到廳上。唐斌出迎，却是關勝，連忙下拜曰：「故人別來無恙？聞知足下在梁山泊，因甚到此？」便叫三個弟兄相見了，教置酒慰勸相待。

關勝曰：「小弟上梁山泊，寨主乃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義氣深重，共聚頭目一百單八人，情如骨肉，恩若股肱。後來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等奉詔征討大遼，一鼓而取，回朝受元帥之職。今又奉聖旨前來征田虎，經過此處，聞知仁兄在此，特來相投。望仁兄念平日相交之情，煩指路徑，幸勿推却。」唐斌曰：「仁兄分上，豈敢辭勞？要和我兄弟商議。」文仲容曰：「哥哥是山寨之主，任從主張，誰敢不從？」關勝曰：「若得仁兄應允，去後若成



大功，宋元帥必當保奏天子，必封重爵，決無虛謬。」唐斌大喜曰：「當以効力。」分付殺牛宰馬，整備筵席，款待關勝。

酒至半酣，關勝起身曰：「實不敢瞞仁兄：我同十個兄弟欲取白虎嶺，有新降將說起仁兄，因此特來相望。伏乞取衆兄弟上山同赴華筵，仁兄意下如何？」唐斌卽教崔莹下山相請。花榮等逕入寨中，唐斌接入，衆兄弟分賓主而坐。是日寨中歡飲，相勸盡醉方歇。

次日，唐斌收拾寨中積下糧草，都裝上車，將金銀賞犒三軍，放火焚了山寨，離了回雁峯，逕來宋寨。宋元帥得報，急接入寨。關勝等引唐斌兄弟相見。衆皆禮畢，宋江教設席，將酒來勸。唐斌曰：「小人因鬧了蒲東，欲投大寨避難，恨無門路得見尊顏，不得已來此。幸遇文仲容兄弟一見如故，讓小人爲山寨之主。今得故人關兄相召，如渴得泉，棄邪歸正，願施犬馬之勞。」宋江大喜。唐斌……四人皆拜宋江爲兄。殺牛宰馬慶賀，一面寫表合戴宗回朝奏請封新降將軍職，另修書一封與宿太尉知會。

却說池方回到蘇林嶺來見脫元帥，只說被捉逃回。過數日，池方晝夜將老小物件上車，令部將軍士護送先行。池方乘馬逕投宋江大寨。宋江大喜，置酒款待，令朱全雷橫與池方送老小往金烏嶺交付與鳳三娘看管。這脫元帥處有人報知：「池方挈家去了，不知去向。」脫招大怒，急點五百驍騎同黨祥葉清申屠禮姬宗器追趕，直抵宋寨。

宋江差關勝花榮張清索超呼延灼單廷珪魏定國引三千軍迎敵。黨祥出馬相迎，關到三十餘合，被關勝一刀斬於馬下。花榮和姬宗器關二十餘合，姬宗器被張清取石子打中左眼而死。申屠禮見殺了二將，慌忙奔走。呼延灼活捉葉清。花榮收兵回寨。呼延灼解葉清到，跪下。宋江問曰：「你肯降否？」葉清曰：「願降。」宋江置酒相待。

飲酒間，宋江忽思穆弘等被陷，泫然淚下曰：「四個兄弟被陷，無計可救。」葉清曰：「此四人都在白虎嶺迷魂洞。守關將烏利得安有一女，能飛石打人，有萬夫不當之勇，發願若有對手，便招爲夫。今元帥軍中有一少年將軍能飛石打人，不若假做投降，招贅與他爲夫，那時可救。」宋江曰：「吾弟在陣連打他數將，恐他知覺，不當穩便。」葉清曰：「他

知此消息必來迎敵，因未知不來。吾若引這將軍去，必成大事。」宋江心疑。張清曰：

「某拚命去救這四個弟兄。」宋江便取玄女課，卜得大吉之兆，宋江方令二人連夜而行。

二人到白虎嶺關下，叫曰：「我是蘇林嶺脫元帥手下人，領將令教我引一個飛石將來

守關。」小校報知。烏利國勇歡喜，忙教開關。葉清引張清直到寨中拜見，國勇問曰：

「將軍高姓何名？」張清曰：「小將山東人氏，姓張，名清，自幼學得些武藝，欲往魏州投親，

經過蘇林嶺，遇見葉將軍被宋將捉住，小將不平，取石連打二十餘將，救得葉兄。脫元帥教

某來伏侍國勇。」

烏利得安大喜，即喚出女兒吩咐曰：「此人是你前世姻緣，善使飛石的。」瓊英曰：

「要與他比試，方信是真。」父曰：「然。」張清曰：「中吾石者必死，倘或傷命，如之奈

何？」國勇教取軟濕泥彈爲石，便教二人比試。張清使白梨花鎗，瓊英用雙刀。女子見

張清一表人物，心中歡喜，拍馬搶到垓心。有詩爲證：

當場比試見高低，女將瓊英發誓時。不是張清真手段，姻緣怎結百年齊？

張清與瓊英比試，關上二十合，張清勒馬便走，女子拍馬趕追，張清取個濕泥丸打着女子護心鏡上。女子叫曰：「不要比了。」張將軍可下馬卸甲。」國舅喜曰：「既是對手，可招爲婿。」張清拜曰：「小將乃山野鄙夫，焉敢與郡主成婚？」瓊英曰：「妾從幼發下誓願要嫁對手，今日將軍是妾對手，且勿相棄，願結百年偕老。」葉清曰：「這段姻緣亦非偶然，小人爲媒，將軍勿却。」張清應承。

國舅設席。二人成親，拜謝國舅。國舅曰：「你同吾女守白虎嶺迷魂洞，見拿宋江四將在內，早晚宋兵臨關，準備迎敵。」張清領命。

張清和瓊英成親一月，不能救四將。張清對妻曰：「聞說迷魂洞會迷人，如何看得？」妻曰：「要去看時，這白虎嶺城內十里有座妙覺大仙廟，廟旁有口泉水，人飲此水，入洞不迷。」張清曰：「今宋江領三十萬大兵來征此處，你這裏兩次損將，如之奈何？」妻曰：「丈夫不知，田虎乃草頭之王，焉能敵大宋。妾父姊妹分上，只得順從。此處戰將多有異妖作法，與你且守此城，再過數日，看他如何，再作計較。」

瓊英次日使小校往城西廟取水，各飲一盞，乘馬帶小校同到迷魂洞口，將鎖匙開了洞門，見一道黑氣沖出。張清含口水一噴，黑氣自散。入到三重門內，見穆弘等抱膝而坐。張清曰：「此水救得麼？」妻曰：「惟是喬道清法水可救。」張清又曰：「久不食會死麼？」妻曰：「如睡到三年也不死。」看罷，復鎖洞門，上馬而回。張清喚葉清分付如此如此，葉清理會去了。正是：

亂邦將廢臣斯主，上國當興勢若雷。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萬古交馳似水傾，滔滔名利足亡身。常疑好事成虛事，却想閒人是貴人。

老逐少來緣不了，辱隨榮後定須均。勸君莫去誇頭角，夢裏相逢總不真。

葉清領命來辭國舅，國舅置酒餞行。葉清回到宋寨對宋江曰：「張清事已成矣，尙不

能救得四人。」宋江曰：「奈何？」清曰：「不若先打蘇林嶺，後打白虎嶺。這蘇林嶺西

有一條小路，逕到大寨後，其路將石塞斷，我只做逃回，說宋兵從後來取嶺，我却引兵守把，却得一人在關下來暗約爲號，度上關來，取轟天雷砲從關下放起火來，我便打開小門，可令強

勇步軍殺入去捉喬道清，方纔救得此四人。」

宋江大喜曰：「妙計！」即喚池方曰：「小路汝熟，可去助戰。」方曰：「願往。」即

引王定六蔣敬并步軍三千去了。宋江再令時遷帶火礮先去小路等候，一面撥將一十四

員，引步軍三千去打小路：魯智深李逵武松雷橫李袞解珍寶陶宗旺張青孫二娘劉唐朱

全都保四段景住，又令關勝接應；將佐二十四員引馬軍三萬去打蘇林嶺：盧俊義公孫勝吳

用秦明花榮呼延灼李應楊雄董平史進徐寧楊志白勝黃信馬麟周通楊春孔明孔亮孫立

孫新顧大嫂鄒淵鄒潤。

分撥已定，其餘將佐和元帥守寨。

且說葉清回到關下，大叫「開關」。關上見是葉清單騎獨馬回來，連忙開關放入，來

見脫元帥告曰：「小將一時被擒，今得逃回。今有池方引兵來打山後石門，清逕來報知，乞

早預備。」脫元帥即令葉清都軍守把後關。

却說盧俊義引兵打前關。吳用曰：「喬道清有妖法，今日一清兄弟可使『天心正

法』破之，不可有失。」俊義即令董平引軍五千，嶺下搦戰。脫招大怒，引軍下關，排開陣

勢。南陣董平出馬，脫招大罵，挺鎗直取董平，戰二十合，不分勝敗。花榮拈弓搭箭，射死脫

招。喬道清便舞雙刀直取董平，董平挺鎗來迎。公孫勝取劍作法，喝一聲「疾！」只見陰

雲四起，雷聲大吼。喬道清笑曰：「你用妖法，偏我不會！」亦口中念咒，仗劍四面一指，只

見雲收霧散，風靜雷息。公孫勝又步罡斗關，召到五雷六十七尊神將，引天兵從空殺來。

道清一呼，亦有天神乘雲觀霧。空中大戰，並無高下，兩邊各自收兵。

道清與衆將回寨，忽報山後火起。原來時遷在石門外放轟天炮，葉清就把石門砍開，

大纓軍馬入關。葉清叫曰：「軍士順者生，逆者死！」衆皆願隨。宋軍殺奔上山。葉清

曰：「衆將不可輕敵，喬道清的法非同小可。」李逵不聽，引五百牌手橫搶上山。道清即

引衆將上馬，正遇李逵，道清吹一口氣來，人人皆倒，李逵拿并五百牌手都被活捉。衆不



能救，俱走下山。喬道清將所捉之人監收，分撥軍將，緊守前後關口。

却說吳用和公孫勝收兵回寨，忽報李逵李袞并五百牌手俱被擒捉。吳用曰：「如之奈何？」一清曰：「除非去問吾師羅真人求法，方可勝他。只是路遠，若得戴宗和他作法去，一二月可到。」盧俊義令史進到宋江寨中，將前項破關被擒之事說知。宋江大驚曰：「似此奈何？」史進曰：「今一清要往問羅真人求法，奈路遠不能前去，令我來問戴宗回否？」

正說間，小校報戴宗頭領回。宋江忙教喚入。戴宗相見曰：「哥哥，宿太尉保舉衆將，皆得指揮之職，又帶空頭誥一百張來。」戴宗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宋江會意曰：「一清與道清比法不勝，要你同去羅真人處求法，賢弟意下如何？」宗曰：「願隨。」即辭宋江同史進到盧元帥寨相見。

一清與戴宗作起「神行法」，不數日，到二仙山見羅真人。二人下拜，告曰：「弟子自

從與兄長參謁師父，回京之後，要辭宋公明，不想朝廷又命征伐，軍情緊急，不允告辭，有失師信，恕違法旨之罪。」真人曰：「你今回來有甚話說？」公孫勝再拜告曰：「弟子隨征田虎，遇敵喬道清法術甚高，不能取勝，今不遠千里而來告求妙法。」

真人曰：「喬道清他與我一同學道法，因他破戒，逃在江湖，今助田虎。他的法和我一般作施；五雷之法，他也會收；雖有天兵，只是紙剪的，可以破得。還有那迷魂法水甚高，人不能破。此人和我最好，我教你一宗天心正法，可以勝他。我修書一封與你招安他；他若不從，便用此法。可用醋一碗，仗劍步罡，念咒七遍，將赤豆一升用醋浸下，迎敵之際，你望空將豆撒去，粒粒成火，燒散天兵。他若敗走，可使勇士活捉，不可殺害。」

一清曰：「師父再有何法旨？」真人曰：「只是如此如此。你後往淮西，從東巖山過，有一獨火鬼王，神通廣大，凡人難敵。」一清曰：「用撒豆爲火退得他麼？」真人曰：「他身通仙骨，燒他不着，若得三昧真火，可以敵之。」一清曰：「三昧真火如何可得？」真人曰：「山西地面有座清凉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山上有座華光廟，要去此處求他可破。」

一清曰：「他是泥神，如何求得？」真人曰：「我與你一道符命，關隄火龍纏身，火鴉相隨，脚踏風輪，頭戴火輪，左執金磚，右執金鎗，此人可破獨火鬼王。」公孫勝拜受，即同戴宗辭別真人下山。有詩爲證：

妙訣真言不易傳，當時一語透玄關。  
殷勤記取留胸臆，此去成功馬耳山。

一清同戴宗回家。老母曰：「吾兒小心收伏蠻夷，早回伏侍老身。」一清拜辭母親，和戴宗作起神行法，數日回到大寨參見，將前事告訴。宋江大喜。二人辭了，來到盧俊義寨。相見畢，盧元帥問曰：「先生求得法否？」一清曰：「原來喬道清是我師父同學道的師弟，將書一封招安他，他若不從，和他決戰，活捉他來，不可殺害。如無此人，衆弟兄難救。」元帥傳令：不許殺害喬道清，只要活捉他。又報孫安搦戰。盧俊義挺槍來迎，鏖上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見盧俊義戰孫安不下，拈弓搭箭，射中孫安頭盔。孫安大驚，被俊義逼過雙刀對胸揪住，孫安撇了刀也揪住俊義。二人扭做一團，被徐寧鈎鑣鎗拖翻馬脚。那全忠輪刀出馬，接住徐寧廝殺。楊志和俊義活捉孫安綁投宋江大寨。孫琪見兄被捉，

與喬道清齊出，夾攻徐寧，關勝便縱馬舞刀迎敵。兩下大戰，鄆全忠被徐寧活捉，孫琪被關勝一刀砍爲兩段。

喬道清出陣，一清到下馬便拜，告曰：「師叔休罪。小道有書上達。」道清恐是計，不敢下馬，便曰：「請起。有何書？」一清曰：「蒟州二仙山羅真人有書奉達。吾是羅真人徒弟。」道清曰：「我別羅師兄年久，如何知吾在此？」一清曰：「觀書便知。」道清恐有毒在書中，便曰：「你讀與我聽。」公孫勝讀曰：

忝兄羅潑書奉師弟道清真人座前，久違台範，時切思慕。適幸愚徒一清隨

宋公明奉詔征田虎，求法於吾，詢知左右。我大宋天子聖德，賢弟何不歸順？

乃屈身於匪人，深可恥也！敬修寸楮上達，乞望裁焉。

道清聽罷，教取書來，曰：「賢姪，既師兄有書到，本欲遵依，奈君恩難忘，你可回去，來日決戰。」一清笑曰：「陣上與師叔爭鋒，皆爲君事，倘有唐突，切勿見罪。」各收兵回寨。

孫立打扮出陣，但見：

驍頭黃裏氣昂昂，手執鋼鞭敢敢當。怒目睜開神鬼懼，凶心趕起魅魍降。

馬蹄到處狼煙息，旗幟來時寇虜亡。渾似趙公明在世，天兵陣裏出丹房。

孫立出陣大叫曰：「賊道！吾乃趙玄壇，欽奉天差，問你背逆之罪，快出投降！」

小校報知，喬道清領將十員，披掛出陣。但見：

芙蓉冠頂用金鎖，羽扇翩翩拂玉塵。三尺龍泉生殺氣，一身素體立心胸。

使令神鬼如僮僕，愛惜軍兵勝子孫。大宋將軍應有分，綸巾羽扇入金門。

喬道清出陣，見孫立笑曰：「汝爲天兵，正該懼我，正法何敢冒犯？」孫立曰：「吾奉上帝玉

敕，特來問罪，尚不知死！」言畢，提鞭直取喬道清，戰到二十合，不分勝敗。一清大怒，喝聲

「官將何在？」頃刻天兵從空而下。喬道清見了，就念法咒，天兵從空大戰。一清取出

咒退法豆，望北一撒，烈火滿天，天兵皆成紙灰。喬道清見了，便走入關，緊閉不出。宋江歎

兵。

且說張清在白虎嶺和郡主每日飲酒取樂。忽一日，丈人染病。張清暗付曰：「不如乘勢結果了他，以圖大事。」即與醫士商議，如此而行。醫士曰：「將軍之命，有何不可？只恐事泄。」張清曰：「有我主張不妨。」少刻看脈，只說難治，待我來運你下藥。」先議定了。

那郡主出來請醫士入去看脈，張清引進。看了脈息，醫士告曰：「此病不能治。」張清曰：「望先生調理。」便教郡主取銀五十兩作開箱錢。醫士堅意不受。郡主曰：「便死也不關你事。」醫士見說方肯，下了慢藥辭去。過幾日，烏利國男命盡，郡主痛哭。張清曰：「賢妻休哭，且理大事。」張清即備棺槨收殮，即令人去請喬道清主行醮事。

却說喬道清在寨中納悶。小校報曰：「白虎嶺烏利國男身死，請軍師作醮。」喬道清大驚，分付衆將堅守營寨，不要出戰，即與衆人來到白虎嶺寨中，見了郡主，說與一清比法交戰之事，「他有天兵助戰，不能取勝。」郡主曰：「軍師且作太醮，再作商議。」做了七

日七夜功果，安葬已畢，道清即問郡主借兵二萬防備蘇林嶺。郡主曰：「法師先行，我隨後發兵來。」喬道清自去。

張清對郡主曰：「如今岳父已故，宋兵勢大，不若挈兵一同歸順大宋，且宋江乃是仁義之士，不知賢妻意下如何？」郡主應允，即喚衆將分付了。張清曰：「若得法師同去，必有功勞。」郡主曰：「我同你領兵去蘇林嶺見喬法師與他商議，再作理會。」隨即引兵投

蘇林嶺來，衆將接入寨中。郡主分付曰：「今有一事與你衆位商議：我思田虎乃草寇之君，大宋皇帝真命之主，我棄暗投明，願去者同往，不願去者各自回家。」衆將皆曰：「願從郡主之命。」

郡主大喜。張清又曰：「我欲喬軍師同去，不知他意如何？」山士奇等曰：「他若不從，就縛他去作進見之功。」郡主教設宴，令人去請喬道清來見郡主。當日即同衆將飲酒。郡主曰：「特請來計議，今要歸順大宋，不知軍師意下如何？」喬道清尋思曰：「郡主是田虎親妹，尙且背棄，我不如歸順得個全身。」便曰：「小道亦聽郡主之命。」張清曰：

「何不先救擒來宋將以作進見之禮？」

喬道清卽與張清到山後看時，李逵李袞如醉人一般。張清曰：「可先救這一夥人同去。」道清教解了縛索，取水一碗，咒了，望衆人一噴，人人都醒。李逵開眼見了張清，問曰：「兄長如何到此？」張清連忙關節他。李逵會意曰：「我眼花了，認差了人，我道是李大哥，原來却是郡馬。」張清曰：「我今欲引兵歸順大宋，如今救你們回去。」李逵曰：「若歸順我大宋，必當重用。」

次日，張清使人到魯智深營裏報知投降之事。智深大喜，隨即同葉清來到嶺上。張清聽知，接入寨。張清故意問李逵曰：「這和尚是誰？」李逵曰：「便是花和尚魯智深。」張清忙答禮曰：「久聞師父大名，不想今日相會。」魯智深忙答禮曰：「郡馬若肯歸順我哥哥，小僧必當重保。」張清設宴款待衆將，一面使李逵報知盧俊義。俊義便教安排隊伍迎接，一面使人報知宋元帥。

張清同郡主等離了蘇林嶺，望宋元帥寨中而來。有分教：



宋朝真主，收一時宰輔良臣；河北草君，不半載身已離滅。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宋江兵會蘇林嶺

孫安大戰白虎關

白虎關前碧草荒，蘇林嶺樹影蒼茫。嘶風瘦馬橫官道，白日飢鳥下女牆。

際會英雄功績大，生擒智勇志鷹揚。宋朝歷歷興亡事，野老猶能說得詳。

話說張清智深喬道清一起先到盧俊義大寨。盧俊義接入大寨內，衆將都相見畢，

披寨分兵三路，一同前來。

且說楊志解孫安鄂全忠二人到寨見宋江曰：「奉盧元帥令，解與哥哥發落。」宋江

會意，親解其縛，扶二人入帳坐曰：「將軍休罪。我只教盧俊義禮請二位同扶宋室，共滅田虎，不想兄弟等冒犯虎軀，望乞恕罪。」孫安曰：「深蒙元帥不殺之恩，本欲拜伏，只因有老小在白虎嶺城中，瓊英郡主知此消息，老小難保。」宋江曰：「鄂將軍如何？」鄂全忠曰：「孫將軍既肯歸順，我亦願降，同孫將軍取老小便來。」

宋江置酒款待二將，酒罷，送孫鄂二人出寨。只見李逵飛馬來見宋江，下馬便拜曰：「今有張清和瓊英郡主喬道清等引十數員戰將五萬軍馬來投盧元帥。捉去的人都已放回了。特來報哥哥，令人遠接。」宋江大喜，教戴宗引五百馬軍遠去迎接。

却說孫安來到中途，遇見郡主，下馬跪告曰：「小將不合失陷，望乞赦罪。」郡主曰：「你可隨我歸順大宋。」孫安曰：「小人有老小在白虎嶺城中，恐魏州知此消息，必來佔據，郡主可速差人佔住此關，等宋兵來裏應外合。」張清大喜。孫安去了。

且說張清和瓊英等衆將來，宋江出帳迎接。瓊英等下拜曰：「妾等不識時勢，抗拒天兵，今日情願投降，伏乞元帥恕罪。」宋江忙扶起曰：「郡主今日既肯背暗投明，實乃萬幸。」宋江設宴款待衆將。宋江令張清與郡主等引本部人馬另作一營，自領人馬屯紮蘇林嶺，等候孫安消息。只見小校來報：「外面有一夥人，牽羊担酒，要來見元帥。」

宋江喚入其人，拜伏帳前。宋江扶起問曰：「足下是誰？」那人告曰：「小人住魏州小常村，與蘇林嶺相近，姓陳，名旭，生有六子，務農爲業。聞知元帥來征河北，小人無甚殷勤，聊備羊酒菲禮獻上奉敬，望乞笑納。」宋江以爲一片好心，令收一半，即回白金十兩。陳旭曰：「小人怎敢受元帥厚賜？」宋江曰：「以表吾經過此地，留作古記。」陳旭拜受。宋江令置酒款待。飲罷辭去。有詩爲證：

羊酒殷勤懃慕情，往來人感宋公明。  
荒隅也有賢良在，言語交歡喜氣盈。

宋江將陳旭羊酒分賜衆將，不在話下。

却說孫安到家，將白虎嶺城中錢糧裝載上車，將老小叫長子孫岳保護先投蘇林嶺。宋江大寨去了。不想孫安已被仇人兪番聞知，連夜奔魏州首告。田豹聽知大怒，即令潘迅、秦英、馮玘、孟奔、鳩荒、唐顯引五千軍馬前去，「只說助他守關，設計擒下，我隨後便來。」六將領軍前來白虎嶺。小校來報。孫安出關迎接曰：「啓上大王，我想寡不敢棄，欲裝錢糧回魏州。」田豹大怒，喝曰：「你這反國逆賊！朝廷有何虧負你，却攪錢糧去投大宋，是何道理？」孫安曰：「小將並無此心。」田豹曰：「現有鄉人兪番告你帶了老小都去投宋江大寨了。」田豹令左右拖翻，打得皮開肉綻，囚在牢裏。

却說孫岳帶老小到大寨，參見宋江已畢，忽報孫安被捉一事。宋江大驚曰：「吾若不救，失了我平生義氣。」分兵五路打白虎嶺。據前部步軍牌手五百，大將五員：李達、李衷、解珍、解寶、孫立。第二隊，馬軍一萬，大將十一員：盧俊義、張清、瓊英、山士奇、秦明、花榮、喬道清。李應、楊雄、石秀、盛本。第三隊，軍馬一萬，大將十三員：魯智深、孔明、孔亮、雷橫、朱仝、朱富、朱貴。

曹正胤恩張青燕二娘曹洪張順。第四隊軍馬三萬，大將二十三員：關勝董平楊志徐寧索超史進歐鵬鄧飛唐斌文仲容也恭崔基黃信李立馬麟鄭天壽劉唐羅弘繼秦燕順蔣敬薛永金大堅。第五隊軍馬五萬，大將十一員：公孫勝韓滔彭玘龔旺丁得孫陳達楊春凌振池方賈士陸葉清。五路前行，其餘將佐與宋元帥守定蘇林嶺。

且說前隊李逵等來到白虎嶺上大罵，軍士報知田豹。田豹問曰：「衆將誰敢去迎敵？」軒宗朝曰：「小將願行。」便引孫新耿恭一千軍馬下關迎敵。軒朝宗出馬大叫：「宋軍出來打話！」李逵輪起雙斧殺去，李衮招動牌手，解珍解寶孫立一齊滾來。軒宗朝措手不及，早被李逵一斧砍了。解珍搦死耿恭，孫立飛刀斬了孫新。一千餘軍，殺得盡絕。關上緊閉不出。却好第二隊盧俊義到了，孫立接着，把上項事說了。盧元帥大喜，傳令催軍攻打。

却說田豹見折了三員大將，正在納悶，小校來報：「宋兵關下辱罵竊賊。」田豹親自引一千餘騎，五萬雄兵，下關迎敵。小校報來，盧俊義曰：「那個兄弟與我去擒這賊？」李逵曰：「小弟願往。」喬道清連忙叫住曰：「李將軍休得造次，田豹的標槍能透入三重鐵甲，無有不中。」張清曰：「我和你去。」

李逵出到陣前叫罵。田豹出馬，見了李逵，大笑曰：「這等鼠精！誰與我先殺此賊？」唐昌應聲而出，輪刀迎敵李逵。二人鬪三十合，李逵敵不過，翻身便走，却被田豹一標槍正中李逵左臂，負痛而走。盧俊義教安道全關治。張清擋住唐昌，鬪到三十餘合，也敵不過。那主見丈夫輸了，輪刀直取唐昌，又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張清取石子望着唐昌一打，正中面門，跌下馬來，被郡主一刀砍了，回刀亂砍北軍。

田豹見殺了唐昌，出馬罵曰：「小賤婢！哥哥有何負你，却反背朝廷！」郡主不答，回本寨與張清曰：「妾見田豹大軍到關前，那關後必孤，你可去教魯智深人馬取白虎嶺後門，我和你同盧元帥拒住田豹。」

張清曰：「此計甚妙。」飛馬便去對魯智深說了。魯智深引軍馬逼投山後石門下，教凌振放起冲霄砲，又教軍士上山砍柴放火，煉開石門，縱軍入城，先到牢中救了孫安。孫安曰：「不可久停；我們下嶺先擒了田豹，方可取魏州。」

魯智深便引軍殺下嶺來，正見田豹和俊義厮殺。孫安大怒，便舞雙刀，大叫：「田豹下馬受縛！」田豹見了孫安大驚，正不知從何而來，即取標鎗來擲。孫安見標鎗起，伸手接住，回鎗擲去，標中田豹的坐馬，馬便倒了。孫安跳下馬來捉住田豹，到盧元帥寨中擲下，再招人馬揮殺北軍。

孫安大叫：「從我者生，逆我者死！」衆將皆言願降。孫安大喜，即引衆將來投宋江。是那幾員戰將：

相士成金真胡遠梅玉秦英宋得潘迅潘速楊芳陸清姚期姚約林茂李忠白

玉王信馮昇

北將共十七員，并軍三萬隨了孫安來投宋江，獻了白虎嶺。盧俊義上嶺扎住，教張清



領河降將孫安等去見宋哥哥。張清領軍引了衆將來到蘇林嶺，直至元帥寨來。宋江見了孫安，出帳迎接曰：「將軍被困，勞苦不勝，今日幸得無事。」孫安曰：「感得救命之恩，捐身難報。」田豹被某生擒在盧元帥處，候元帥將令施行。」孫安教衆將皆拜元帥。宋江答禮曰：「今感衆位將軍前來相助，實乃天幸。」教取空頭官誥封衆將爲指揮使，設宴款待。

次日，宋江傳令拔寨起行，就教陳旭父子七人，封爲巡檢，鎮守蘇林嶺。宋江分兵大進，就令新降將爲前部先鋒。宋江吳用領衆將來到白虎嶺，盧俊義引衆將迎接到關上，衆將皆拜。宋江曰：「多勞衆弟兄心力。」盧俊義令解過田豹來。

宋江曰：「田豹，你兄弟如何作反，苦害人民！今捉到此，有何理說？」田豹低頭不語。瓊英曰：「哥哥何不順了宋天子？」田豹曰：「叔叔田實被擒，不知存亡。某今被捉情願一死。」孫安大怒，教郡主曰：「他不願降，何必多言？」田豹大怒，罵曰：「孫安，你這等辱國賊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吾！」孫安大怒，手揮長劍，將田豹斬了。宋江令人拖出。

屍首，商議進攻之策。  
個兄弟。」

孫安曰：「還有田彪，在龍蟠嶺地方，他有萬夫不當之勇，田虎全謀這

畢竟宋江怎的去打龍蟠嶺，且聽下回分解。